

反修樓

紅衛兵的浩劫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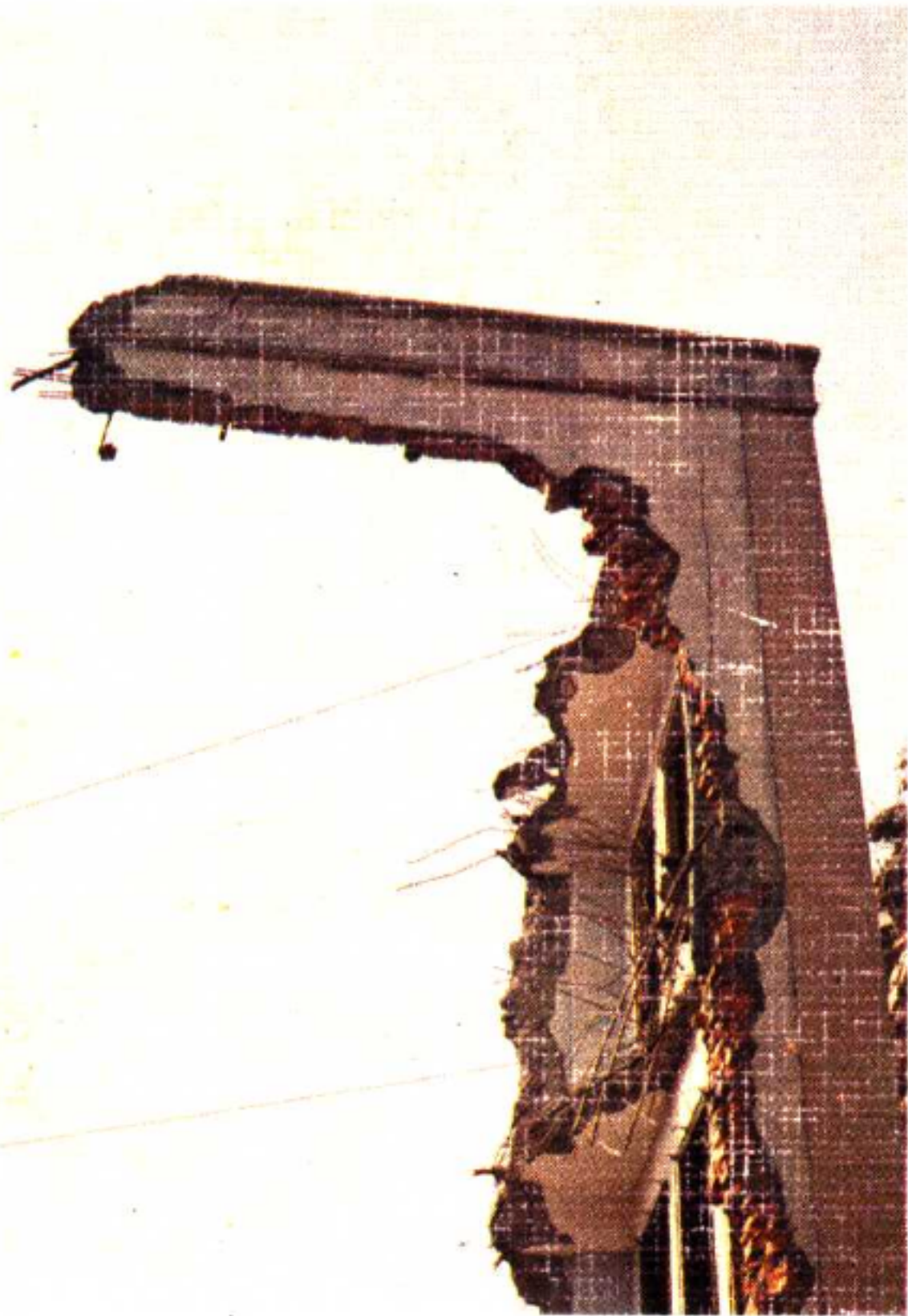
冬冬等著



爾雅叢書 62

反修樓

冬冬等著



著等冬冬

樓 修 反



反修樓

紅衛兵的浩劫文學

目錄

陳若曦	這一代的心聲	一
	——寫在短篇小說集「反修樓」出版前	
李歐梵	中國大陸「失落的一代」	三
	——我讀「反修樓」	
冬	冬 寒冷的早春	七
江一帆	家變	一五
周恨水	秋苦中的故鄉	二九
平	明 碟仙	三五
黃	淘 命運	四三
秀才山人	死的自由	四九
天	石 劫墨寨子	五九

虞 雪 廣濶天地

七五

驚 飛 「音樂家日記」一則

九七

冬 冬 反修樓

一〇三

——獻給我的亡友

冬 冬 老榕樹下

一一九

秀才山人 四個瘋婆子

一四一

秀才山人 荒塚

一五五

平 野 山上的歲月

一六三

雁 平 星期天

一七三

拓 民 長長的流水

一八五

林 閒 孫虎良

一九七

子 雲 重逢

二〇九

冬 冬 弄璋弄瓦

二二一

冬 冬 崗哨空了

二三一

北斗社 跋

二四一

七八年春，張系國送給我一期「黃河」和「野草」雜誌的合刊，內容頗為清新。托朋友代尋「黃河」的舊雜誌時，無意中得知還有個「北斗」月刊。據說是以前的紅衛兵創辦的，可惜停刊了。

今年初，原「北斗」總編輯林志毅和我取得了聯絡，寄來了全套「北斗」共九期。細讀之後，我深為它的停刊感到遺憾。這個雜誌的編者和作者是一羣由大陸逃亡出來的青年，年紀在十幾到三十幾不等。其中很多經過文化大革命，至少也下放過農村。血淚的洗煉啓發了他們的思考和決心，而流亡在花花世界的香港更加激起家國的幽思。可貴的是他們能哀而不傷，

這一代的心聲

陳若曦

——寫在短篇小說集「反修樓」出版前

努力探討和摸索國家的前途，懷抱「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而辛勤地用筆耕耘。一度被他們離棄的祖國如今成了團結和指引他們的磁石，像黑夜裏的北斗指引着他們奮鬥的航向。

爲了復刊，這批年輕人多方奔走，先成立了「北斗學社」出版叢書。「反修樓」是第一部問世的集子，主要是收集了雜誌裏比較好的短篇小說。許多作者是初次嘗試小說創作，文學修養和寫作技巧均在摸索中。總的來說，偏重自傳體，但也有例外，如冬冬塑造人物，不論在文字運用和章節剪裁上都比較成熟。「音樂家日記一則」頗爲短小精悍，秀才山人的作品也極爲可讀。事實上，整個集子對中國大陸中下層社會的面貌作了忠實的描繪，對於監獄、收容所和勞改犯記述尤詳，也細微地刻畫了年輕人的苦悶和彷徨。這廿篇，篇篇貫注了作者的心血，而可貴的正在於此：它們如實地道出了這一代中國人的心聲。

謹在此祝福「反修樓」出版成功。

一九七九年五月廿日寫於溫哥華

李歐梵

中國大陸 「失落的一代」

——我讀「反修樓」

最近，我有幸在香港和名小說家白先勇見到了「北斗」月刊的幾位作者——「反修樓」這本書的幕後英雄。

「你們偷渡了幾次才到香港？」

「兩次」，「三次」，「四次」，「八次」！沒有弄清楚他們的姓名以前，偷渡的次數却成了我識別他們的標記。至今，我仍然記不清他們的真實姓名，也許我下意識之間早已把他們當作千千萬萬「紅衛兵」的代言人。「文化大革命」這一場浩劫，使得他們一個個有數不完的真实故事。那天晚上，白先勇傾聽他們的遭遇，不斷地搖頭嘆氣，「哎呀！」「哎呀！」叫個不停，我却呆坐着說不出話來，望着一張張年輕的面孔。那天夜裏我一夜沒有好睡，惡夢頻頻，好像自己也看到一卡車的

紅衛兵被挾送到「牛棚」去，其中有一個想自殺，突然倒栽蔥式的跳下來，頭碰到地上時發出「篤！篤！篤！」的響聲，「好像西瓜落地一樣！」……說這段故事的年輕人，好像無動於衷的樣子，也許他們經歷太多了。這類自殺的例子，比比皆是。

那天晚上，這羣「紅衛兵」包圍了白先勇，向他請教寫作的技巧，他們自稱目前的困難是：他們有的是辛酸的經歷，但是如何用文字把內心的痛苦表達於萬一？如何才能使讀者相信這些都是真實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這十年的浩劫，目前在海外最大的「諷刺」是：沒有身歷其境的人很難相信其中的殘暴和殺戮都是真實的，因為它不是任何正常的人可以想像得到的。也許，在廿一世紀以前，中國大陸會有幾部偉大的「浩劫文學」作品出現。這種中國的「Holocaust literature」（原詞本來是指希特勒屠殺後猶太人的倖免者所寫的回憶作品），其歷史和文學價值當更勝於最近反四人幫的所謂「社會主義悲劇文學」千萬倍。在這些偉大作品沒有出現之前，我呼籲海內外所有有良心的中國人，特別留意大陸上的反抗文學、地下文學和逃離大陸的人所寫的逃亡及回憶文學。

「反修樓」中所收集的幾篇小說，當然屬於後者，是繼「敢有歌吟動地哀」（吳晔、虞雪等主編，一九七四年十月獨立出版）後，在海外出版的著作中，最值得

重視的一本書。這一本書，如果譯成英文，在西方的震撼力恐怕不能與「尹縣長」相比，因為這些青年作家的寫作技巧遠較陳若曦遜色（陳若曦特別為這本書寫了一篇短序，以資介紹），然而，從真實感的角度看來，我們不難從這些不太成熟的「小說」中看到大陸人民的真面目。

我個人很喜歡冬冬的作品，「反修樓」的戰爭氣氛，「老榕樹下」的角色塑造（特別是那個口無遮攔的張老頭）。「弄璋弄瓦」中的對話和誠實的幽默，都是可圈可點的。技巧比較成熟的是虞雪，她的那篇「廣闊天地」道盡了下放女青年的困擾。天石的「勳壘寨子」的故事背景和心理描寫都很特殊。雁平的「星期天」，故事頗似陳若曦的「大青魚」。拓民的「長長的流水」和子雲的「重逢」，描寫的都是年輕人的戀愛和逃亡，兩對情侶都是受盡了折磨，「重逢」的結局更令人感動，兩個人雖然先後逃出來了，故事中「我」的女伴却仍在「自由」的香港邊界受人姦污，故事結束時，引了曹禺在「日出」中的一段話：

「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這段話中的「我們」已經不再是曹禺筆下那些卅年代的「小資產階級」，而是念毛語錄長不大到廿歲的紅衛兵！大陸上七十年代的年輕人，經過文革的洗禮以後，已經自稱為「失落的一代」，比六十年代我們這一批「現代」學生的「失落」，

意義重大多了。

這幾位逃抵香港的作者，也認為他們是「被出賣的一代」、「覺醒的一代」，但是「覺醒」後前途仍然茫茫，以前他們狂熱地信奉毛澤東主義，被出賣之後，內心所遺留的却是一片空虛。如何重新對生命的價值產生信仰，對中國的前途樂觀，是我個人感受到他們所面臨的大問題。這一個大時代的悲劇文學，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悲劇文學」。

這篇簡短的介紹，不算是為他們「雪中送炭」，而僅能為這幾篇轉載的文章「錦上添花」。希望讀者能仔細體會這些作品深處的真實血淚。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

江南的「清明」，年年都是霪雨霏霏。綿綿的雨絲，掛在人們的頭髮上，面頰上，衣服上。太陽沒精打采地發出晦澀的光。這是長江流域每年一度的「黃梅雨季」。潮濕的空氣，使人昏昏欲睡。甚至在擁擠的車上站着，也會情不自禁地打盹。

上海北火車站簡陋的候車室裡，人潮洶湧。「工總司」和同濟大學「東方紅」紅衛兵控制着整個火車站。但是，那些吊兒郎當、嘴裡叼着煙卷、衣冠楚楚的「木壳子」（註1），和花枝招展輕佻的「賴三」（註2）仍然旁若無人地在那裡調笑。只有火車站震耳欲聾的喇叭，一本正經而且永不疲倦地在高唱着「東方紅」。

冰冰和我縮在往新疆的第××次列車長龍中，默默坐在殘舊的皮箱上。她輕輕拉着我的手，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我的袖子全濕了，分不清是路上的毛毛雨還是冰冰的眼淚。冰冰那雙眼睛，腫得像核桃似的。除了偶而感到她全身一、二陣的

冬冬

寒冷的早春

抽搦之外，再也沒有眼淚淌下來。

「喂！起來，『車賴三』（註3）也不看看是啥地方！站起來，檢查行李。」兩個「工糾」在我們面前吆喝著。

我打開箱子，除了冰冰那幾件少得可憐的衣服之外，剩餘大半箱都是草紙。

「他媽的！帶那麼多草紙到新疆去搞投機倒把？」

「她是到新疆去落戶的。那兒，國家長期沒草紙供應。」

「叫你去上山下鄉，不是去大串連！你得學會用竹片子刮屁眼。就你的屁眼嬌嫩，貧下中農的屁眼都不乾淨啊！」

「她是個女孩子。」我憤怒地瞪着他們，但還是把升到喉嚨口的憤怒咽了下去。冰冰緊緊地拉着我，怕我的火爆性子惹禍。在這種臨別的時候，再關進「文攻武衛」指揮部挨一頓毒打那太划不來了。

分別的時刻終於來臨。人們爭先恐後地湧向入口處，想搶個好位置。潮水般的人流把我和冰冰衝散了。洶湧的人潮把我挾到檢票處前，才被強有力的「工糾」擋住。冰冰已經被人潮衝了進去。隔着人山人海，冰冰拼命地向我招着手，喊著：

「多多！不要忘記我，給我寫信。我等你！」

「冰冰！小心點。箱子裡那兩瓶給爸爸的酒。」

隔着鐵絲網，我高喊着，眼睛模糊了。冰冰那弱不禁風、嬌小的身軀，提着那沉重、裝滿了草紙的皮箱消失在人潮中。只有那頭上白色的大蝴蝶結，在一片黑壓壓的人頭中，若隱若現地浮

動。我們就這樣分別了。本來還幻想能像以往那樣，站在月臺上，隔着車廂的窗口，向冰冰喃喃訴說幾句纏綿情話，然後再揮淚目送那隆隆遠去的列車。但是，文革的洪流把這起碼的小資產階級情調都摧毀了。一切都要套上革命的模式。甚至連坐車都要言不由衷地唸毛語錄，唱毛語錄歌。

雖然登上了回家的電車，嘴邊還掛着毛語錄歌，心裡却老掛著冰冰皮箱裡那二瓶「四川大麩」。那是送給冰冰爸爸的。她爸爸是上海戲劇學校的教師，長着一大把絡腮鬍子。從來沒正正經經地打理過，像個亂草堆。一到夜深人靜，他就抱著二胡和老酒，在學校的大草坪上拉開了。同事都叫他「阿炳」，因為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到了他手裡，就好像活了。冷月高懸，泉水嗚咽，那如怨如訴的聲音，就是鐵人兒也給他溶了。「破四舊」時，二胡給砸了，胸前的肋骨也被打斷了二根，去年下放到新疆去了。我本想叫冰冰捎個二胡給他，冰冰打消了我的念頭。二瓶「四川大麩」消不了愁，也讓他在萬里冰封的北疆暖暖身子吧！

電車經過了南京路「中百公司」，「紅革會」(註4)耀武揚威的日子又出現在眼前。那時的「中百公司」是我們「紅革會」天下，「紅革會」的廣播站就設在樓上。那時的冰冰，英姿颯爽紮着二條短辮，一套合身的軍裝，還有耀眼的紅衛兵袖章，整條南京路都可以聽到她那清脆有力的嗓音。我也記不清，在這兒迎過多少個東升的旭日，送走了多少片火紅的晚霞，一直到我們喊出第一聲「打倒大叛徒張春橋」的最強音。一夜之間，黑浪翻滾，我們全部成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分子，從睡夢中被投進了黑牢。

「冰冰，你害怕嗎？」隔着小窗子，我向對面的女牢輕輕地喊着。

冰冰出現了，她輕輕地搖了搖頭，說：「多多，和你關在一起我不怕。」

「冰冰，看見左邊那燈光嗎？」

冰冰點了點頭。

「冰冰，你還記得八角樓的燈光嗎？」

冰冰會意地笑了，她笑得甜甜啊，那兩個小酒渦深深地陷了進去。

「八角樓的燈光」，這是只有我和冰冰才懂的情話。那還是在「大串連」時，我和冰冰來到了革命聖地——井崗山。涼風習習，我們坐在潺潺的溪水旁，眺望著「八角樓的燈光」。(註5)

雖然已經是初夏季節，晚上仍然有些寒意，冰冰打了個寒噤，把身子挪近了我，我伸出右手，緊緊地摟住她的肩膀。心裡湧起了一陣激情，我情不自禁地在她冰涼的面頰上吻了一下。冰冰閉着眼睛，沒有一絲反應。我的嘴唇，慢慢地從面頰滑到了嘴邊。冰冰的嘴唇變得灼熱，我們的吻也開始熱烈了。珍貴的初吻，在年輕戀人的心中最甜蜜的回憶，因為這只是一次，得到了時，也就永遠過去了。也許以後會愛得更深，更熱烈，但是你再也不會嘗不到初吻的滋味了。

「多多，我們什麼時候才有自己的八角樓，自己的燈光啊？」

「等文革結束，我們都畢業了。」

「多多，我可能等不到那一天。」

「冰冰，你怎麼啦？」

「真的，我的心已經跟媽媽一起埋葬了。多多，我一閉上眼睛，那可怕的晚上就出現在眼前。那天，媽媽被他們遊鬥回家，臉色蒼白，緊閉着嘴巴，爸爸緊緊抱着她。她「哇」的一聲，噴

得爸爸整個肩膀都是鮮血，一截被她自己咬斷了的舌尖，掉在地上……。」

「冰冰，別說了。」

「從那一天起，媽媽再也沒有開口說過話。一直到她離開我們。」

「冰冰，已經過去了，我們要開始新的生活。也許我們一樣會很痛苦，但是，冰冰，讓我們一起分擔吧，那樣便只有半份痛苦了。」

「嗯，你永遠別離開我。我怕……。」

「我不會的。」

「失去了媽媽，爸爸又離開了，我只有你。」

「我會永遠愛你的。」

「冬冬，我要加倍地愛你，你的愛是氧分子，我的愛是氫分子，我們要結成最穩定的水。」

「冰冰，我是鋼筋，你是水泥。我們愛的小樓是最堅固的鋼筋混凝土。」

冰冰是唸化學系的，我是土木工程系的。到這時，我們才不約而同地發現，原來索然乏味的教科書也可以翻譯成愛的語言。從那一天起，我們就開始有了自己的情話。因為公開的情話是犯罪的。無產階級除了革命是永遠不會談情說愛的。

北國的冰雪在春苗吐芽時就慢慢地消失了，但是，政治的風暴却永遠沒有平息的日子。「破四舊」浩劫的餘波尚未平息，「清理階級隊伍」的紅色風暴，又從寒冷的西伯利亞橫掃早春的嶺南。冰冰的北疆來信越來越少了，而且信末的「X」也越來越少了。「X」在數學上是「未知數」

。在我們的信裡，「X」變成了兩片熱烈親吻的嘴唇。一封寫着「氧分子」，「氫分子」，「鋼筋」，「水泥」，「熱烈的X！」……的信。即使落在那些令人心寒的信件「檢查官」手裡，也叫他「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冒着凜冽的寒風，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車。貼身的襯衣裡放着新疆來的急電：「冰冰病危。」電報下面沒有署名，我心裏很納悶。「也許是冰冰的爸爸打來的吧！」一路上我都在安慰着自己。我想，只要有我陪伴着，她的病很快就會好的。我可以安安靜靜地坐在她的病床邊，餵她吃藥，唸一段她最喜歡的「茶花女」給她聽。沒人注意時，我還可以偷偷地吻她。

幾天的旅程，使我精疲力竭了。拖著腫脹的雙腿走出車站，接車的不是冰冰的爸爸，而是冰冰的好朋友申兒。

「申兒，冰冰怎麼啦？」

「她……她現在很好了，睡得很安寧。」申兒毫無表情地回答我。

「冰冰她爸爸呢？」

「他陪着冰冰，沒有空來。」

我鬆了口氣，跟着申兒沿着瑪納斯河向下游走去。申兒一聲不吭。路邊不時地可以看到武闕時修築的工事，白楊樹幹上的彈痕，依然清晰可辨。

「申兒，還要走多遠啊？」我氣喘吁吁地問。

「快了，前面就是。」

我抬頭望了望，除了筆直的白楊樹和彎彎曲曲的瑪納斯河，什麼也看不到。

申兒把我帶到了兩個並排的小土堆前，她泣不成聲地對我說：「冬冬，冰冰和她爸爸……」我明白了，我什麼都明白了。我趴在冰冰的墓上，雙手緊緊地抓着滲雜着冰雪的泥土。泉水般湧出的淚水，把覆蓋在墓上的冰雪溶化了。我瘋狂地用雙手扒開冰冰墓上的新土，我希望像當日阿芒開棺看最後一眼茶花女那樣，看看可憐的冰冰。

申兒制止了我瘋狂、愚蠢的舉動。她使我最後的幻想也破滅了。她告訴我，冰冰是在化學實驗室吞「氰化鉀」自殺的，她絕不可能像瑪格麗特那樣安詳的。冰冰她爸爸因為參加新疆「紅二司」（註6）「清隊」時遭受了殘酷的拷打，罰他跪在雪地裏認罪。冰冰爲了爸爸，在威脅和利誘下犧牲了自己的貞操，但是第二天搬回來的，却只是爸爸的屍體。

冰冰離開了，她永遠離開我了。童年那青梅竹馬的甜蜜光景，好像就在眼前。蕭瑟秋風，落葉飄舞。冰冰和我牽着手在院子裡玩，申兒和一小羣小伙伴，捧了一大堆落葉，悄不聲兒地圍過來，灑在冰冰和我的頭上。邊起哄，邊唱着「婚禮進行曲」。……羞得冰冰用手兒遮住通紅的小臉，跑得無影無踪……。

過去了，一切都消失了。我真想站在山丘上，對着巍峨的天山狂吟長嘯。「天啊！到底冰冰有什麼罪？要受這滅門之災？他們有什麼罪？」但是我喊不出來。我的喉嚨好像給強有力的鐵腕卡住了。

我擦乾了眼淚。這年頭就是流淚也是犯罪的啊！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

凌晨三時完稿

註

- 1：上海人對太保的稱呼。
- 2：上海人對太妹的稱呼。
- 3：上海黑話，相當於香港「溝女」之解。
- 4：上海文革初期最大的紅衛兵組織。
- 5：毛澤東當年在井崗山辦公的地方。
- 6：新疆著名的紅衛兵組織。

記憶中，媽是個溫柔慈愛的母親，爸媽都在鎮上一家船廠工作，那時是一九五七年吧？我五歲，在幼兒園裡，和一班小孩玩耍；姐七歲，才背起小書包讀一年級。

那時的用品，食物還是很豐富的，媽替我們做了好些漂亮的新衫；愛吃的菜，也經常擺在飯桌上。

爸是個高大、沉默而善良的人，帶點孩子氣，經常和我們一班孩子玩在一起，爲此，常被媽媽笑他扮天真。爸媽從沒有吵過架，家中諸事，總是兩人配合着做好的，那段時光，我們姐弟只覺得快樂。

五九年，三面紅旗的風暴狂吹猛刮，那真是個火紅的年代啊！屋子被拆去了，住集體宿舍，鍋子被敲碎投入了小高爐，人人都到公社食大鍋飯了。

那時，一天要當二十年用，爸每天晨早上班，夜很深很深才回來，工作十幾時，媽因爲被抓去煮

家變

江一帆

大鍋飯，更要天未亮就上工，我們睡醒了兩覺才回來。漸漸，爸高而不大，瘦了。才三十六歲的爸，已然眼圈深深，顴骨高高了。

媽頗好的身子，也因疲勞過度而累壞了。臉色蠟黃，眼皮發黑，經常頭暈心跳。然而每次深夜回來，都吻吻熟睡了我們，替我們拉好被子，把明天穿的衣服，擺在床頭。

那年，我七歲，姐姐九歲，我也上學了，漸漸，飯桌上不再有愛吃的東西了，一年才做一次新衣服，買東西要用證了。食堂的飯，也要分配，但還餓不倒我們，因為爸媽總是把他們的，讓我們先吃飽。

媽病了，初時只是脖子上長了個小瘡，不以為意。後來小瘡越長越大，整條脖子也發紅發熱，影響到頭部，肩部疼痛無比，這時，才敢向幹部請假。然而那是大躍進年代啊！幹部說要苦幹三年，不能請假，媽只好強頂着上班，直到一天，媽突然暈在食堂門口。

媽被送到醫院幾天了，因為缺乏藥品，一直不能制止惡瘡漫延。醫生們參加勞動去了，一個護士管十幾間房的病人，爸也不能告假，只能在深夜放工後才可來看看。

媽在沉睡昏迷中，姐和我一放學就被學校領去積田肥，挖鐵釘。直到入黑才能去看媽。守着昏迷而喃喃喊着姐和我名字的媽，急得我倆直流淚，姐姐哭了，我也哭了。

記得那次，媽醒過來，艱難地執起我們的手，摸着我們的臉頰，眼淚泉湧，在腮邊、耳邊，染濕了半個枕頭。

「小偉，小萍，」媽柔聲地說，「爸好吧？叫爸不用來看我了，每天做十幾個時辰，吃也吃不飽，他也累成一個人乾似的。放了工就叫他多睡一會兒吧。小萍，你要帶好弟弟，如果我不能

回去，你就要做家務了，食飯、穿衣、一涼一熱都要留心。要聽爸話，好好唸書，將來好好做人，懂嗎？嗯？」

我們姐弟流淚，却只有點頭的份兒。兩天後的深夜，媽就離開了，逝世了。那時木材缺乏，沒有棺材，爸拆了兩張床板，釘了一口薄薄的棺木。

媽下葬的那天，蒙黨關照，爸准許請假一天，在淒風苦雨下，扒着新土，姐和我都哭啞了。爸沒有流淚，他的眼淚流到心裡。

此後，家裡就剩下了爸和我們姐弟，三人相依為命，半饑半飽地過着慘淡的日子。

三面紅旗倒下來了，工人們恢復了正常工作，宿舍拆掉了，大鍋飯也不煮了，爸領着我們重建了自己的小屋，在家中重新搭起了爐灶。

十二歲的姐姐，爲了讓爸多些時間休息，把家中一切事務都包攬下來，買菜、煮飯、洗衣、挑水、打柴……上學前，放學後，總是默默地忙得團團轉。

爸怕累壞了姐，放工後就忙着去挑水，一看水缸滿水，就洗衣服。姐則趁爸上工時，將一切都做好，爸的衣服大件，搓洗時手指疼痛，就用刷子刷洗，有時，我也幫忙燒水煮飯，然而每次開飯前，都弄到滿臉油煙，爸回來總是打盆水，替我把臉洗淨。

鄰居親朋都勸爸再娶，有些人還熱心地給爸介紹對象，然而，爸却堅持婉拒了。從他若有所思的眼神中，我們探測得到他對媽的感情有多深，而爸更害怕我們姐弟生活得不愉快，堅信能夠親手把我們帶大成人。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而沒有了媽的孩子，更要早當家啊！姐疼我，使我填補了些許失去

的母愛，別人家母親能做的事，姐姐都能做，爸和我的衣服，洗洗補補，姐姐做得比別家的母親更出色，家中一切有條有理，一塵不染。鄰家的母親，都讚姐是個聰慧能幹的女孩，爸也感到了些兒安慰。

我是個淘氣的孩子，常和同伴到珠江的支流戲水，摸魚捉蝦，弄了滿身泥漿回來，姐一邊刷牙，一邊柔聲責我。

「江邊危險啊！要是有個什麼差錯，叫我怎麼辦呢？怎對得起爸和死去的媽啊！」後來，爸就明令制止，不准我再到珠江戲水了。

別家的孩子有媽庇護，受了委屈可以躺在母親懷中，享受母親的愛撫，而我被人欺負了，就只能無聲地走回家，這時，姐姐就撫着我的頭。

「小偉，有什麼事？誰欺負了你，告訴姐姐。」

有一次，姐和我都哭了。記得那次是鄰家辦喜事，燃放爆竹，我撿了一個沒有燃響的「電光炮」拿回家中，用量米用的鐵罐罩着燃放。「嘭」的一聲，鐵罐飛了起來，吊燈連燈罩都碎了。屋瓦也被打裂了兩塊。姐姐回來，氣極了，打了我一巴掌。

「什麼時候才長大啊，你這淘氣鬼！」姐從來不罵我的，但這次却打了我。

我沒有哭，走出家門，來到媽媽的墓前，一坐下，我就哭了。晚飯時分，姐姐見我還未回家，就找了來。我已哭累，在母親的墓頭睡着了，姐搖醒我，把我拉入懷中，我們相擁着哭了起來。

「小偉，是姐不好，姐打了你，可是小偉，爸的一份薪水維持一家生活已經很吃緊了，那還

能抽出錢來買燈泡、修理屋瓦呀！」

「姐，是我不好，我不該貪玩的。」我難過地說。

這樣，我們風風雨雨地又過了幾年。

那年我十六歲了，在鎮中學唸三年級，姐姐已經不唸書了，入了鎮子的人民醫院當護士，那是媽逝世的醫院。憑姐對人類的愛心，她是喜歡這個工作的，時刻是小心照料病人，很能得到幹部和病人的讚許。子大女大，別人都說爸熬出頭了。

然而那時，文革的火點燃了，破四舊的風吹起了，火借風勢，迅即瀰漫了全國。大動蕩的日子來臨了，學校停了課，大字報貼了滿校滿街，我們成了紅衛兵，成了天之驕子。廟宇、神像、書籍、唱片，首先當災，被踏成碎片，衝亂了社會的機關層次之後，我們又北上串連。

工人、農夫，加入了那場大變動，迅速成了對立的兩派組織。鎮子廣播站以及一些機關，成了我們造反派的堅強堡壘，激動人心的文章，通過強力喇叭，從這裡不分日夜地播出去，全鎮都可聽得着那慷慨激昂的聲音。

滾滾的洪流，把姐也捲入了鬪爭的漩渦。我們姐弟都成了「紅聯」（註1）的骨幹中堅，廣播站裡，我們在一起迎送了多少個戰鬥的早晨黃昏！姐清脆嘹亮的聲音，響徹了鎮子的每個角落。廣播稿的撰寫，則是一名叫柏祥的青年和我兩人每夜的任務。

那年姐已十九歲，亭亭玉立，眼大而黑，長長的睫毛閃着聰慧的光。梳一對齊肩的仔辮，劉海垂下來，蓋着略嫌高寬的前額，一套合身的軍裝，使姐精神煥發，颯爽英姿。

姐和柏祥戀愛了。那是造反派如日中天的時刻，柏祥是鎮機器廠的年輕技工，也是「紅聯」

的中堅份子。那時廿三歲，只上過兩年中學，因為家中生活艱難，十五歲便到機器廠當了學徒，由於機靈聰明，又勤奮工作，現時已是該廠頂尖的技術工人。他能言善辯，是組織裡的理論家，在街上行走的時候，常有保守派的人圍攻他，但每次却被他反擊得體無完膚。他的演講，能抓牢羣衆的心，控制羣衆的情緒。他常教我們，同人辯論，要擺出充份的事實，抓牢重心，言詞要精簡有力。

柏祥高而略瘦，劍眉斜飛，目光精湛，嘴方鼻直，額頭特別高闊，我們都笑他生就了個領袖的類型。他精力充沛，工作時永不知疲倦。「紅聯」總部被人武力圍攻時，曾有過四日四夜不合眼的創舉。柏祥堅守在播音室裡，使我們的大喇叭一分鐘也沒有停過，在風急雲湧中依然慷慨激昂。

攜手戰鬥，動蕩飄搖的日子，把風雨同舟的一羣，緊緊地連結在一起。柏祥和姐那時已經深愛着了，在任何戰鬥的場合，他倆總是形影不離，那段時候，姐精神煥發，渾身散發出一種熱戀中少女特有的風韻。

紅色鎮壓風暴，橫掃了全國各地，「清隊」(註2)開始了，到處可以聞到劊子手的槍聲。柏祥、姐和我以及一羣戰友，被關到學習班的牛棚裡，每天被批鬥，逼着檢討，一天到晚唸那本紅色的小書。然後，給我們戴上了高紙帽，掛着寫上各人「罪名」的紙牌，塗黑了我們的雙手——說我們是文革的大黑手，牽着去遊街。

因為「羣衆」有氣，我們每天都被鬪爭得青紫紅瘀，柏祥更被打得口吐鮮血，折了肋骨。然而我們倔強的頭，從來沒有低過。受鬪爭時，被按下去的頭，馬上又昂了起來。

組織裡的不良份子紛紛宣佈「反水」(叛變)，更使我們堅定地依偎在一起。在派出所的「單獨審訊」中，在被圍毆的「坦白會」上，我們都沒有出賣戰友，透過牢門的鐵柵，柏祥輕聲問姐：

「怕嗎？小萍。」

「跟你們關在一起，我什麼都不怕！」姐清脆的聲音，使我心頭放鬆了不少。

「姐，你冷嗎？餓嗎？身上痛嗎？」我問。

「小弟，我很好，別擔心我，我們沒有罪，相信很快就會出去的。」

在牢房的那些日子，我們都變得頭髮長長，眼圈深深，臉黃骨瘦，但沒有失去眸子裡的光輝。

定案了，柏祥因為父親解放前擁有過打鐵的小煤爐，成份不好，被定為「敵我矛盾」，成了階級敵人，判刑五年。姐和我則沾了「工人成份」的光，屬於「內部矛盾」。姐被送回醫院受「管教」，我不能升學了，交由居委會「監督行動」。

柏祥和姐被拆散了。

劉衛東是鎮革委主任的兒子，此人相貌不揚，說話結結巴巴，被譽為「漏口仔」。却因鬭爭階級敵人有功，在爸爸工作的船廠當「工宣隊」(註3)頭目。他早年就死纏着姐姐，如今見姐不能和柏祥在一起了，名義上是跟爸談工作，骨子裡是對姐死皮賴臉。姐雖不理他，也不能開罪他。

六八年的夏天，上山下鄉的運動如火如荼地掀起，紅衛兵、造反派一批一批被送到「廣濶天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姐姐也被醫院清洗出來了。姐和我每天都被召去學習、開會、寫決心書，可是，我們沒有把名字簽在志願書上。主持會議的人再三找我們談話，也屬枉然，幹部惱了，通知了船廠革委會，要他們向爸動員。

爸被停職了。領導說要爸回家好好地勸導我們響應號召，我們何時下鄉，爸就何時復工。爸和姐沒有了工作，一家生活頓陷困境。

我們姐弟不願離開年老的爸，不願老人孤獨淒清地生活，而爸也不願我姐弟倆被驅到窮山惡水受煎熬。愁雲慘霧瀰漫了整間小屋。

革委會主任來到我家。頭永遠向右邊傾斜歪着尖腦袋，厚嘴唇好像永合不攏，兩顆金牙耀眼生輝，他就是劉衛東的父親，鎮子最高的權力執掌人。

「『右傾』來了！」我悄聲對姐說。爲了他的歪頭，我們給他起了這個渾號。然而「右傾」却要 and 姐單獨談話。

「『右傾』同你談了些什麼啦？」姐剛從革委會回來，我就急忙向她問道。

姐沒有發聲，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淒淡而嚴肅。很簡單，「右傾」在爲他的寶貝兒子說媒，要姐嫁入他們劉家。如果答應，不僅我們姐弟不用下放，而且爸和姐可以馬上回原單位工作，連我也可以進入船廠工作。「否則，哼！」「右傾」雖沒有說否則怎樣，但誰都知道他哼聲後面是什麼。

爸和我都是倔強不屈的人，當然勸姐不用考慮「右傾」的建議。

「弄些魚網，到珠江去捕魚，總不會就餓死了咱們！」爸憤然地說。

「是呀，姐，我們有手有腳，總能够生存下去的，讓我們慢慢再設法吧。」我也附和着。

然而我們都明白，人到山窮水盡，是無法可想的。這世道，這年頭，還有啥法子呢？姐姐把自己關在房間，已三天沒有吃飯了，爸和我也都很擔心。這天，我敲開了她的房門。把一碗開水淘飯端進去，見姐拿着柏祥的相片出神地看。相片裡的人穿了套合身的青年裝，英俊朗逸，瀟灑地對着姐笑，床邊桌子上放了幾本好厚的小說，那是破四舊時，柏祥拿來我家藏在屋樑上保存下來的。也不知什麼時候被姐取了下來。

不久，爸爸復工了，姐姐木然地嫁入了劉家，終於成爲「右傾」的兒媳。

姐仍然在鎮醫院當護士，但却失去了歡笑，失去了她以往的光彩，目光和舉止都呆滯了，經常癡呆地沉思着。護士長對她雖不滿，但礙於「右傾」父子的勢力，也沒有出聲。

姐經常回家陪爸，多少給爸帶來一些溫情。爸老了，五十歲還不到，已經是個小老頭的模樣，頭髮花白了，臉上的風霜紋顯然也增加，長期缺乏營養，長期的憂患啊！

我沒有逃過下放的厄運。據「右傾」說，這次下放農村，是縣委一手抓的，他無能爲力。我一點也不在乎，我不願沾「右傾」的光，受他的恩賜。可是姐就給氣了個半死，大罵「右傾」卑鄙。

「姐，算了，我根本就沒指望過留在鎮上，「右傾」也沒有這個權力。如今有你留在爸身旁，我也安心。你要注意爸爸的身體，自己好好保重啊！」

那天，姐小心地給我洗補好幾件替換的衣裳，用手袋裝着，上面還放了一包餅乾。爸和姐送我到鎮革委會的大院子裡，在那兒有百多個年輕人等着被送離家鄉。

接受了黨贈與的竹帽子，胸前被掛上了大紅花，夾道的人爲我們揮動着小紅旗，場面高興而熱鬧，但人們都知道在高興的暗面包含了多少人的辛酸，多少人的悲痛和絕望。

就這樣，我們被擁上一艘平板船，沿着珠江的流水，向南方開去。親人越來越遠，小鎮越來越遠。

我們被送到珠江的盡頭，珠江在這裡歸留大海，這兒離零汀島很近，傳說過了零汀就是後海。而香港，就在後海的那邊岸上。每天夜晚，我們都嚮往着東南方升起的那片白光。

我們的工作是填海造田，這工作是何等吃力啊！每天搬石、運泥、開河、築壩，爲配合潮水漲退，工作不分日夜，每次退潮，便是我們工作的時間，潮漲了就學習、開會。暑天裏，汗水混着泥漿，被太陽一蒸發，泥水乾了，手脚會蒙上了鐵甲似的一層泥。冬天就更難挨了，不管是多冷的天氣，依然要站在水中，與泥水混戰，又不能穿太多衣服，我們都被凍得牙齒打架，一心只盼望着潮漲。

那樣的「教育」，我受了快三年，唯一可慰的是，開出的田已種上了大片蓮藕。夏天，紅白不一的蓮花，開得滿塘都是。十里飄香，一望無邊。

而這幾年，姐也消失了所有的歡樂和青春，更黯然、更沉默了。去年，她生了個小女孩，我給她取了個小名「薇薇」。可幸小薇薇生就手脚修長，蛋型小臉，水靈靈的黑眼，十分像姐，爲此，我很喜歡她。

爸更老了。我每次回家渡假，看到乾瘦的老父，我便心如刀絞，而爸却說些開朗的話來安慰我，還留下整個月的魚票、肉票，等我回來才買來吃。幸而我下放的農場，離小鎮只有一天的水

路。

我從小長大的家園，是珠江出口處的一個小城鎮。這天下午，姐和我又來到鎮後的山腰上，媽媽的墳前。

重陽節才剷過墳頭的山草，現時已長得老高了。密密地圍繞着那個「金塔」。因為不是掃墓的季節，四處荒無一人，只有人頭高的山草被呼呼的北風吹得起伏不停。眼底珠江的滾滾流水，此時已變成黑色的了，好荒涼，好淒冷啊！

我們姐弟倆的情緒幾乎不能自制，媽好淒涼啊，一個人孤零地躺在這荒涼冰冷的地方。而我看見她這一次，又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機會重臨媽的墳頭了。我依戀這穴小墳，依戀這個小鎮，依戀奔流的珠江，依戀秀麗的山川。

姐任由淚水流着，默默地從一個印有人頭像和語錄的掛包裡掏出一根香蕉，兩個冷硬了的菜包，還有昨夜用標語紙剪成的，花花綠綠的紙衫、紙錢。將它們擺好在墓碑前。

「小弟，過去把鋤頭拿來，替媽剷山草吧，媽保佑你，但願這次是你最後替媽剷草了。」鋤頭放在近處一塊岩石下邊，很隱蔽。那是前年下放時，公社送給我的贈品。後來因為一次運送香蕉的方便，把它帶回來替媽除山草，就沒有再拿回去。

在「廣闊天地」被教育了三年，使我很熟練地除掉了山墳的野草，還挖了一些新泥，培在「金塔」四周。想到以後不能替媽剷山草了，也不能來媽墳前喃喃細訴了，一切都令人黯然神傷。

我實難捨下這熟悉的山墳，捨不下年老的爸和敬愛的姐。自由和親情，使我思想交煎。眺望四周一切，是那樣的熟悉親切。山下的珠江，哺育了我的成長，兒時便常到那裡捉魚戲水。眼底

的小鎮，由我出生到青年，在那裡，我消磨了十八年的歲月，其間蘊藏了多少的歡樂與悲哀。整整二十年了，在這片地方好好歹歹地渡過，那一份家園的情感，又怎麼能一下子拋得開啊！

「小偉，快要下雨了，你呆呆地想些什麼？」姐姐說：「我們還是將紙錢燒掉，回家去吧。出來好久了，也許小薇薇餓了。」

我控制住思想的奔馳，二十年的生涯，使我想得很多，很遠。把目光從遠方收回，凝視着姐憔悴的顏容，我要把她敬愛的倩影，烙在腦海深處。

「姐，我明天就要返農場了，我們決定就在這幾天『起錨』（註4）。春節我不能陪爸和你在一起過了。」我的聲音有着無限的依戀。

「傻孩子，」姐安慰我，「男兒志在四方，年輕人總是要出去闖蕩一番的，更何況是爲了自由呢。」我默不作聲，姐姐彷彿看透了我的心思。

「我知道你捨不下爸和我。但是，小偉，你是個男兒，應拿出男子氣概來處理問題，親情總不能束縛了你一生的自由，我又何嘗願意讓你離去？然而這是時代的激流，小弟，是這激流將我們一家沖散了。有我在，你也不用擔心爸了，只望你到了那裏好好生活，好好地創造自己的未來。」

我點點頭，淚水濕潤了眼簾，再瀏覽了一遍家鄉的山川河流。別了故鄉，別了珠江，別了親人！

一陣北風，將紙灰捲起，吹得四散飄零。

來港三年後的一個秋末，我接到柏祥的一封信……。

「小偉，在經歷了生命的風霜之後，今番給你寫信，真使人不敢細認前塵，不幸的故事，似乎永遠以我們這一代爲主角。」

你姐姐和小薇，在上個月中，都已去世了。最初是小薇薇得了急性腦炎，全身發着高熱，先還會哭，後來就昏睡不醒，小萍又不在家，只有「漏口仔」的母親給她餵了兩包檸檬精（註5）。後來小萍回來，急得馬上抱她入醫院，可是晚了，半夜時分，小薇薇就離開了她的母親。

薇薇死後，小萍整個人變得痴痴呆呆，手抱着薇薇的屍體，任憑怎麼勸也不放下。

一連幾天，小萍回到你家居住，然而却不言不語，不吃不喝。你爸和我好勸歹勸，才說動她喝了半碗稀飯。她把你爸的衣物全部洗淨摺好，放得整整齊齊，然後，她回家了。第二天，小萍就在「右傾」家裡喝了大量的「樂果」（註6），離開了這個可詛咒的世間。

你媽的墓旁多了一丘新塚，只可惜你孤單淒寂的父親，誰體會到老人家的心痕創傷有多深，然而他却沒有流露什麼，仍是默默地生活着。

過量的痛苦，遂使人的心靈麻木，相信我們都有共同的感覺。你爸的心頭巨痛，我很了解，但我不敢安慰他，只怕敲破了老人心房圍着痛苦的堤壩。但我會盡力看護他，料理他。小萍的擔子，我是會挑起來的。你放心吧，我現已搬入了你家居住。

還沒有告訴你，刑滿歸來的我，被安排在鎮子後邊的石場工作，機器廠不肯再留我，「知青」我也當不成，所以就被放到了「牛鬼蛇神」成堆的採石場。這要比「知青」的命運好一點，總算能生活在鎮子裡。

重！
小偉，你也不必太悲痛了，爲將來努力吧。你爸將來還需要你接濟的。爲你父親，善加珍

我如今也沒有什麼理想，沒有什麼志向了，任憑日子成串成串地逝去，「萬事雲煙勿過」，
難得糊塗呀！

世事滄桑，人間變幻，夫復何言，我們這裡的情形，你是經歷過的，不多談了，祝順利。」
……

強壓悲痛，將柏祥的來信看了兩遍，眼前，彷彿浮起了姐和小薇的影子，浮起了父親白髮蒼
蒼的、乾瘦的身型，淚水染濕了一張張信紙。

註

- 1：紅聯，是文革時鎮子上最大的造反派組織。
- 2：清隊，文革後期，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 3：工宣隊，是工人宣傳隊，曾經權傾一時。
- 4：起錨，指用船偷渡。
- 5：檸檬精，大陸上常用的一種退熱茶粉。
- 6：樂果，一種灑在果樹上的殺蟲劑。

周恨水

秋苦中的 故鄉

我的故鄉是廣東省清遠縣湯塘公社竹山大隊。離別家鄉整整二十年了。在港奔波勞碌的日子中，有時連信也懶得寫。及後接到姑丈三番四次來信催促：姑丈年老病重，家鄉又失收，只表姐一人獨力支持這個慘淡的家。他的獨子——我的表哥亞南，前幾年病死了。姑媽早於十年前去世。幾次來信叮囑，無論如何要回鄉一行，他此生此世，也許是最後一次見面了。每次看信，我的眼眶不禁有點濕潤。

雖然中秋剛過，廣東粵北却有似深秋。當我踏進闊別多年的故鄉，心頭不禁湧上陣陣淒涼；屋子都是破舊的，難得一間像樣。偌大的一間祖屋，公社幹部佔用為辦公室，日久失修，更顯得大而無當，殘垣敗瓦的。突然刮起風，片片黃葉隨風吹來，夾着一陣黃沙，那鬆散的瓦片被弄得格格作響。

秋風黃葉裏，幾個老頭蹲在田邊吹水烟筒，凝眸沉思。極目遠望，是一片乾瘠的旱田。他們無精

打采地打量我，從我的衣着也知道是外地來客。我說出自己的名字，他們想了想，個個都搖頭，說記不得了，年紀老，記性差，時間久，甚麼都忘記了。我說出了姑丈的姓名，他們才啊的一聲，那個自稱是姑丈鄰居的仁伯，於是一拐一拐的帶我去見姑丈。

「阿全，你回來了，你畢竟回來了。」姑丈躺在床上，瞥見我，驚喜得大叫，欠身想坐起來，但終於沒有力氣，不禁長歎了一聲。

「姑丈！」

「唉！我又老又病，不中用了。」他又搖頭歎息。

「表姊呢，下田去？」我問。

「唉！下什麼田？那些田啊乾巴巴的，怎樣種？今天大隊放假，她上山採草藥去了。」

北京「人民日報」最近向國外發表一段新聞，報導我國根滅蟲害，取得了空前偉大的成就。然而在姑丈如泣如訴的傾談中，知道今年家鄉，甚至粵北一帶，不但大旱，而且因蟲害損失很大。三分之一的禾被蟲啃光了。家鄉很落後，農藥缺乏，眼光光讓蟲兒大片大片啃掉田裏的莊稼，就像啃着心肝那樣疼痛。蟲兒那麼多，每一棵禾都有，除來除去除不清，農藥只分得一點點，够個屁用！要根治，除非把這些禾田全都燒掉！今年失收，每人每月只分得十五六公斤穀子，怎樣吃得飽啊！

我從破爛的抽屜裏，拿出表哥亞南泛黃的照片來。姑丈一看到兒子的照片，不禁老淚縱橫，痴痴呆呆的，老半天也沒說一句話。突然他閃着憤怒的目光，不知那兒來的一股勁，用力地搖撼着我。「阿全，你……你知道嗎，亞南是怎樣死的？氣死的！他媽的那個殺千刀的生產大隊長！」

他說不下去了，一陣陣劇烈的咳嗽，噙得他淚漣漣。

姑丈的控訴，使我爲表哥深深不忿，他含冤不雪，死難瞑目！

原來我們竹山大隊長，名叫周英，是個流氓出身。他假言假語幫助表嫂「進步」，「提拔」她做生產副隊長、婦女組組長。借故整天關着門學習啦，開會啦，討論啦，研究怎樣增加生產，名目一大串。表哥稍有不滿，他卽以思想落後，拖愛人後腿爲脅。

有一次，表哥睡到半夜，一轉身，空空的。睜開眼，妻子呢？鬼影也沒有！亞南可着慌了，連忙踏黑找人。情急中闖進大隊長的屋裏，原來這個有兒有女的殺千刀大隊長，正在床裏和表嫂幹「好事」。亞南氣得發抖，好半天也說不出話。這回是捉姦在床，不由他抵賴。連夜鬧到湯塘公社黨委書記那裏評理去。

這件「通姦」案，最後交由清遠縣審理。判案結果，有罪等於無罪。大隊長周英這種行爲，的確應受批評。決定革除大隊長職位，另調他區！

原來這個周英大隊長是個流氓，他要脅縣裏辦案的那位幹部：「哼！如果你對我不利，我一定揭開你以前馬桶裏的糞，大不了，一齊受罪！」縣裏辦案那位幹部原來被人執着把柄，噤若寒蟬。他只能對亞南說：「如果不服，可以上訴韶關法院。」

亞南氣得幾乎暈倒。鄉里也爲他不平，他無論如何也要上訴韶關法院。可是亞南一氣就起不來了，韶關專區去不成，闖進了閻王殿，唉！

「這個世界，究竟有沒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呢？」姑丈疑惑地問我。

「我想是有的！」

「有個屁！」他幾乎咆哮起來：「那個殺千刀的生產大隊長，生平做了那麼多陰功事，怎麼樣？現在調到城裏，做起清遠縣城的幹部，升級了！這年頭，天也變了，惡有善報，善有惡報。呸！」

「表嫂後來呢？」我禁不住問。

「唉！她很後悔，整天哭哭啼啼的，說對不起亞南，亞南已經骨頭打鼓，哭有什麼用。她在我家呆了好幾個月，臨走時哭着說，因為有一次被他的甜言蜜語欺騙，說什麼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你知我知，只此一次，下不為例。然而錯了一次，就終身悔恨。給那殺千刀的生產大隊長拿了把柄，她不答應，就威脅把醜事和盤托出，告訴亞南，看她還有臉！亞嫂年紀輕，思想幼稚，膽子又小，就這樣被他威迫利誘，一直糊塗。……」

好悶好悶，太陽一下山，天空一片灰暗。我靠在門邊，望望外邊，這兒的草坪、空地、大樹，留下了我和表哥歡樂的童年的回憶。如今表哥已屍骨長埋，飲恨終生。這時草坪坐着幾個小孩，在暮色蒼茫中，替父母整理從山上採下一堆堆的山草藥。一個蠟黃臉色，瘦得皮包骨的小孩，慢吞吞地，愛理不理地把草藥分成一堆堆。他的父親看到了，氣沖沖，走出來，兇得很，照頭照腦就一巴掌，把那孩子打個踉蹌。小孩「呱」的一聲哭了。做爸爸的氣咻咻地說：「××剷，你唔食飯呀！」小孩止了哭，用又黑又髒的黑黝黝的小手，抹眼淚，揩鼻涕，怯生生的爬回原位。

「記着，要把百花蛇舌草和土茯苓分得清清楚楚，你這麼亂七八糟，連粥水也吃不到！」

原來百花蛇舌草，據說可以醫癌症，比土茯苓貴三倍。但百花舌草若混有雜草，拿去公社賣的時候要批評、扣錢，那可煩了。沒錢就不能買雜糧，沒半點油水，一丁點兒米氣，落到肚裏，

不一會就不知走到哪兒去啦！

做父親的還在絮絮不休的罵着。打從草坪來了一個模樣好熟的人，肩挑着兩擔重甸甸的草藥，走到跟前，才認得是表姐，表姐變得很快，才四十出頭，就像個老太婆，滿臉的皺紋像刻上去似的，背部彎了。眯着眼端詳了我好久，才喜極而泣：「你回來了，你真的回來了！」

「表姐！」

她也許太疲倦了，一骨碌地頹然靠在床沿，又在吐苦水：「這年頭又大旱，又有蟲害，失收了。吃得個半飽。公糧要上繳，把生產隊的公積金全挪用了。他們幹部說公糧一定要交，國家要實現什麼四個現代化，又要貯糧備戰，完全爲咱農民。快三十年啦，我們這兒連拖拉機是什麼，也未見過，去年，牛不夠，用人力當牛耕田哩……。」

表姐好像是滿肚子鬱氣，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這些土茯苓，百花蛇舌草，是在對面大山採的，翻山越嶺，好難找呀。賣給公社，土茯苓只四角錢一斤，要乾稱，要切片，有一丁點兒濕的，都拋出來，不要。乾稱一斤得好多好多才够。百花蛇舌草較貴，賣一元二角一斤，也是乾稱的。這年頭大家爲兩餐，一有空就爬山涉水，一窩蜂去採山草藥，這是我們唯一的副業門徑，草藥越採越少，越採越難。有人爲爭採百花蛇舌草，幾乎鬧出人命，唉！大家都是同鄉，還不是爲了生活！」

「還有這年頭什麼也貴了，以前一角錢可以買十多斤蘿蔔，現在呀，一角多錢只能買一、兩斤！」姑丈又歎息着物價的高漲。

我這次回鄉幾天，串門子的人可多了，他們問我香港的情況，我只是輕描淡寫的，告訴他們

。他們側耳細聽。說到吃飯和買米不用糧票，他們感到不可思議：「飯店不是一早站滿了人，米店的米一開門不給人搶光才奇！」

表姐四十出頭，還未結婚，大概不打算嫁了。不知是不是表姐把我未結婚的消息透露出去；麻煩可來了，每天串門子說媒的特別多，搞得我老大不好意思。隔鄰縣十幾里的石角也有人來說媒。有些女孩子自己親自找上門來。對於他們我不知怎樣應付才好。總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啊！這苦難的土地，苦難的故鄉，饑饉的生活，窒息的政治氣息，叫農民怎能安心在這兒紮根！

我打趣的問表姐，我跟鄉村姑娘結婚，能不能申請來港。她瞪着眼，好認真，好認真的說：「怎麼不能，走後門！」

「走後門，你說是逃出來……」我百思不解。

「誰說逃？走後門，對縣委書記多送禮，多聯絡，就會行個方便。可是這個縣委書記胃口很大啊，亞甘的老婆不是去了香港嗎，可用去不少錢。」

真是積重難返！

別了！故鄉，這裏留有我多少童年的回憶。別了，苦難的土地，苦難的姑丈和表姐，別了，在秋苦中的鄉親。

平明

碟仙

大沙田區的仲夏之夜，天氣異常沉悶，終日辛勞的農人蹣跚而歸，都鑽進了破茅房。這是他們的家，亦是他們換氣的地方。

衰微的月色在夜空若隱若現，黑黑的雲層從天角如千軍萬馬般壓過來，似要吞併整個世界，那雷鳴和電閃，又似要突破黑暗。

我靠着門邊，凝視着遠方。江面一片迷茫，藉着電閃才辨出潛藏的山影，像一個個墳墓。遠處像魔鬼充滿血絲的眼睛的輪船航燈，閃爍無定，笛鳴聲淒厲而哀怨，使人不寒而慄。

「琪，你發楞幹嘛？鍋裏還有點飯，去吃吧。」偉帶着命令的口吻對我說。

是呵，在田裏蠻幹了整整一天，起早摸黑，連晚飯還未吃呢！提起糧食，又要詛咒那些沒良心的世人了。前幾天，小隊社員在晒穀場上分配口糧，沒有分配給我，是隊委們背地裏一致通過決定的，理由是我回佛山一個月，懶而不勤。天呀！真是有苦難言！我的母親早已去世，弟弟下放到

遙遠的海南島。父親一個月前患半身不遂之惡疾，一病不起。我只好回佛山照料可憐的父親，可又生怕時間太長，隊裏責罰，幸而隔壁一位好心的大嬸願意暫代我照料父親，我才如釋重負，帶着憂慮的心情，重返這無味之鄉。

沒有糧食，這半年怎樣渡過？偉和我下放在同一小隊，同住在這破茅房裏，他幸而逃避了剋扣口糧的災難。

「偉，你吃吧，晚飯我吃過了，是王大媽硬拉我到她家吃的。」我昧着良心撒謊。

「嘿，我是與你收工後一道回來的。」偉戳穿了我的西洋鏡。

我仍固執己見，與偉謙讓着。

「你吃。」

「你吃。」

「還是你吃吧。」

「玲，你來啦！」偉猛叫一聲，使我震動了一下。

倚門而立的姑娘，黑夜中仍可辨出她苗條的輪廓，平日在田裏勞動晒得黑黝黝的皮膚與漆黑融合了，看到的只有一雙跳動的、如螢火的胖子和揮動着的一卷白紙。

「呵！鬼！」我情不自禁地開起玩笑來。

「嘿！你這鬼仔，我今晚來就是請『鬼』。」玲靈機一觸地說。

我倆好奇地迎上去，圍繞着她。

「你不要嚇我，我是挺怕的。」偉像生了兔子膽似的說道。

「還說時勢造英雄。男子漢、大丈夫的臉譜，把它扔掉吧！」玲故意譏諷偉。

「別囉囉了，怎樣請法？」我迫不及待地問。

「偉，先點燃洋燭，以示光明。」

偉驚惶地擦着火柴，把洋燭點亮了。

借着微弱之光，一張圖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我俯首細看，白紙上方畫了一個較大的圈，圈內借着微弱之光，一張圖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我俯首細看，白紙上方畫了一個較大的圈，圈內有一個骷髏頭和成「X」性的骨頭，下方凌亂地堆着無數小圈，裏面寫着年月、歲數和一些神秘莫測的字。玲把一隻小的醬油碟子，碟底朝天，放在較大的圈上，恰好吻合，碟子邊沿有一箭頭記號。

「先把窗戶關起來。」玲一絲不苟地說。

其實用禾稈拌泥糊成的破陋不堪的茅房，只有幾個像砲樓的瞭望洞，連窗門也沒有，所以她說後亦自覺失言了。視野裏，月兒被烏雲淹沒了，窗外像拉了一塊黑色的窗簾，狂風大作，玲順手把門虛掩了。

「你們有香煙嗎？」玲問。

我連忙遞過去一包半日捨不得抽，價值八分錢的「經濟牌」香煙。

「沒有香，以香煙取代，表示我們是虔誠的善男信女。」她一邊點燃一邊告訴我們。

我們坐在小圓桌旁，摒着氣，任玲擺佈。玲把中指按着碟底，小聲指揮：「男左女右。」我和偉趕忙伸出左手，也學着玲把中指輕輕按着碟底。

玲一本正經地唸唸有詞：「拜請碟仙降臨，幫助花仔琪、花仔偉、花女玲解決人世問題，大

慈大悲，救苦救難……。」

奇蹟出現了！我頓覺碟底在微微震動，瞬間，碟子開始轉動。

「輕點，順其自然！」玲的聲音像從喉嚨裏擠出來似的。

偉和我對視着，不敢作聲，呼吸也停止了。碟子最初在大圈子內旋轉，三隻手也隨之而順勢移動，碟子漸漸移出圈子，最後越出了圈子。碟子拼命地旋轉着，約半分鐘後，速度漸緩，停在一小圈子旁邊，箭頭恰指着圈內的「劉」字，繼而又開始作瘋狂的旋轉，我們期待着碟仙大名出現，終於，碟子又靜止在小圈旁，裏面寫着「芬」字。

「呀！」偉驚叫一聲，痴呆地望着「芬」字，中指不停地顫抖。

「劉芬。」這不是偉母親的名嗎？好些日子，偉跟我談起他家的遭遇，總是聲淚俱下的。

「我的母親在一九六五年因患肺病去世了。遺下父親、我和妹妹。父親在銀行裏當小職員，母親早逝，父親獨肩養育子女的重任。他努力彌補孩子失去母愛的不足……星期天帶我們郊遊，買些樂器教我們彈……儘管父親跟我們胡鬧的時候是笑逐顏開的，但總難掩藏他傷感！夜裏，他拉二胡，拉出哀切的『二泉映月』、『昭君怨』，或仰天輕誦憂怨的唐詩。清晨，他到附近的山野採幾朵小花，回來放在母親的靈前。他爲了孩子得頑強地生存着。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觸及了每一個人的靈魂，父親因爲在解放前參加過『三青團』之故，在單位裏受批判和鬭爭。這不僅是過往的歷史，且父親早已交代過，現在舊事重提，要作無止境的坦白、挨批鬭，無疑是難以忍受的，終於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深夜，父親悄悄地在廚房自縊了！他拋棄了人間的苦楚，到了極樂的天國，他沒有憂煩，更沒有哀怨，他能與母親重聚，在這個世界自然是悲劇，在另一世界

却成了喜劇……。」

玲用左手把虛掩的門關緊，舒了一口氣，說：「碟仙終於請來了！」我頓覺毛髮豎直了，心裏不停在急劇跳動。

「煩請碟仙告訴我，生前與我同住的女友，近況如何？」

碟子在紙上作大迴環旋轉，速度快得驚人，六隻眼凝視着，三隻手像推石磨般的機械運動着，我們耐心地等待着，碟子終於與小圈外切，停止了！箭頭恰指着圈內的「娟」字，六隻眼呆呆地瞪着，偉的口張開，良久不合。

娟！一位可敬的姑娘頓時浮現在我的眼前。果真是她？她不是早已遠離我們了嗎？我發現玲的淚水漲滿，將要溢出來了！

我們四人是在佛山同一中學唸書的，玲和娟是高二級的，而我和偉只是初二級，文化大革命剛收場的那一年，我們一同被下放到這「廣闊天地」，目的是要除掉知識分子的臭味！我們四人被分配在同一生產隊裏，同病相憐的情感把我們擰在一起，我們像姊弟似的互相關懷，互相敬重。與我和偉相比較，她倆的思想早熟得多了。她們敢於探討前途，她們善於在迷蒙的黑夜中，發現北斗，而甘願朝這方向走完一生的歷程。

也是一個漆黑的夜晚，玲和娟向我和偉辭別，她們要作逃亡的嘗試。娟還風趣地說：「讓我做小隊的拓荒者！」於是大踏步地登上征途，我倆目送她們朝着南面羣島遠去。

然而這次逃亡失敗了！經歷了千辛萬苦的玲出獄後把詳情告訴了我們。

「我們跋山涉水，越過南面的大山後，進入了寶安縣地界，我倆被民兵發現，於是狂奔，好

不容易才拋離了不絕的槍聲，娟突然仆倒在稻田的泥濘裏，我馬上扶起她，問：「你怎麼啦？」娟回答：「我沒什麼，走吧！」不知走了多久，迎面又是一片黑壓壓的起伏羣山，我倆又開始攀登高峰了，我在前邊探路，披荆斬棘，攀至半山腰，我覺察到娟正在喘氣，她的身體由一棵松樹支撐着。我在黑暗中摸到她的手，很冰冷，我依偎着她，問：「你怎麼啦？」「我的胸腹間……疼得很……我怕不能和你走完這段路。」「你別這麼說，我倆生死與共。」「玲，我求……你，把我留下……你繼續……勇往前進……別管我了……。」娟說完昏迷了。此時我不知所措，可是我怎能拋棄她，把她丟下這渺無人煙的深山裏呢？況且掙扎在死亡邊緣的摯友，更需要愛護，我毅然決斷，無論如何也要設法搶救娟！到了刻不容緩的境地了！隨着紛亂的思緒，眼前恍惚出現了陰森的監獄，血盤大口似的牢門狞笑地迎着我……我不願再想下去，背起她，一步步艱難地再順原路下山，不知挨了多少時間，我發現了閃爍着像鬼火般的燈光。我趕忙趨前敲一家人的門，很久，門吱吱開了，走出一個滿面橫肉的中年漢子，藉着燈光，他忽然狂笑「兩條魚又自投羅網了」。接着，他大聲呼喊：「有賊呀！有賊呀！」喊聲震撼着整個山谷，四面八方的人衝出來了，把我倆團團圍住，那中年漢子命令他們把我倆五花大綁押到大隊部，可憐的娟是在昏迷中被硬拖去的。我沿路哀求，希望他們立即送娟去醫院，可是獸心的人們還說：「裝死，先餵餵蚊子再說。」娟在死亡線上又掙扎多一個夜晚，我緊靠着她，不知怎樣渡過了這個長夜……翌日，我倆被押到公社的武裝部，那些狼心狗肺的傢伙不理我懇求，馬上押我們到寶安縣監獄，我央求民兵鬆綁，好讓我背娟，此時娟已不省人事了。他們答應了，於是背起奄奄一息的娟，登上了一輛囚車，直向監獄駛去……監獄的管理人員，知道娟確實重病，審問娟已是無意義的了，因為她一

言不發。深夜時，只好派囚車送她去縣醫院。我緊握着牢門，大聲地哭嚷着：「娟，你不能離開我呀！怎麼也不能……。」囚車絕塵而去了……出獄後，聽人說，娟在醫院裏檢查出是患嚴重的胃潰瘍病症，醫院遲遲不替她動手術，因為血庫的血是有階級性的，它不能與罪犯的血混合，後來覺得時間再拖下去，人會死的，才勉強籌備動手術……娟從山上絞痛到動手術，時歷五天，太遲了！娟的母親趕到醫院去，見着的只是一盒骨灰……。」

「煩請碟仙告訴我，娟的近況怎樣？」玲抽泣着，顯然她也沉浸於痛苦的追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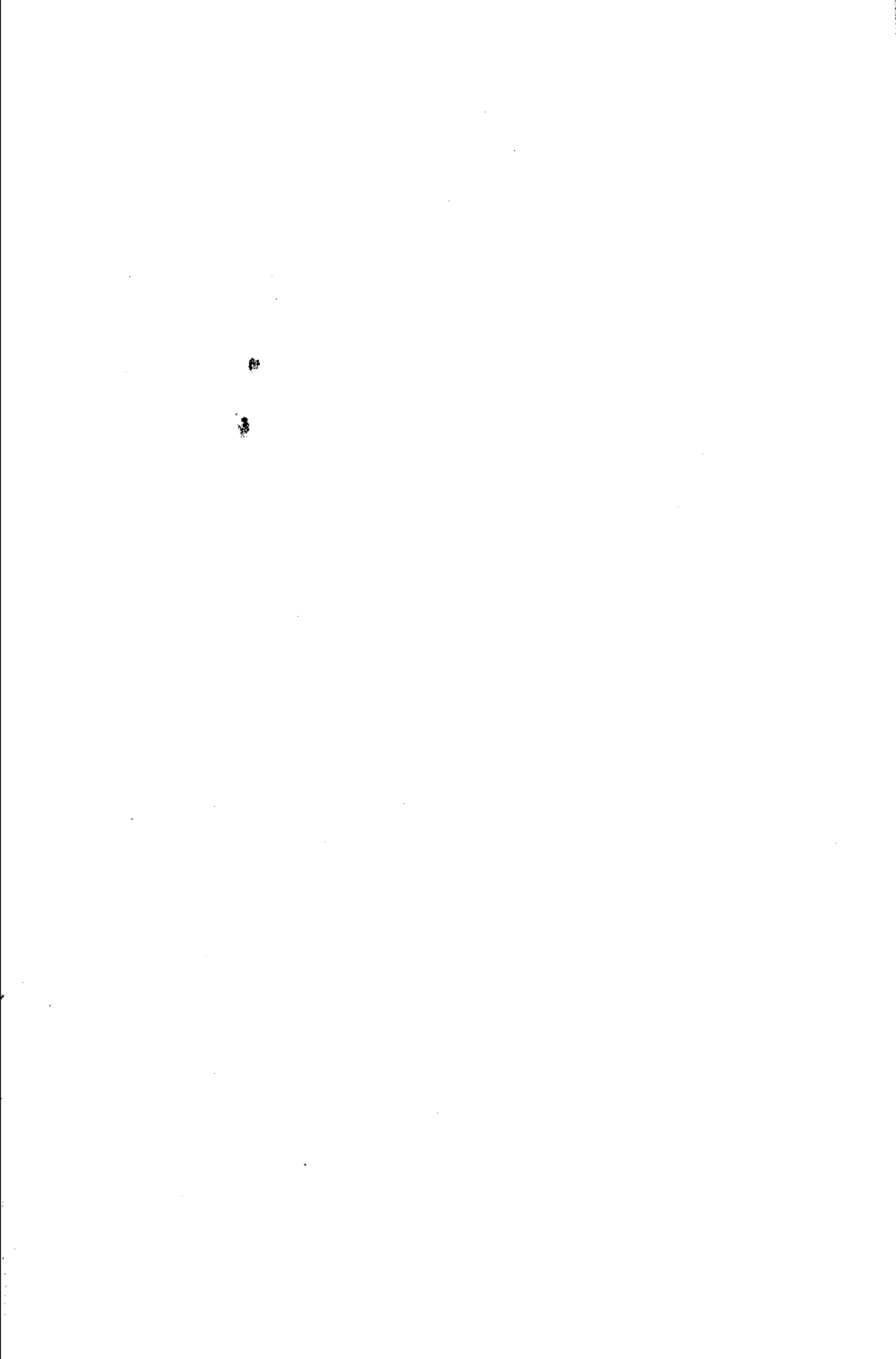
我驀然驚醒過來，只是碟子飛快地旋轉着，終於又停在寫着「安」字的圈子旁，娟近安，我們亦得以莫大的安慰，願娟在天之靈得到安息！玲已泣不成聲了……。

突而雷聲大作，似是不平鳴，天邊電閃，像要砍碎這黑暗的世界，俄而暴雨狂瀉，似要滌盡人間污穢，洗盡人間恥辱！

我和偉祈求着碟仙，指點迷津，碟子的箭頭終於指着「港」字……。

字在跳躍，人在雀躍……。

我們送別了碟仙，仰望着那漆黑的夜空，祈求着……。



命運

黃淘

平原隊附近一間茅草房，是啞子六管理的供銷社。每天晚上，他都抱着個古老秦琴，彈着「雙星恨」之類的調子，給寂靜四野平添無限淒清。平原隊十多排平房臥在夜色中，七月盛夏，難得一絲風兒，連樹梢也不動一下。靜得荒涼，如果不是啞子六淒淒怨怨的琴聲，這裡便是死似的了。

平房外圍，向西的一排，便是平原隊知青的宿舍。這時，在最邊一間房子的門口，好幾個人正圍着枱子玩撲克。他們像四野一樣靜默，偶而有人說上一兩句話，偶而一下拍蚊子的聲音，却隨即被廣漠的空間吞吃去。

他們無精打采，機械地將一張張紙牌扔到枱面。他們並不是尋樂，只是爲了消磨掉難捱的時光和摒棄些煩惱的思想。

兩盞煤油燈在台上閃着微弱的光。

唐明最沒有心思，一連被罰吃了六大碗井水，肚子直咕嚕。最後把紙牌有氣無力地往枱上一扔，

站起來，走進房子。

茫茫然地走到自己的床位，竟發覺旁邊床位的林一清，在蚊帳裡面拿着煤油燈，全神貫注地注視着什麼。

「林家孫子，你又在研究什麼學問？」他淡淡地問。

林一清慢慢地放下油燈，呆呆地若有所思，然後微微一笑：「我認出了一隻蚊子，是我昨晚放走的，它少了一隻腳。」

唐明苦笑一下，很快便收斂了笑容，一骨碌倒在床上。

又是默默無聲。

很久，唐明才嘆出聲來：「再過十天，我就要發瘋，現在連罵人也懶得罵了，想罵也擠不出話來，人都麻木了。」

「聽說煤油快要斷市了。」林一清牛頭不對馬嘴地說了句，吹熄了燈火，躺了下去。

「睜着眼，是萬事皆空，閉着眼，又想起些亂七八糟的事。」

「投胎遲些或者會命好些。」林一清說。

房子又沉默下來。打牌的也散了，大家都躺到床上。漸漸，有幾道鼾聲似的呻吟，外面，啞子六的秦琴細細地數落着。

唐明翻來覆去，怎樣也躺不舒服。終於他罵了出來：「他媽的啞子六，彈那個死不去的古老秦琴，好像他老母阿爺剛死了似的。」

罵着，他一翻身，伸手從床底挖出個塵封的吉他。吉他只有三條弦，其餘三條都斷了。

「我他媽的弟弟，什麼時候才寄吉他線來，下次回城，非要買他十打八打回來不可。吓吓！大吉利事，望上天保佑，從此不回來這地方也罷！」

「聽說城裡沒有吉他線賣。城裡那班吉他手經常聚在一起，盡唱些時代曲，累得民兵四下出動。大概商店有意不賣，有也被搶購一空。」有人答嘴。

唐明不語，就三條弦彈起一支歌來，是一支俄羅斯民歌：「茫茫大草原。」

三條弦始終彈不起勁，唐明又把吉他扔進了床底下。宿舍又靜了下來。啞子六的琴聲也消失了，只餘下七八個人住的殘破房子，小的窗子，厚的土牆，陰沉沉。

真靜的怕人。

突然，「嘭」一聲，把大家都嚇了一跳，隨即響起一片笑聲，原來唐明吊在樑上的棉胎斷繩而掉了下來。

「奇怪，」唐明自言自語：「又不是打風，又不是地震，平白無故怎的會掉下來？莫非閻王爺來收我鋪蓋，死期到了？」他跳下床，拾起他的棉胎，重新包紮着。

誰知林一清却急忙嚷起好事來，把一屋子疑惑的目光都吸引到他那邊。只見他衝着唐明說：「說不定你申請回城的事有了眉目，老天爺叫你收拾鋪蓋回家。」他的神情就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

屋子裡頓時爆發一團笑聲。

唐明一聽，心裏猛地一震：「半年前，母親好不容易認識了一位勞動局辦事的人，便開始着

手申請，一心將我搞回城市工作，莫非真的事成？」

「買酒！買酒！」不知誰哄起來。

「好事當前，內褲當了也要買酒。」林一清也嚷着：「大伙捐錢。」

「買酒！」大家都哄起來。

啞子六的門已關起來，唐明一伙硬吵着闖了進去，買了幾斤五加皮回來。煎了幾條鹹魚，煮了幾個大蕃薯，便津津有味地喝起酒來。

夜很深了。

宿舍的人都帶幾分醉意睡去，唐明却翻來覆去睡不着。他興奮，又不大相信；在他長夜漫漫的生涯裡，會否有一絲曙光即將出現？人生空虛、寂寞，就如寒風下一片還沒有掉落的枯葉。八年過去了，八年的光陰何異於八年抗戰？而前途仍如此渺茫。

他想到年過半百的母親，他想像着她怎樣向那些「四個袋」（註）的人苦苦哀求，怎樣陪着笑去送禮。母親只不過是一個在國營市場賣菜的婦人，沒有什麼神通。要將他搞回城市，不知要花費多少心血。

他也想到了他的情人少芳，怎樣從他火熱的懷抱裡掙脫出來說：「唐明，要爲孩子着想，在農場怎樣過一輩子？」他們又怎樣相對無言，立在月色明媚的荒野上。

想着想着，他又情不自禁地看着重新吊上樑去的棉胎，良久，良久……

忽然他悟到：「棉胎掉下來，是回城的預兆，而重新吊上去，豈不是破壞了天意，壞了事情？」但很快他推翻了這個想法，並自嘲了一番。理性上他從來不相信有鬼神這回事，而這僅止於

理性。在感性上，却時時湧現出許多怪念頭來，並在苦難生活裏日漸加深。那一次玩碟仙，竟然靈驗，使他大惑不解，雖然還不至動搖他不信鬼神的意識。他只不求甚解地解釋爲一種旁門左道，正如戲台上的魔術，只是不解其中手法罷了。這形成他矛盾的心理。

吊在樑上的棉胎動也不動，而唐明却覺得它好像一塊大石吊在他心中，令他惴惴不安，睡意全消。

「且信一次，將它解下來吧！」他心裏說。但又馬上否定了：「算了，既然已重新吊了上去，取下來便是人爲，而非天意了。」可是又接着否定：「是我重新吊上去，由我再取下來，豈不是可以補償過失？如果真有其事，我的過錯，怎對得起辛辛苦苦的母親和山盟海誓期望相守白頭的少芳？」跟着又是另一種難堪：「取它下來，不笑掉別人的牙？」

鷄叫二遍了。

他仍然眼瞪瞪盯着吊在樑上的棉胎，盤算着取它下來還是由它吊在樑上。

直到鷄叫三遍，他才鼓足勇氣，膽怯地爬起床，踏上長板枋，將棉胎取下來，塞進床底下去。然後，像平生做了一件最大的虧心事，頹喪地倒回床上。他覺得很累，不久便沉沉入睡了。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註

四個袋：泛指幹部。

江燕失神的站着，兩隻大而微凸的金魚眼滯在一個方向，不知在看着什麼，也許，她根本什麼都看不見。我總覺得她今晚的情緒很特別，但我也沒空暇去替她多想。

這個節目是合唱，只需穿平時的制服往台上一站就可以唱起來。不好，我剛從幕邊轉過身來匆匆上場時，制服却被佈景鉤撕破了一個大洞。聽到外面司幕員報出：「下一個節目，合唱：一定要解放臺灣。」噢！真倒霉，怎來得及補它呢？而我又偏偏站在第一排正中的位置，還是領唱。怎麼辦？看到江燕還站在那裏呆望，情急智生，不管她願意不願意，馬上剝下她的制服披上場。幕就拉開了。

唱完歌，把外衣脫下來還她，才發覺到她今天連襯恤也穿反了，衣服邊緣都是不整齊的線頭，鈕當然全扣反啦。

「江燕呀！今晚你的魂魄那裏去了？一箱子蒙古

秀才山人

死的自由

舞穿的靴子放在什麼地方呀！找遍都不見。」

「服裝保管員，我穿啥上台跳舞呢？」

「江燕，我的頭帶呢？麻煩你遞給我。」

「江燕，我的假髮辮在哪兒呀？」

演員們在吵吵嚷嚷，後台也顯得忙忙亂亂。江燕今晚的亂子可鬧得大了。保管服裝却連一整箱靴子也忘記帶出來，叫舞蹈演員穿什麼上場呢？

觀眾已等得不耐煩了。

「媽的！不演這個，下一個節目準備。」

團長在發脾氣，我們都噤若寒蟬。各人心中也會想着散場後的整肅檢查會不知開到深夜幾點鐘。

勞改場的劇團成員，都是勞動改造者。包括留場就業的職工（他們是刑期滿了留在原處工作的），還有勞教犯、勞改犯。他們都十分清楚什麼是改造、刑期、監禁、勞役。他們都沒有自由。他們是從整個勞改場幾萬個犯人中挑選出來具有演戲天才的及會演奏各種樂器的藝術家，大概三四十人，組成一個流動的、業餘的劇團。除了輪迴到各個生產表演給犯人們觀看以作為爭取教育手段之外，主要還是娛樂那些領導者，亦可說是勞改場的當權派了。在劇團裏當然比生產隊優越多，吃的、住的也算是高人（犯人）一等。演出時還會碰到一些招待會，可以飽餐一頓犯人夢想不到而幹部又視作等閒的飯菜或宵夜，甚至男的還可以抽到香煙。因此，誰也不願意再被踢回原來的地方，那就得小心翼翼不犯過錯。

卸完了最後一件道具佈景箱，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宿舍。

江燕從廁所出來，喊住了我。

「我的問題已想清楚了。你還有什麼隱瞞的，也快向政府好好的坦白交代吧！」她說得很慢，一字一句非常艱難地。頓了一會，又補上一句：「我願你好，不要像我。」

「我什麼問題也沒有，交代什麼？你說的是哪個？啥意思？」我沒好氣的答她。

江燕沒再說下去，也不理我，自管爬上了床，連衣服也沒脫就閉上眼睛。

我想起來了。「運動」開展兩個月來，劇團的人都針對江燕，說她歷史不清白，過去假裝積極，騙取領導信任解除勞教。現在運動來了，不能讓她過關取巧，一定要她重新檢查，坦白交代……這全是領導的意圖，找她當典型開刀。連續幾天，她都不准參加勞動或排練，關在宿舍裏寫她的坦白材料。

寫的時候，我瞧到她的眼淚，無聲地滴在紙上、枕上。

她睡在我隔鄰床位已經兩年多了。平時與我很談得來，在我調到劇團的第一天，還沒有發給我棉被，她就親熱地把我讓進她溫暖的小被窩裏。我說她小，只是她個子小，而論年齡却是劇團裏最年長的一個。

三十三歲的婦人，一般還算是青壯年，可是她却像個小老太婆。每當夜闌人靜，她向我述說抗日戰爭年代她參加的政工隊，在炮火紛飛的前線為救亡戰士而演出各式各樣的話劇歌舞，那種驚險戰鬥及有意義的故事深深感動了我，使我欽佩得五體投地。於是她在我的眼裏變成了高大的英雄人物。可是她這不朽的經歷也構成了她今天犯罪的根源——歷史反革命。在改造場所，她任

勞任怨，積極地工作，爭取得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的頭等獎，終於結束了勞教。如果不是搞運動，她大概已經回家了吧！

說到家，她的家也够悲慘了！

一次到礦山演出，她徵得團長的同意，下礦坑去探望分別了十二年的丈夫。那天我們才知道，原來她丈夫初解放就被捉去勞改了。中午，她回來，非常頹喪，眼睛哭過，紅紅的像隻大核桃。她一倒在床上，對着我說（還有其他人在宿舍）：「啊！可怕啊！我已認不出他了，皮包骨頭，活像個會行路的骷髏。他從前多麼英偉呀！」

爲了她這句話，開了一次鬪爭會。說她爲自己的反革命丈夫——國民黨政工隊的隊長喊冤，污蔑政府偉大的人道主義改造政策。

我知道，還有一件叫她非常傷心的事。在惠陽原籍由她家姑撫養的兩個孩子，因爲沒有父母管教，沒有上學，整日閒遊散蕩。大的偷竊東西被拉去少年罪犯管教所，老祖母哭盲了眼，一次外出，在街上不小心跌傷了。年老無依，貧病交迫，不久就病死了。小兒子無人依靠，不知道被送去那間孤兒院收養。江燕結束勞教後便想請假回家去看個究竟，可是，天不從人願，運動一來，不但走不了，還惹到一身屎，洗也洗不清……。

她躺著不動，也沒轉身。我注視了她一會，久經風霜的面紋顯示她的苦難和悲哀。我睜極，憐憫地再多看她一眼，輕輕地替她蓋好被單，以免半夜着涼。雖是盛夏，而山谷的晚上却還是寒冷的。

翌晨早飯時，沒有見到江燕。大家都不以爲意，以爲她把昨晚演出有汗的衣服拿到河邊洗濯

，沒趕得及弄好回來。可是，快中午了，還不見她回宿舍。這樣單獨外出太久是違反了制度的。我去河邊找她，不見人影，只得回來報告。太陽下山了，也未有她任何消息。

「你們給我去找，死的活的也拉回來處理！」團長也着了急，乾巴着喉嚨在喊叫。下令叫全劇團的人分頭找，一定要找出來。

汽車站、火車站、過河小渡、關卡口。……到處都問過了，沒有任何逃跑的踪影，附近的公社農家亦查過，沒有收留過這樣的人；整個勞改場也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存在或去向。平時她亦是不喜出風頭，寂寂無聞的小人物。

江燕那裏去了呢？這件事幾天來都在煩擾着我，也使得整個劇團的人陷入不寧。

晚上，隔鄰床位是空的，我想到江燕平時對我的許多好處。不單對我，對其他人都有一份感情，她像老大姐一樣關心愛護我們這羣年輕的囚犯，像對自己的兒女和妹妹一樣。然而，亦有好些人不了解她。自私自利的人總是踩低別人，抬高自己。我看着自己身上穿的衣服，鈕釦是她替我釘的，破褲子是她給我補的，因勞動來不及吃，冷了的飯菜是她拿到伙房蒸熱的。還有，當我蒙住棉被在裏面哭泣思家的時候，她替我揩眼淚，溫柔地愛撫我，安慰我，甚至像哄小孩的哄我。

……我多想念她呀！江燕到那裏去了呢？

一天、兩天、三天。悶熱低壓，暑氣迫人，心更沉重不安。

大清早，理髮小廝亞祥到井裏打水，忽然失聲大喊「嗚嘩」，水桶也不知丟到哪兒，跟着拔足狂奔。

「什麼事？」我們被他的喊聲吵醒，從窗裏伸頭出院子外張望，看看究竟出了什麼事。
「井……井……井裏有死屍浮上來。」他顫顫地，恐懼地，半天說不出一句話，豆大的汗珠，流了一臉。

人們一窩蜂的奔跑到井邊。我坐在床緣，嚇呆了，不知道做什麼才好。
一定是江燕自殺了，我想。望望床邊的空位置，不禁毛骨悚然。我平時非常膽小，更不敢看死屍，何況是她的？忽然，渾身感到一陣冷，宿舍只剩下我，其他人都走光了。我鞋也不敢穿，赤着腳，三步兩跳鑽入飯堂。

伙房老林望着我咧咧嘴，不知是苦笑還是想開口說話，但沒聽到聲。我拉了張長條稅，坐到切菜的桌旁，下意識地、木然地把菜葉一條條剝下來。

開飯了，勞改場都是八時半就吃早飯的。於是，整個飯堂都嘈雜着人聲、嘆息聲、咒罵聲、怪叫聲……。

「她死也不閉眼，兩隻大金魚眼鼓起來，很怕人。」

「全身都浸到發腫發漲了，像個發水麵包。」

「爲什麼她要把身上的衣服都剝光了才跳井呢？」

「她要死得清清白白，不要穿着勞改場印着號碼的衣服去見閻王。」

「屍首怎會在第四天才浮上來呢？」

「你們說，自殺是勇敢還是懦弱？」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我頭有點發昏了。

他們在井旁草堆裏找到了她的衣服。在褲袋的小荷包裏面夾着一張小紙條，寫着：「作爲一個中國人，生活在社會主義的祖國而沒有自由呼吸的權利。」

啊！她的一紙遺書，一句有力的悲憤的控訴！

我眼睛模糊了，噙着眼淚，千萬也不讓它滴下來。這時候，不能夠同情，不准許哭。

背後突然響起了團長乾巴巴的聲音，好像聲嘶力竭：

「江燕用死來威脅政府，用死來抗拒改造，用死來破壞政府及威信，江燕到死還是個作惡的反革命！」

全場肅靜，誰也不再開口。

這番話是够人回味的，够人思索的！

她的屍體被揪上來了，我還是沒勇氣去瞧她最後一眼。抽水機把井水抽光了，流向菜地，在井裡倒下了幾擔石灰和生鹽。

可是，昨天和前天，我們不是還喝着從井裏打上來浸着江燕屍體的水麼？我們吞下了她的掙扎，她的呼號，她那無聲的飲泣和絕望。

我想起了她死的時候一絲不掛，我忽然聯想到酒舖裏浸着肥猪肉的玉冰燒！

男的樂隊手和男演員們接受了收屍和埋葬的任務。

一些人被分配到屋後山腳底挖坑；另一些人就找來了床板，鋪上她的破蓆子，把死屍放在上

面，抬去埋掉。

「不知道是屋後小路崎嶇不平，還是劇團的男子漢心裏打顫，屍體在床板上躺不穩，一次又一次的滑跌落地，他們只得又拖起來抬着走。到地了，坑已挖好等候，他們不願再看了，一鬆手，屍體滾下坑裏。三扒兩撥的把土飛快地蓋上去。漸漸，看不見她的恐怖的臉。」

「停了一下，口水往掌心一吐，又出力地剗起土來。」演反派的演員老王回來報導說。

整個劇團的氣氛都是灰溜溜的，很沉默，很靜……。

幾個埋屍的伙伴請示了團長到伙房討了點酒，在飯堂裏默默地喝着。

「哼！人道主義，死了也不施捨個棺材！」

不知道誰忍不住透出這句話來。馬上，便有人傳到領導的耳裏。

「別喝了，你們立即去把屍體挖出來。我已吩咐木工房，叫他們釘一副棺材，重新埋葬。我警告你們，有問題往上反映，別在背後嘀嘀咕咕。」團長又在咆哮了！

屍體再被挖上來，眼耳鼻都是泥巴，好幾處皮膚挖損了，屍水混和着泥末，一塌糊塗，又重新放到棺木裏。薄薄的四塊半板皮，把她和我們分隔開來，永遠永遠……。誰也沒提起給她穿回衣服，有個稍爲大膽的女演員，從床上拉下她的被單從頭到腳的蓋上去。棺蓋也沒有釘上，就放進坑裏，埋好了，把土理成一個墓堆。

宿舍又嘈雜起來，男的女的都議論着今天所發生的一切，或左或右地傳入我底耳鼓裏。

「哈！勞改使我七十三行都做遍，連件作佬、抬死屍都做了！」小提琴手在譏諷自己，搖搖頭。

「這才叫做體驗生活嘛。」導演說。

「我偷偷的瞧了她一眼，模樣可怖極了，怎樣也忘不了她那副尊容。」女舞蹈家插進一句。「小心，別開她玩笑，今晚她來給你報夢。」女高音尖聲叫着。一下子把被單蓋過了頭。

我很想換一個位置睡覺，不敢睡在這空床的隔鄰，我極度懷念着江燕，也非常害怕。可是，沒人肯跟我換，也沒有其他位置我可以挪動的。這一夜，無論如何都不想睡，也不要入睡，我要求不要關掉電燈。我緊張地擁着被單，滿身大汗，睜着雙眼看屋頂，看到天已朦朧亮了，我才放下心來。我想白天是沒有鬼的，大家都快起床了。看看四周，她們酣睡如昨，我放心了許多，眼睛再也睜不開了。

……朦朧間，我好像在掛幕。爬到高梯子上拉幕繩，一忽兒，在天邊看到她來了，那不是江燕嗎？像他們形容的一樣恐怖。兩隻鼓凸的金魚眼盯住我，很嚴肅，沒有惡意。她慢慢的向我走過來，我一嚇，失魂似的從高空跌下來，耳際邊還響起了她對我的說話聲：

「你不應該幹這一行的，回去吧！我教你作一個賢妻良母。」

我大聲呼喊，淒厲、驚恐、發狂。全宿舍的人都向我走來，把我用力搖醒了。

我顫慄、驚厥、發抖，牙關格格作響，不能說一語。

好久，我才鎮靜下來，我知道剛才作了個惡夢。團長追問我發生了什麼事，值得如此大驚小怪。我據實以告。

就在當天晚上，很不幸，他們都給我開了一個說理批判大會：強調夢的虛妄、荒誕、不合情理。而主要的是爲我扣上一條罪名——說鬼惑衆，製造緊張氣氛，藉故生事搗亂。你一言，我一

語，百詞莫辯，亦不准我去辯。

站在她的墳前，我默默地想：哀莫大於心死，連做夢的自由都被剝奪，夫復何言？那麼，只有像江燕一樣，自殺了，死去的靈魂才真正得到自由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

夜，是深沉的夜。

座落在西雙版納的阿雅山勐壘寨子，雖然有四十多戶人家，在這深夜之中，却顯得死一般的寂靜。如果不是從一間竹樓裏透出一絲忽隱忽現的亮光，實在太難從這深山密林尋得到生活的氣息。

竹樓裏坐著一個青年人，看來已有二十多歲了，雖然他的皮膚早已被烈日灼得黧黑，但是漢族人的衣著加上了架在鼻樑上的眼鏡，把他的知識分子的身份洩漏無遺。桌子上的煤油燈由於燈芯擰得太長，不住冒著黑烟，燈肉也被燻得昏黃。一疊疊的書信、文件，在這跳躍著的燈光旁，影子也隨著跳躍，拉長，縮短，忽暗忽明。他呆呆地望著這飄忽的火焰，長長地噓了一口氣。

「小鋒，喂，小鋒啊，還未睡嗎？很晚了，那麼勤！留著明天再幹吧！」是隔壁玉坎大媽在叫喚了。

「好的好的，快完了，哎，大媽，你還沒睡嗎？」

天石

勐壘寨子

杜鋒一邊回答，一邊收拾桌子。

「我已睡了一覺醒來了。唉！你還沒睡！快睡吧——」

「要不明天又要打瞌睡了！」玉坎大媽的話還沒說完，就被她的女兒玉蘭帶笑地插上了一句。

「哦，玉蘭，你也沒有睡嗎？是我吵醒你們啦？對不起……」杜鋒一邊說，一邊把燈吹熄。隔壁隱約傳來玉坎大媽低聲的責備：「你怎麼笑起杜同志打瞌睡來了？」和玉蘭嘻嘻唏唏的碎笑聲。

一整天的體力勞動加上幾小時的案頭工作，照理任何人都會感到疲倦了；然而，杜鋒却沒有絲毫睡意，剛才翻閱過的文件和書信又在他的腦海裏濺洩。他深深地知道：他的筆桿子所留下的一點一滴的墨跡，對於某個人甚至這個人的家庭的命運舉足輕重。回想到他自己的遭遇，更不敢潦草行事了。

他是一九六九年四月被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革委會任命為「土改工作隊」隊員的，由於他是雲南大學的應屆畢業生，對政策的理解有一定的水平，而且在文化革命期間是「雲南八二三」派——文革後期的掌權派，故此得到了州革委的信任而讓這位初出茅蘆的大學生幹起土改工作來。本來，全國性的土改工作是在一九五一年「解放」初期進行的，但對於一些處於邊遠的地區，中共政府根據其地理環境、民族特點而作了暫緩處理，例如西藏直到五八年叛亂事件之後，才開始進行「土改」。西雙版納位於中國西南部之雲南省南端，與緬甸和寮國接壤。一方面是此地的山深、林密、邊遠等自然環境，另一方面是在國內戰爭期間，國府方面的李彌將軍率其餘部到達了

雲南與緬甸交界地區一帶活動；及一九五四年的「中緬邊界條約」簽定，中共政府把一大片領土——歷史上——一貫是屬於中國、而且一向有中國軍隊駐守的領土承認爲緬甸的疆土——從此交由緬甸政府所管轄。然而國府方面聲明不承認這條約而繼續駐留在這一地區。中共軍隊既無權「越境」進剿，緬甸軍隊又不足以跟國府軍對敵，從而這一帶竟成了國共勢力的交叉點。普及全大陸的「土地改革」在這特殊的邊疆地區不得不拖延下來。直到文化革命期間，大批特批「邊疆特殊論」之後，才在這深山密林之中刮起了「土地改革」、「劃定成份」的十二級大颱風。

杜鋒蹣跚地走到窗前，把竹製的窗葉輕輕捲起。月亮早已越過了東面山脈的弧線，月光透過窗外的竹樹散碎地投射進來。他的鄉愁又萌動了：從昆明到這裏，得坐六天的汽車。家中的父母早該安睡了吧？可憐的老父啊！「解放」之前幾年曾在昆明做過點小買賣，又沒僱請任何人。到一九五七年公私合營之後，就進了國營商店裏工作。每個月拿人民幣四元的「定息」。到文化革命時，他家所填報的成份有「小資產階級」、「店員」、「小販」、「小商」多種。有一次犯了個小錯誤，還被「上級」口頭上罵他是拿定息的「資本家」。結果被嚇得好幾晚不能入睡，連頭髮也變得灰白了。這場文化革命，由於兒子參加了「八二三」組織，儘管是很不理事的逍遙分子，也使得所填報的成份「店員」沒有帶來異議，算得上極大的幸運了。而今，誰能想像得到，杜鋒正在這個寨子裏，爲這四十多戶人家劃定家庭成份呢！

「成份，終生背負着的成份！真可怕！」他不禁喃喃自語了。這一次碰到的難題，實在令他感到躊躇難決。

西雙版納地區，在「解放」以前，是屬於奴隸制的社會。最高統治者是土司，以下是山官、

頭人、老炸等等。土司擁有一切政治、經濟的權利。但又往往爲了擴大自己的勢力而彼此開戰，自相殘殺。西雙版納，是一句傣族語言：西——十，雙——二，版納——壩子。雲南人把很細小的盆地稱爲壩子；因此，西雙版納意卽是十二個壩子。這個地區的傣族人佔百分之三十七之多，漢族人僅佔百分之二十，其餘的拉佧、布朗、佤仂族等等四十多種民族總和不足半數，無法跟傣族抗衡，只能聚居深山貧瘠地區。漢族人由於具有較高的文化，而且都是從內地遷徙而來，故此一般居住在縣城或墟鎮一帶，從而操縱了該地區的交通和行政的命脈。當地人通常尊稱漢人爲「老大」，傣族人爲「老二」。傣族人民聚居在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的壩子內，生活自然富足得多了。因此，州革委在送「工作隊」進寨之前再三交代過：一是要站穩無產階級立場；二是要注意政策，不能根據生活程度而要根據社會地位來劃分成份云云……。

「社會地位！這句話彈性太大，也太抽象了。」杜鋒把當着州革委主任面前不敢於說的話對自己說了。勐壘寨子是沒有土司居住着的，只有他在這寨裏的代理人，名叫岩炳的「老炸」，也早在文化革命期間聞風舉家逃往緬甸去了。岩炳有一個弟弟岩巴，早在二十年前去世。岩巴的老婆把岩巴的遺腹子岩猛產下留給岩炳後，又改嫁不知去向了。岩猛十五六歲就獨立生活，岩炳南逃的事，他事後才知道的，那他的成份又怎樣劃定呢？

「你也隨你的伯父走掉就好了，省得老子這麼麻煩！」杜鋒不禁抱怨了起來。「來到這寨子不到一個月，就碰到這種難題！」

一大片又黑又厚的烏雲緩緩地迫攆過來，緩緩地把月亮深埋在雲窩裏，四周又沉浸在黑暗之中。他不禁仰起頭來找尋那月亮剛才停留的地方，雲層在渙散、交織、融和、飄流著。忽然，在

這雲濤的空穴中露出了了一個朦朧的大圓鏡來。

「啊，多像，多像岩溫的大圓臉啊！」他想起了上個月初進寨子時，就是岩溫老爹駕着馬車把他送到這裏來的。岩溫就是玉坎大媽的丈夫，玉蘭的父親。杜鋒第一次跟他見面，問到他的姓名時，這圓臉的胖老頭就說：

「我叫岩溫，是縣裏茶廠的工人。」

「岩溫同志，我叫杜鋒，州革委派我來向你們工人和貧下中農學習……。」

「不敢當，不敢當！你是工作隊嘛，嗯！都準備好了嗎？馬車在那邊，杜同志，以後你就在我家裏住了，跟我過這邊來！」岩溫一邊說，一邊幫忙杜鋒把行李放在車上，又指定了「司機」旁邊的一個坐位讓杜鋒坐上。然後慢條斯理地登上馬車，把手中的長鞭一揚，「嗨」一聲，往壘寨子而去。

一路上，岩溫都不願多開口。雖然縣委對他相當信任，才讓一個工作隊員住在他家，但對於一個即將到他們寨子裏為他們劃定成份的人，總存有極大的戒心，唯恐這位年輕人誤將大筆一揮，就永遠地斷送他的全家的政治生命似的。可是，杜鋒絲毫沒有「欽差大臣」的感覺，他寧可留在州裏的工廠工作。以往的朝令夕改的政策，加上文化革命期間的「工作隊」被稱為劉少奇的走狗而狼狽撤走的情景令他感到心有餘悸！但是在這「對於上級的命令，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而且要在執行中加強理解」的壓力下，去充當「全國一盤棋」裏的一粒棋子，「一切服從毛主席的調撥」的呼聲中，還有什麼異議可言？只有祈望能盡快辦妥事情而不犯錯誤，早早回城就好了。然而，身為一個工作隊員，向羣衆了解情況，設法除去同羣衆之間的隔閡是非常必

要的。杜鋒故意找各種各樣的話題東拉西扯，藉以和岩溫混熟；諸如這一帶的傣族人爲什麼男的都叫岩×岩×的，而女的却叫玉×玉×的，但都沒有姓氏的啦；這裏的田每畝生產多少斤糧食啦；這匹馬最重拉多少東西啦；你家裏的人口啦……等等。這一着果然相當奏效，岩溫的回答從簡短到詳盡，從三思而後言到輕鬆起來。及至到達寨子之後，岩溫從稱呼杜鋒爲「杜同志」、「老杜」，變成「小鋒」了。

岩溫的房子和其他傣族人的房子一樣，是由幾十根用合抱的大樹劈成的木方做柱子和橫樑架設起來，再用千萬根碗口粗的竹竿鋪併爲地板、圍牆、間隔；較小的竹子編織成門、窗、窗葉之類用品；房頂通常用茅草搭成。至於几、桌、椅子都多用竹製造。但他們較爲習慣於在這「只有樓上沒有樓下」的房子內席地而坐。岩溫家與別家不同的是：已經沒有了「神竹」。在其他家裏，一登上梯子，進門之後的廳堂內就有兩條「神竹」，由於主人的經常撫弄和打掃，已變得光光亮亮的了。這類封建迷信的東西，因未有中央文件提及，也不在這次「土改」範疇之內而得以存在。岩溫大概因進城當工人，有所顧忌而提早取消了吧。

「一個多月了！」坐在窗臺上出神的杜鋒計算着。州裏的安排是兩個月內完成全過程，第一階段是隊員各自到他負責的寨子裏跟該寨老百姓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藉此搞好羣衆關係，從而取得第一手資料；三同中，他們的閒言閒語已暗暗地變成了資料，作爲以後的依據了。而寨子裏的人對這些工作隊員是茫茫然不知就裏的，他們早已從內心的戒備、警惕之中鬆懈起來，有時還主動三五成羣地跑到杜鋒的住房裏談天說地呢！想到這些，杜鋒不時會感到內疚萬分。但如果不把這些記錄下來，又怎樣向上級匯報近日的工作進展情況？「唉！我真像個間諜！幸好

是紅色的間諜！」杜鋒不禁暗自爲自己開脫了。在此時此地，不論做什麼工作，那怕手法多麼恐怖，只要冠之以「紅色」、「革命」等字樣，就可以完全合法化，就可以心安理得了。一九六六年秋，上海文匯報不是曾煽動紅衛兵去查抄平民百姓的家，把他們用血汗換來的金錢及生活資料諸如衣服、家具、用品運進國家的臨時倉庫，然後拍賣「歸公」的舉動，儘管弄得人心惶惶，却被一些人大言不慚地稱爲「革命行動」、「紅色恐怖」了嗎？到頭來，從中央到地方及至老百姓，從國內到國外，「紅衛兵」幾乎成了「暴徒」的代名詞。姚文元的一篇文章，又把紅衛兵變成中小型知識分子，跟老知識分子一起被罵「臭」，送到農村去「鍛鍊」和「改造」一輩子。這種從精神到肉體的虐殺，又有多少人懂得其中的奧妙？想到這些，杜鋒不由得感到疲倦了。他閉上眼睛，想清醒一下亂紛紛的頭腦，假如他把剛才所想的說出來，也够得上要扣一頂「右派」、「反革命」的大帽子了。

簫聲，一陣輕快的簫聲在他的腦海中迴旋、蕩漾。他的音樂靈感的玄機被觸發了。二年來，自從限制只准唱幾首「革命歌曲」之後，杜鋒已很少把簫拿出來吹奏了。這次到寨子裏，雖然他也把他心愛的簫夾在行李裏，却從來沒有讓它露過面。難道是那枝簫自鳴了嗎？他不禁睜開雙眼。原來天早已大亮了，他記不起昨晚什麼時候昏沉沉地睡去，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朦朦朧朧地醒來，而仍然坐在窗臺上！簫聲却沒因爲他的夢醒而終結，反而更加清晰、嘹亮了。

簫聲是從窗東面的竹林深處傳出來的，杜鋒趕忙跑下樓，沿着簫聲追尋過去。

一個年約二十歲的傣族青年，站在小溪旁，對着一大叢竹樹，起勁地吹着。杜鋒放慢了脚步，細細地聆聽着……到他吹完了一節，一邊深深地呼吸，一邊執起衣角準備去擦簫的時候，杜鋒

也一邊迎上去，一邊爲他鼓起掌來。走近一看，原來就是岩猛！

「玉蘭！啊——是杜同志！」岩猛轉過身來看見杜鋒就在跟前，羞得把像個大姑娘似的臉蛋漲得通紅。

「再來一首嘛，很好！太好了！」杜鋒沒理會他的窘態，確實，他從來沒聽過傣族人吹簫呢。「嗯，你剛才吹奏的是什麼歌？」

「不，不！是我自己亂來的！」岩猛低着頭說。

「亂來？我不信，這首歌我好像在那裏聽過了！」杜鋒用起攻心計來了。

「什麼？你聽過嗎？真的？」岩猛竟然一下子高興起來：「這實在是一首很好的歌呢！是咱們傣族的一首古老的情歌呢！」

杜鋒本來也是很愛吹簫的，對古典音樂、民族樂都有濃厚的興趣。現在能在這深山密林之中遇上了一位「知音」，自然是興奮萬分，真有「如聽仙樂耳暫明」的感覺。在他連催帶哄之下，岩猛一次又一次地吹奏了這首民歌，而杜鋒也很快就暗暗學會了。

「這首歌能唱吧？唱一遍行嗎？」

「唱？當然能，不過我只能用傣族話來唱的！」

「那也好，不過，歌詞大意是什麼？」杜鋒聽岩猛把大意說了一遍之後，又催他唱了。岩猛清了一清嗓子，就開始縱聲高唱了。杜鋒輕輕地拿過他的簫，略略試了試音，也就吹奏起來。岩猛的面孔上略略現出了一絲驚奇的神色，却沒有停止他的歌唱。兩個不同民族的青年，在竹林的深處，把歌聲四播，把他們心底裏的呼聲闡發了出來。他們一遍又一遍地伴唱，一遍又一遍的校

正。歌聲也一遍比一遍協調了。直到一陣掌聲把他們從陶醉中喚醒過來。原來是玉蘭已在一旁聽却多時了。

「哦！玉蘭？」杜鋒轉過身來，笑着說：「你這鬼靈精，什麼時候來的？」

「杜同志，你也會吹簫？」玉蘭問。而站在一旁的岩猛却低着頭，隨手摘了一片竹葉咬着。杜鋒一下子明白了過來，也沒有回答玉蘭，就對他們說：「哦！對了，我還有點事要辦——再過一會兒就開工了。」說完，望着他倆笑了笑，走了。

回到房子裏，杜鋒感到剛才的歌聲仍在耳際回響。他實在太興奮了，趕忙抽出鋼筆，乘着餘興，把那首歌的歌詞譯成了漢語：

垂垂的夜幕漸漸張開，

清清的泉水曲折低迴。

姑娘呵！我在等待，

等待着那天邊的雲彩，

陪伴那夕陽悄悄逝去，

好讓那明媚的月亮，依約到來。

嘹亮的笙歌迢遞遠送，

甜蜜的低唱耳際瀲洄。

姑娘呵！我在等待，

等待你踏着笙歌走來，
讓咱們的歌聲融成一片，
傾訴咱們的懷想，咱們的悲哀。

輕盈的身影夢般縹緲，
柔軟的山風緩緩吹來。

姑娘呵！我在等待，
等待你投入我的情懷，

我的心好比那清清的泉水，
我的愛情勝似那山花，四季常開。

杜鋒用鋼筆按着拍子，在那無聲的伴奏之中反覆低唱。他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歌詞、修訂歌譜。這些少數民族的歌曲，往往充滿了真摯、樸實、和諧及節拍明顯的特點。這是千百代勤勞勇敢的傣族人民的文化遺產、生活結晶。他從衣箱裏抽出了沉睡已久的簫子來，試圖把剛才錄得的歌譜吹奏一遍。

突然，桌子上的那一大疊文件、書信闖進了他的視野。昨天晚上苦苦思索的一切又像一陣沉重的陰雲一樣覆蓋着他的心房：岩猛！他就是老炸的姪兒岩猛啊！在他的家庭成份、出身未有確定答案之前，跟他一起吹簫唱歌，實在太魯莽了！萬一他被評定為敵對階級份子，自己豈不成了喪失立場而導致今後終生遺憾嗎？想到這裏，杜鋒不由得汗下如雨，着急萬分。他趕忙收拾了一

下，就決定到縣革委會一趟。

走了一里多路之後，他的情緒漸漸安定下來了：「我到底是個工作隊員啊，跟本寨的人交往一下，沒有什麼可怕；大可說成爲『工作需要』嘛！即使剛才有第三、第四者知道，亦可以找到遁詞來解釋的。不過，那份歌詞却不能保存了。」他緩緩地從褲袋掏出剛才寫好的那首歌來，再細細地唸了幾遍，狠狠地咬了咬牙，嘶——的一聲，撕成兩半。却又併攏起來，再唸了一遍，才把它捏成一團，拋進路旁的一條小溪裏。直到目送這小紙團流到看不見的地方之後，才一搖一晃地，哼着這首傣族民歌，沿着山邊小徑，向縣城走去。

來到縣革委會宣傳部——土改工作隊臨時指揮部時，只見工作隊隊長張子羣正在埋頭埋腦地看文件。一見到杜鋒進來，就很高興地迎上來：

「來啦！這麼快？吃過早飯了嗎？」

「還未吃呢！怎麼？你什麼時候叫我今天來？我是有些問題要請示。……」

「慢着！你等一等。」說完，老張就走了出去，很快就端了幾個糯米飯糰回來。「先吃了再說，嗯！我今早到茶廠叫岩溫去接你來開會，你沒遇見他嗎？」

「我走山路，沒遇上他。張隊長，今天叫我來有什麼事呢？」

「不是叫你一個來，是全體隊員集中開會。嗯！你怎麼還不吃？」張子羣又給杜鋒倒了一杯水，接着說：「現在文件已經下達，我們要進入第二階段了，集中資料，爲各個人先內定一個大致的成份，然後發動羣衆提供材料，充實證據，經過三上三下的討論，就可以完成任務了。第三階段是要抓革命、促生產。保證要提高產量，向毛主席報喜！」

杜鋒接過一份文件，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內容精神基本上如張子羣剛才所說。但對於具體怎樣劃定，要多少田地、牲畜才算貧農、中農，却沒有提及，只有一句：「按該地方的具體情況而定。」其餘却是長篇累贅地引用了大批大批的毛主席語錄和林副主席語錄……。他們就要憑藉這模稜兩可的文件中的條文加上那風馬牛不相及的語錄——偉大領袖和他的親密戰友在幾十年前講過的話，作為依據去判定多少個家庭的命運了。

從縣革委會回到勳壘寨子時，已經是初夜時分。然而杜鋒是比較高興的。因為工作既踏入了第二階段，距離任務完成畢竟近了些。他把原有的有關寨子的生產生活情況，加上近月來的了解所得整理成資料提交上去，由縣宣傳部內定成份，算是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工作。他所感到惶惑的事情既由張子羣包辦，自然就會感到一種卸責的輕鬆。因而情不自禁地哼起早晨學會的那首傣族情歌來。

簫聲，一陣熟悉的簫聲劃破了沉沉的黑夜傳送過來。杜鋒本能地放慢了脚步，傾耳聆聽。這次隨着簫聲低唱的是一個姑娘的聲音。顯得那樣和諧、恬靜。連弄竹的山風也似乎減緩了它的動作，以免干擾這甜蜜、寧靜的夜。即使有層層濃密的竹叢所遮蔽，也易於想像得到：一對傣族青年，坐在彎彎曲曲的小溪旁，互相依偎着，用簫聲和歌唱來傾訴他們的愛……。

經過好幾天的發動羣衆：「憶苦思甜大會」、「討論會」和在各家各戶貼上毛主席像和語錄，儘管他們看不懂一個漢字——也把勳壘寨子和其他寨子一樣搞得有聲有色。

到了預先約定的那天，杜鋒又到縣革委會去接受工作隊臨時指揮部爲勳壘寨子的人家所劃定的成份了。

一進門，但見張隊長正在和一個老頭子談話，張子羣一個勁兒的指指劃劃，老頭子也一個勁兒的點頭。及至發現杜鋒站在門外才一齊站起來。

「進來嘛！小鋒！喂，小鋒！」張子羣大聲叫喊，那老頭子也點着頭迎了上來。杜鋒不由得吃了一驚，那老頭子竟然就是岩溫！只是他的圓臉已經拉長，他的動作變得更加遲緩了。

「杜同志，你來啦！」岩溫壓低了聲音說。

「岩溫老爹，怎麼？有什麼不舒服嗎？」杜鋒實在奇怪，怎麼岩溫又叫起他杜同志來了。

「不，不，你們談，我先走了……」岩溫一邊說，一邊走出門去。

「岩溫老爹，咱們一會兒再談——小杜，你的滙報很不錯嘛！我們已經研究、校對過了。過去所掌握的材料和新的反映都不會太大出入。嗯！聽說，你們寨子的忠字化搞得不錯呢。不錯！不錯！」張子羣送走了岩溫，拉着杜鋒的臂膀，按在剛才岩溫坐過的椅子上。

聽到隊長的誇獎，杜鋒心裏感到頗為受用的，辛苦了多天，也算有點兒成績了。他又趕忙把最近幾天的工作和會議紀錄一併交給了張子羣。

「很好，果然不出我所料，哼！這傢伙！」張子羣一目十行地翻了一通之後說：「哦！對了，那天你提到那個岩什麼？哦，是了！岩猛的家庭出身，應該是老炸。」

「老炸！」杜鋒不禁驚呼起來。「張隊長！他怎麼是老炸呢！」杜鋒知道，成份定為老炸，就跟漢族定為地主相似，標誌着此人的政治生命永遠終結！

「張隊長，岩猛的伯父才是老炸，他一直沒享受同等的生活，況且早四五年已分開居住了，他的成份可不可以再重新考慮？」杜鋒把早已滙報過的又重複了一遍。

「嘿！岩猛住在老炸家，成分不跟伯父跟誰？四五年前才分開居住，這時間也不短。」張子羣冷笑着說。

「他才二十歲啊！再早他可是個娃娃罷了。」

「從各方面材料綜合，我們可以確定，岩猛和他的伯父是穿同一條褲子的：岩炳舉家潛逃，岩猛不去揭發。前幾天的憶苦思甜會，他也一言不發，心中是爲他的伯父辯護的，難道這些不是事實嗎？」張子羣望着聽得發呆的杜鋒接着說：「一個小小的寨子，也隨時醞釀着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啊！」隨卽，他做了一個奇異的姿勢，大概是從樣板戲「海港」裏的老工人教育犯了錯誤的「小韓」的時候的劇照學來的吧？

杜鋒却沒有心思去欣賞他那優美的戲劇動作，他只覺得頭腦嗡嗡作響，他下意識地搖頭：「倒霉的岩猛這一輩子完了！」

「杜鋒同志！對待階級敵人可不能手軟，試想一下，一個四十多戶人家的寨子裏，沒有一個階級敵人，可能嗎？咱們應該通過鬥爭，教育羣衆，發動羣衆。剛才我已和岩溫談過，他已決定回去教育他的女兒玉蘭和岩猛劃清界線，站穩工人和貧下中農的立場。咱們應該牢牢地記住『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個法寶……。」

杜鋒再也沒法聽進隊長的高論，他忘記了自己什麼時候告辭，也不知道自己該往哪裏去。他的眼前出現了一幕又一幕的幻景：岩猛被迫站在臺上，被一大羣人指着痛罵，細數着他的伯父的罪惡……在濃密的竹叢裏，一個傣族青年撫弄着他那永遠不敢再吹響的簫子，默默地沉思……一個被拉長了的老頭子的圓臉……千千萬萬的人，敲鑼打鼓，到縣裏、州裏去報喜，呈獻出他們剛

剛收割的糧食向毛主席表「忠」，歌頌土改工作的偉大勝利……就在這迷茫的幻覺之中，一步一步地循着以往走過的路，向勐壘寨子走去。

細絮的兩點，從除夕落到大年初一。

大清早，我披了棉衣出門，山風挾着雨點撲打到臉上。實在冷的緊，連守門的狗都躲冷去了。走出村，一路的草木結了冰稜子，北風吹過，發出一陣「星桑」的清脆響聲。

一星期前，我請豹子均街上會占卦的盲公伍求了前程來的。我告訴了他，我的生辰八字，便問：

「伍老爹，公社裏說了春節前要抽調一批知青進工廠的，您給算算，我可能夠選上？」盲公伍閉目呢喃半晌，眯着眼，笑說：「姑娘，待明年開春，你得脫難了。」自從求了個好卦，我天天跑公社去探消息，新年也顧不得回廣州家裏過了。來豹子均十年，每年春節總不肯留在鄉下過。有兩年，公社上頭說要過革命化的春節，不發回城的路條，並派了荷槍的民兵把守公路。我們一伙幾十個同學趕夜裏翻山越嶺，硬是回到廣州去了。倒是這兩年公社裏肯發路條，我却留在鄉下過年。去年爲的豹頭村一位嫁了鄉下人的同學，她

虞雪

廣潤天地

女兒正好大年初一做週歲生日；今年掛慮着前途大事，更不能走。

一路上，我想着盲公伍的話，心頭暖有點兒，雨打在臉上也不覺冷。一口氣趕二三里路，到了豹子坳橋頭，往前走幾鋪路就是豹子坳街，公社大樓就在街西頭。隔河望去，豹頭村家家戶戶門前貼了春聯，大紅大金的光紙照着暖洋洋的日頭。當村口靈岳家的泥屋，一副紅春聯在屋簷的陰影裏影影綽綽跳動着斗大的墨字：橫聯「聽毛主席話」，兩邊對聯「身居茅屋胸懷天下」、「脚踏泥土心揣世界」。我不由噓了口氣，暗忖：「靈岳總算福氣，調縣城去工作了。屋裏的對聯還是舊的呢。」想到靈岳，我不由自主地走上豹子坳橋。春節嘛，靈岳說不定在家的。

靈岳家的木門開着，屋裏不見了點動靜。我探頭進去，「靈岳，靈岳」的喊了兩聲，聽不到回音。遲疑間，身後有人「支支格格」笑，轉身看，原來是隔壁的招娣姑娘。

「美如姐，這回來了，一定得上我家坐下子。幾時遠走高飛了，只怕今生不會再到這窮山坳來呢。」招娣一手拽過我去，一邊拉了我往自己屋裏去，一邊嚷：「娘呀，快看是誰來了呀！」

「稀客哩！稀客哩！」憨嬌娘蹲在堂屋裏削芋頭，看見女兒牽着我進屋來，連忙擱下手上的活，站起身忙不迭招呼。一面端過來把條凳，將衣袖往橈面上來回揩了又揩。

「裏頭坐，裏頭坐。」憨嬌娘弓了腰讓着。爬滿皺紋的一張臉像隻裂開了的黑甕子。

「不客氣，我們都一家子似的熟絡呀！」我接過憨嬌娘的條凳，一時爲她的客氣窘住了，沒有坐下來。

這時候，招娣的三個弟弟「噤哩呱啦」嚷着進屋來，我鬆了口氣。三個孩子把我圍住了，喊：「美如姐，這回上我們家來，可帶得有棒棒糖？」

「嗨，這回是薄荷糖呢，包了七彩漂亮糖紙的那種！」我笑着卸下肩上的掛包，從裏掏出來面上貼了大紅紙的一個紙包，擱到靠牆的方桌上。這原是帶給公社幹部老何的禮物。

大孩子寅生趴着桌子，木頭桌子泥泥污污的，遍體是磨出來的木刺。他咧着嘴，「崩」的咬斷了包紮糖果包的繩索，薄荷糖「忽啦」撒了一桌面。

「寅生！」憨嬌娘繃緊臉，叱喝：「長這麼大的仔了，一點不知道規矩！」招娣也幫着呵斥：「真是鄉下仔，沒得見世面的！」

我給孩子們每人抓了把糖果。小孩子得了糖，笑嘻嘻的都站到牆角落去剝糖吃。憨嬌娘到後間去，現燒了碗開水，端到堂屋來。她背上揹着個娃兒，趿拉着的一雙木屐「踢托」一陣響。我不由四周顧盼，一屋裏四雙黑腳板，大大小小踏在冰冷的泥地上。好冷的天氣，又是大年初一。我要說什麼却哽住了。想到：憨嬌娘指着娃兒怕未足月，山裏只有坐月的女人有木屐穿。

「稀客啦！我們窮山背兒請不起客，將就喝碗熱開水呀！」憨嬌娘眼角的皺紋疙瘩一點一點鬆弛，笑着也似哭着。我不敢多看那張臉一眼，那會令人心裏淒涼。我順着眼，接過憨嬌娘送上來的熱開水，呷了口，道：「憨嬌娘如今好客氣喲，忘了我們一個工地上滾，呼呼嚕嚕喝同一條河的水啦！」

「美如，那陣你跟我們幹一路活，掙一樣工分，過的都是喝米粥啃黃薯的日子，不分內外的。現下你們青年學生眼看要調進城去工作了。那一天去了，有心轉來走走，就是我們鄉下人的稀客啦。」憨嬌娘嘆口氣，說：「你們到底熬出了頭。我們可是沒指望的。受罪的日子好比蠶蟲吐繭，抽也抽不出頭喲！」

「嬌娘，」我快快地說：「豹子坵公社百打百個知識青年，一回抽調個把人，誰有那份福氣？」

「說是的，」站在門檻上的招娣插話，說：「偏是隔壁的靈岳姐調出去了又跑回來，天下間有這種饅丫頭。」

招娣的話驚了我一跳，我望望招娣，又望望憨嬌娘。憨嬌娘臉色陰沉下來，愈發令人傷心。她沉吟了好一會，終於說：「唉，靈岳調到縣糖廠工作，你是曉得的。那陣子，豹頭村的人哪一個不羨慕她婆婆老貓嫲呀！誰會料到：靈岳是那麼一個死心眼的姑娘。前些天，糖廠派人送了靈岳回來，說是她神經不好。」

「靈岳姐麼，每天夜裏，她到橋面站着，望公社衛生院那邊看，緯她的初一哩！」寅生五個污指頭捏一顆薄荷糖，舌頭一翹一翹舔着，一邊插嘴，「有一回，我在橋頭上碰到過靈岳姐的，我喊她來着，她就是不曉得答應。」

「你懂屁事，少貧嘴！」招娣喝退了弟弟的話頭。

驀地，我感到寒冷，把身上披着的棉襖扣嚴了鈕釦。我想起來，大概是前天罷，我打豹子坵街走過，隱約的聽到一羣村童的呼喝：「嘿！癩嫲！癩嫲！嫁土佬！……」這時候得到了可怕的證實，撩起我陰暗的記憶。

五年前，也是我到豹子坵公社的第四個年頭，麥苗兒青的時節，廣州下放來了一批學生。文

化革命這些年，豹子均長久沒來過城市青年了。那一趟來的人既多，公社佈置的歡迎也難得的熱鬧。鄰近村落的大人孩子轟轟動動都動員到街上，列了隊敲鑼打鼓喊口號。

我受了任務，把公社大樓兩堵牆粉刷白了，寫上標語。左壁「上山下鄉幹好革命」；右壁「廣濶天地大有作爲」，十六個紅漆大字，端端正正的，每個有籬筐大。自己瞄了瞄，無可奈何的摔了筆，隨意踢它掉落牆腳的排水溝裏。

「同志，豹頭村的隊長來了嗎？」我聽得背後有人喊，轉過臉，是一位女學生，看樣子，時候我有一些時候了。我不由尷尬，愣半晌，才說：「哦，這陣子豹頭村的隊長還未來？」

她蹙了細長的眉毛，四下溜盼了一回，噙了聲，說：「剩我一個無用東西沒人領呢。」

我聽她說這種話，又看她一雙眼珠子活靈的溜轉，便想到她必是多情、善感的一個女子，禁不住嘆氣。默想了一會，我說：「豹頭村就在河對岸，我這就領你去。豹頭一條村的人跟我都稔熟。」

「你是公社幹部嗎？」她望進我眼裏，說。

我慌了，忙說：「那裏的話，我跟你都是一條籬上的瓜。說起來，我稱得上老前輩，到豹子均來，四年了。我叫郭美如，你呢？」

「方靈岳。」

「啊，這名字古怪。」我要過她的行李，她不與我客氣，由我挑了走前頭領路。

我領靈岳走過豹子均橋，人未進豹頭村，孩子娘兒們都迎前來看熱鬧。孩子們爬村口一棵老樟樹上，嘻嘻哈哈嚷：「嘻！來個大姑娘哩，辮子拖到屁股長。」

村上的婆子老猫嫌遠遠趕過來，一頭走一頭喊：「我老猫嫌也瞧瞧廣州來的姑娘長個麼樣兒
噎！」

我們進了村，老猫嫌一逕尾靈岳後頭走，幾回差點沒踩脫人家的鞋幫子。也不管人家臉上過
不去，一路的議論：「白淨臉面嫌瘦削了點，五官倒見得精巧。瘦長胳膊，瘦長腿，腰肢只怕够
麻花粗。經不住磨是準定的。嘻，嘻，我今兒可糊塗了。姑娘一個城裏人囉，都說城裏人喝奶水
吃白米飯大的，自然人也幼細。怎好跟撐黃薯頭大的鄉下人比較。嘿！好經看的姑娘！」

我回頭瞪老猫嫌幾次，她全不留意，一味緊緊跟了靈岳。村上的伙子、妹子也跟來了一大
幫。

到了隊長家，狗仔隊長正蹲門檻上叭嗒、叭嗒抽水烟筒。不等我開口，也不瞅靈岳，只管拿
點烟的竹枝兒削黏脚丫裏的土圪塔，一面說：「我們豹頭村窮措了，找不出來住人的規矩地方。
傍牛屋的一間草寮子騰得出來，就怕委屈了廣州來的同志。」

我明白狗仔的心思，趕忙把話說清楚：「狗仔叔放心好了。上頭說了這回的學生是帶了安家
費來的。先安頓到社員家去住些日子，待安家費撥到隊裏，再按日計還食宿費，不好？」

老猫嫌在一旁把話聽準了，連忙答腔道：「說是的，一個姑娘剛從大城市下來，讓人家宿茅
寮，缺鍋少灶的，往後日子咋弄？狗仔！落雨天雷公劈你呀！再說還是毛主席面子上下來的，我
就把這任務領了。姑娘家吃得多少？我福興調血防工地，也正閒得有房間。」

「啊，今兒個好前進哩！老猫嫌轉性，今年竹樹要開花啦！」一羣伙子、妹子使眉弄眼的笑
開了。

我問了靈岳的主意，當下便挑了行李，一齊跟老貓嫵屋裏去了。進了屋，老貓嫵忙把着靈岳的手，領她進裏間，請她看牆上貼的一方獎狀紙。

「這是我福興兒從血防工地領回來的獎狀紙囉，灰塵蒙好厚了。」我看那紙獎狀都發黃了，老貓嫵却寶貝似的，跪床上，挽起衣袖揩拭，一面回頭望靈岳，笑說：「說到我福興兒，他爹早死，攔下我們孤兒寡婦，那些火鍋裏煎熬的日子，姑娘啊，告訴不得您了。前些年隊長就來說我福興兒滿了當兵的年齡。我說我獨這一條人種苗子，雖說他當兵不當兵由不得娘作主，好歹得給他娶了媳婦，留個人種再說。」老貓嫵邊說邊揩拭那紙發黃了的獎狀，「王福興」三個墨字一點一點的都擦脫了。頓了頓，嘆氣說：「姑娘您不嫌我們山佬說話粗吧？唉，山裏討媳婦難呀！妹子希罕，便個個眼角長額上，醜八怪的蠢妹子也膽敢掛起來賣高價，就不愁缺人光顧。」

靈岳散了行李擔，自顧收拾零星雜物，逐樣抹乾淨了檢到靠床的一張木頭桌上。看樣子，老貓嫵的話她壓根兒沒聽進去。老貓嫵自覺乏味，便丟下揩拭着的獎狀，蹲到靈岳身旁，嘴巴湊人家髮鬢上，悄聲問：「姑娘，今年多大歲數了？」

「過二十。」

「喲，城裏人真嫩相，只猜十五、六哩！」老貓嫵樂開了嘴巴合不攏來，愈是眯了眼望靈岳，笑說：「我們山裏妹子任憑心頭多高，二十出頭準該嫁人養孩兒了。」

我聽老貓嫵一把嘴愈發沒遮攔，盡是涎言涎語，便打斷她的話頭，似玩笑似認真的說：「哎呀，老大嬸，你們山裏妹子中意嫁人，你只管向她們花言巧語去。我們靈岳剛到，你盡講那些沒臉的話，就不怕人家聽着沒意思？」

老貓嫵呵呵笑了一陣，變個正經話題，說：「你們的爹娘都捨得你們？咳，放個丫頭到天邊遠呀，好狠的心肝！」

靈岳烏溜溜的眼睛瞥我一眼，說：「總是捨不得的。我娘才傻，聽說我要下放到粵北山區，急得跑學校去說：『真要下放人，把我這老骨頭拉去抵好了！』還央那邊三姑六婆做了媒，說男方在部隊當什麼長的，嫁過去可以不下鄉了。哎喲，娘怕是急糊塗了。怎可以，羞人囉！」靈岳說着，滿臉飛紅，只是吃吃的笑。

靈岳說話口急，聲氣怪細膩的，這會兒羞人答答，惹得老貓嫵盡瞅着望她，一面笑得伏地上，直打磕頭。

臨末，我要走了，靈岳送我一直送過豹子坳橋，站橋頭上一再叮囑：「美如姐，有空常來玩呀！真的，有空常來！」我望她好一會，頻頻點頭答道。靈岳身上那份寂寞的憂傷我那麼熟悉，對於她，這只是開端，而我已經在孤獨中變得麻木。三年如一日的山寨生活，失去了過去與未來。我走過的路子，正是靈岳要走的。

2

第二年，夏收夏種的大忙日子裏，我再到豹頭村去。傍晚時分進村，村民剛巧從田裏回來。

「哎喲，美如！怎的總不來？」靈岳遠遠的打田塍上飛跑過來，牽了我的手，氣咻咻，說，「上我屋坐去。春上就搬草寮住去了，好歹算算有了自己的窩兒。」

「今晚就宿在屋裏，不好？」

靈岳聽我那麼說，樂得喜鵲兒似的，吱吱喳喳說了許多怪我長久不來做客的話。

靈岳的屋傍着牛欄，我們到門口的當兒，牛從田裏回來，等牛都過去了，靈岳也吐嘴，望我笑了笑，推門進屋去，點亮油燈擱在灶頭上，便下來做飯。

藉油燈光，我看清了靈岳的窩兒，長十來步，寬七、八步的一搭草寮子，單灶頭設門口角落，靠裏牆擱一舖木板床，當床首一張木桌，桌上擺一方相框，下格放碗筷雜物。家具簡單，倒不見得地方擠窄。

「總算置得有幾件家私。」我坐床上說：「早些年我們下放來，每人只領得一朵大紅花，一頂勞動光榮的竹斗笠。那情景比你這會子寒磣十倍。不說這樣一塊舊床板睡不上，就是煮飯的鍋頭也是厚着臉向人家借的。」

「七除八扣，狗仔隊長說安家費剩不多了，隊裏挪用去買豬種，屋裏米缸水缸都還缺着。」

靈岳送進灶膛去一把茅草，搶出灶口的火苗亮了她的面孔；眼皮搭拉着，張開嘴不住打呵欠。看着竟見得人衰老了。

「鄉下的日子磨死人，幾年下來，怕都成老人乾了。」我禁不住長一聲短一聲的嘆氣。

我自顧怨天怨命的，半晌沒聽靈岳做聲，走進灶頭看去。靈岳靠牆角睡着了，一把灰燼掉落在她腳上，漸漸的熄滅。

「哎呀，看我，睏着了，熄火了好一會罷，還得趕着出夜工囉。」靈岳驚醒來，一面拿火棒撥着灶火，一面把手背揉眼。這時候，遠遠的傳來催人出工的哨子響，靈岳顧不得一鍋飯是生是熟，盛一碗扒了幾口，丟下碗便往外走，一面走一面回頭吩咐：「美如，你累了，自個兒先睡」

去。待會我回來咱倆聊個飽的。」

「我跟你一路走，公社派我來找先進材料的，來了歇着，社長知道了不好囉。」我帶上門，跟了靈岳去。

靈岳慢下脚步，回頭瞪我，乜乜嘴，說：「怪不得，原來是帶了任務才來的，我真傻。」隨後又笑了，牽了我的手，急急的走出村。

翻了一個坡，轉過一個坳，藉着月光，靈岳領我走得飛快，到了秧田，秧田裏疏疏落落幾個人蹲着脫秧子。

憨嬌娘見了我，連忙的摔了手上的一撮秧苗，搶上來拉了我的手，一疊聲說：「哎喲，稀客哩！稀客哩！」又瞅靈岳問，「靈岳姑娘呀，怎麼把人家瑤寨的姑娘拐來了？大忙日子，好個大閒人，還得空串門子！」

「人家來辦公事，收集先進材料回公社做宣傳的。」靈岳邊說邊蹲下脫了把秧苗。

憨嬌娘的大閨女招娣聽我們說笑，也湊過來，把靈岳推到我跟前，說：「美如姐，找先進材料來的吧！我們靈岳就是頂尖兒的先進人物。你也瞧瞧，靈岳原來樹上熟桃子樣的一張臉，熬下來青啤啤猴子臉似的了。」

憨嬌娘眼皮不住打磕，一面打呵欠，一面答腔：「說是呢。打六月，翻七月，莊稼人一年一度脫胎換骨的日子，兩個月熬下來，常人瘦掉十斤肉，瘦人變了骷髏頭。難爲城裏來好嬌貴的姑娘不塌半天工。大伙都說：「喲，甬輕看城裏來的姑娘，人家靈岳比山裏人還經得磨。農忙日子，一天就啃幾根生黃薯。」咳，日頭未出下田熬到夜半三更，飯來不及煮，總是兜裏放幾根黃薯

，餓了吃。看着怪可憐的。有挨着幹活的時候，晌午我家寅生送飯田頭來，我總邀靈岳攏來吃。雖說窮捎了，米粥黃薯也還請得起。」

我拍手笑說：「今兒真的走好運，不又是一個好材料麼！貧下中農關心知識青年，真是一等好的題材！熬嬌娘，等着上光榮榜啦。」

「美如，看你說哪兒去了。不過可憐靈岳孤零零一個姑娘，遭孽呀。你們學生下來，都成脫爪螃蟹了。隊長不派人指點，我們有心教，自己的任務也重，難得分身。日裏蒔田不說，就說脫夜秧，回回滿秧田的人完成任務走了，靈岳總是走最後一個。」熬嬌娘一面拿拳頭槌頭額，一面嘆氣說，「噫，難得靈岳不發一句怨言，還有那個失心肝的說怪話，說城裏人犯賤，死到鄉下裡搶我們的口糧。」

招娣姑娘懶洋洋擺平兩條腿坐地上，插嘴：「歸真說。鄉下裏再忙不過也不愁缺人手，只嫌分吃的嘴巴多了。這個下放政策，你們、我們兩下沒好處。任憑開會說的多中聽，我是想不通的。」

我笑說：「毛主席的號召囉！」

靈岳歇了手，托着臉，沉思半晌，說：「誰知道好多？號召來了，不響應丟人呀。人家天天上門動員，臉上也不好過。」

「號召？號召該不是一條鐵鎖鏈吶！自己不願意，難道鎖了來不成？要是城裏人，撞死也得不到鄉下來。怕是十輩百輩沒吃過苦，只當鄉下裏好玩罷咧！」招娣挨近靈岳，一條胳膊搭她肩膀上，五個指頭輕輕捻她身上搭着的水紅綢背心，把臉貼着她的臉，望她說：「這綢子背心的紅顏色我真喜歡，瞧我們鄉下妹仔，長年家穿的黑布大襟衫，妹仔都變了個老人精了。」

靈岳脫下綢背心，搭招娣肩上，說：「這是什麼好東西，我媽年輕時候一件破褂子改的罷了。我怕夜深霧水涼披了來的，這會覺熱，你喜歡，拿去穿好了。」

招娣果真穿了那背心，胸脯挺起來鼓鼓的，團團轉身，問：「可合身？好看吧？」轉到她娘跟前，瞪眼說：「年底說什麼都得剪件花衣裳！」

憨嬌娘陡的跳起來，一臉皺紋緊縮了，愈顯得像隻乾棗子。她頓着腳，直罵到她女兒臉上：「我們家祖祖輩輩泥腿子，不曉得怎的生你這模樣一個洋貨！這些年怕沒有替你找過十數頭親家吧，死拗着非城裏人不嫁。想想自家的身份，凭你有通天本領找個城裏人嫁了，你還是得住鄉下！咳，就是你生的娃兒，也變不得這農村戶口，一樣得種豹子均的田，吃豹子均的糧。圖那份死虛榮！話說在前頭，明日常老妮子，甯說娘耽擱了你。」

招娣黑下臉來，翹起嘴，走開去。奇怪的，長十八、九歲，好標緻的姑娘，鄉下裏難得有生她那麼白淨。又唸過書，初小畢了業的。文化革命大串連那陣，還跟了長征隊到過廣州城。

靈岳見憨嬌娘動了怒，便轉圓說：「看我們盡閒聊，待會完成不了任務，該各人背時。」

大伙悶頭悶腦，各趕各的活。靈岳脫秧，我蹲旁邊幫忙扎秧捆子。我不時瞅靈岳，見她眼睛瞌合了又撐開，頭磕到秧苗上又抬起來。禁不住，我的瞌睡也惹上來了，懵懵忪忪，彷彿睡過去很久，只是兩隻手機械似的做活，不敢偷懶片刻。忽然，聽靈岳說：「美如，我們該轉回去囉。」我睜眼看，月牙不知道啥時候落的山，田野黑黝黝秧田裏聽不見了點動靜。

「人走光了？」

「早走空了，不該讓你陪我受累來的。」靈岳邊說邊別過臉，捂着嘴咳嗽。

這一晚，兩人倒床上便睡死了。

第二天，從靈岳床上醒來，陽光打茅草牆的縫隙漏進屋裏，光燦燦的迎面照來。不見了靈岳，我自個兒躺床上閉了眼打盹，一會兒重又睡着了。還是靈岳回來弄出響動我才知道醒。

「喲，放工了？實在累捎了，倒下來怕睡得十日十夜。」我從床上起來，屋裏的光線已經移了個對向，我還是一逕打呵欠。「怪不得鄉下人有說：『睡個飽覺，快活過做神仙！』」

靈岳換下衣裳，坐到床上來，捂着嘴咳嗽好一陣，望我說：「日頭沒落山，哪來這早收工。剛才暈倒水田裏，淹捎了，回來歇會子罷了。」說着，又一逕咳，臉色也變青了，「嘩」的吐出一口酸水。

我從枕底抽出來一件破衣服，搭好在靈岳胸前，輕輕替她捶背，她又連着吐了兩三口，呼吸才見平順點。

「靈岳，你有安家費帶來的怎不叫隊長給買個暖壺？」我現燒了碗開水端給靈岳，問道。

「哎呀，鄉下人瞧個暖壺什麼稀罕寶物似的，我若用了，豈不見得特別？」靈岳喝了開水，面頰上漸漸見點血色。

我打掃了房間，扶靈岳睡好，自己也挨靈岳躺下。靈岳轉過臉來，望我說：「鄉下佬真會欺負人，你們村的人好點麼？」

從靈岳的眼色，我覺到她內心的委屈與徬徨。我嘆氣，說：「還不是一樣的。」

「美如，我們村西邊的湖田，你不知道囉。大伙說，湖田裏螞蝗最多，條條有筷子那麼粗，那麼長。還有水蛇，咬了人流血難得止。隊長找了我，說：『剩那一片田沒栽上秧了，別人都不

肯吃虧，你讀書人明道理，就把這個任務領了。」我能說什麼？只好硬頭皮去了。誰知道那湖田一片汪洋，兩脚踩下去，水沒膝深，人像要往泥淖裏沈個不住。哎喲，又是六伏天，水田就是個大蒸籠，一來就蒸得人透不過氣，七彩色蒸氣閃耀得人眼花。大毒日頭照着，人可冷到心窩裏。暈暈陀陀的撐着時了半邊田。忽然，只覺大蒸籠晃晃蕩蕩的，猛的翻了底，把人的五臟六腑都倒空了。……」

靈岳話說得急，喘不過氣來，又不時的咳。我打斷她的話，說：「咳，你真傻！剛來鄉下，我跟你一樣，總想着跟社員的關係要好，任多大的虧吃了不哼氣。日子長了，慢慢也學精乖。靈岳，看你軟糯糯一團糯米糍似的，得學硬朗點才好。」

靈岳眨巴着眼，躲過臉去，欠身拿了擺桌上的相框，手把着獨個兒凝視。我湊過臉去，貼着靈岳的半邊臉，濕濕的沾了淚水。我才注意到，那方鏡框鑲的一幅像，看上去三十出頭的壯年人，模樣跟靈岳很似。我明白了，不禁也傷心，默默地別過臉去。

沉默半晌，靈岳開口說：「下鄉這些日子，總不見得有出路。媽見我一回說一回：『女大當嫁。』媽一個上年紀的人，自從我下鄉，身子一日壞似一日。媽若丟下我去，我便連廣州的家也沒有了。」說着，禁不住抽抽嗒嗒的哭。

靈岳的心思我明白，村裏的婆子娘們就時常在我耳根嘮叨：「美如呀，這會子還不對親，待成了老妮子，怕倒貼了嫁粧也找不到男人家呢！」這種話，聽了七年了。當初總是板了臉，回說：「呸！沒臉的，說這些下流話。」漸漸的老了臉，只是笑說：「疇，還早呢，未過三十囉。」近年來，就是城裏自己的親姑嬸見了面都說啦，「美如呀，扳手指算算，你下鄉都七個年頭了，

回城是沒指望的，不如就在鄉下成個家罷。」回頭想想，同來的一幫女學生，一個一個的嫁了人，撐得住不嫁的只是少數。未嫁的看嫁了的，出工，養孩子，做自留地，受丈夫婆婆閒氣；趕墟賣菜的當兒，爲個一分半分錢跟人家鬪得口沫亂濺，便以爲他們墮落了，竟庸俗得跟鄉下婆娘沒兩樣，舉止、相貌、聲氣，竟至品行都像了鄉下人。然而，獨個兒守屋裏的當兒，誰不自憐自怨？

我望靈岳說：「做人到底認命的好。跟我同來的女同學也有嫁了的。死了心做鄉下人，雖說苦，倒是日子過得有着落。咳，落到鷄窩裏的還想變個鳳凰出去？似我們死活保着那份清高，人像懸半空，前途灰濛濛，愁死人。」

靈岳邊拭眼淚邊說：「美如，你到底能幹，說不定提拔到公社當幹部，或者上大隊小學當教師，也就熬出頭了，我一個無用的人，你怎好拿我混比自己。」

「你好會逗人開心！當幹部，當教師麼？我心頭再高也沒敢想望過。百裏挑一的，查清祖宗三代不算，頂要緊得會巴結領導。靈岳，你不是不明白的。我可不是那等材料。不過一手字寫得可以，公社需要的時候派上去幫忙罷了。」

我瞅靈岳，靈岳望我，一時都說不上話來，屋裏正靜得慌，門外「噤哩呱啦」的一羣人向這邊來了。我連忙下床開門去。

「這姑娘一條命全憑我救回來的！」老貓嫖一頭進屋一頭喊：「不是我放牛打湖田路過，恐怕——」

招娣搶上前來，拉了老貓嫖的手到靈岳跟前打趣說：「老貓嫖，你既救了靈岳姐一命，還不

藉勢收她做乾女兒！」

老貓嫌趁勢老了臉，湊近靈岳，怪親暱的說：「我們窮人不興契兒契女，你就做了我媳婦吧。」我站在一旁聽了這麼說，驀地紫漲了臉，嫌惡的瞪老貓嫌一眼。

老貓嫌出名皮攢心精的婆子，只裝糊塗，一味嘻笑，說：「都說耕田佬苦，你們學生娃貶做耕田人，更是十倍百倍的苦。姑娘，鄉下佬心地壞透了，你要在這村裏成了家，有頭有主的，他們就不敢欺負你。靈岳姑娘，你就嫁我福興兒吧，嫁了人，養個孩子，往後就不用下田了。」

我直瞅靈岳，靈岳沒言語，只管把臉蒙在手絹下面。倒是招娣抵不得老貓嫌，直指到她臉上，笑罵：「疇，瞧你美不滋的！人家就是一輩子出不了豹子均，也挑自己的同學嫁，誰希罕嫁土佬！」一面說一面使眼角瞅靈岳。這當兒，五、六個一羣妹仔、伙子擁進屋來，聽了招娣的話，哄的都笑了。

招娣愈發威風，一把奪過靈岳掩臉上的手絹，抖到老貓嫌眼前，說：「瞧人家多白淨的臉面，擦汗都用花手帕，那像鄉下佬臭汗淋漓的揩衫袖上。靈岳果真給你做媳婦兒，怕你怕錢還不起吶。該死！」一個頑皮伙子也湊趣說：「我說是的，福興一個土佬，土裏土氣，只怕沾臭人家好白嫩的身子。」

「沒見過這種後生，愈說愈沒得體統，我這就避了你們去。」老貓嫌要說的話也說了，便也心滿意足告辭走了。

「哎喲，待會得打夜穀吶，盡呆靈岳屋裏不想走了吱！」招娣說了聲，大伙嘻嘻哈哈都走了。

這一晚，靈岳請准了假。我跟她談了一通宵的心事，第二天才回公社去。

3

這年年底，我上廣州回來，在豹子均街遇上靈岳舊日的同學，一伙幾個人趕前來，擠眉弄眼，說：「嘿！告訴你吧，那個靈岳嫁土佬啦！」離幾步遠站着一位矮小的女子哼着氣，聲調尖刺刺的，說：「自己犯賤，倒耽擱壞我們學校的名聲。原來很斯文一個女子呵，竟是俗物！」

我臉上熱辣辣的，吱吱唔唔想要說幾句袒護靈岳的話。然而，終於只是說：「咳，竟嫁土佬！」

自從嫁了王福興，靈岳總躲着不見人，我也提不起勇氣再進豹子均村。靈岳嫁了鄉下人，在村民心目裏便成了很微賤的一個女人。連孩子也學着大人的口氣說：「哪來偌大一隻田雞滿街跳，怕不是城裏的壞分子下放改造來的吧！」「呸！嫁土佬，犯賤！」

來年，靈岳生了個女娃，大年初一生的，便取名初一。偶爾也見靈岳抱了女兒到街上逛，臉上又可以看得見夭桃子似的紅。她是把委屈與自卑埋藏在對孩子的愛顧上了。我暗自替她慶幸，初一週歲生日，特意從廣州買了小衣裳送去。

大清早趕到豹頭村，站村口大樟樹下，便望見老貓嫲的屋，王初一就在光窗下爬着檢炮竹紙屑玩，靈岳坐在屋簷下一塊石墩上，不時停了手上打着的毛線，定神望自己的孩子。我頭一回看仔細，那孩子，乾癟的小臉，黑不溜秋，模樣全不像我印象裏的她母親。這回兒正捏了個炸過的爆竹在手上，五個瘦指頭逐瓣逐瓣剝那紅炮竹衣，隨後撕成細碎的片子，一片一片放嘴裏嚼濕了

，黏到自家小臉上。

脚蹩間，招娣端了碗豆腐湯從隔壁屋出來，嘻哈笑嚷：「嘻！小土佬！小土佬學塗紅臉哩！」一面攔了碗在地上，趨前去捧了初一的腦瓜，前後搖晃着。「呵！呵！小土佬，小土佬塗紅臉，像不像馬騮屁股！」

靈岳眼巴巴瞪着招娣，一泡眼淚掉落毛線團上，嗚、嗚的哭了。

「做什麼事放開喉嚨哭！新年頭就不知道討吉利！」老猫嫵從屋裏罵出來。靈岳抱了初一在膝上，哭得愈厲害了。

「招娣按捺我初一的頭來着，存心要捺蠢我女兒……」

「我逗初一好玩罷了。」招娣愈發笑得前仰後合。

「故意的，存心捺蠢我女兒！她的心肝我知道。罵誰？誰土佬？……」

靈岳只顧哭，我走近她跟前，她也沒覺察，倒是招娣看見我，端起擱地上的豆腐湯，瞅我笑，說：「稀客啦！美如姐，大年初一，我家煮了豆腐湯，進我屋去喝碗啖，難得的好湯囉！」

靈岳轉過臉來，微張着嘴，愕愕的望我，半晌，才撩衣角擦眼淚，說：「美如，是你來了。難得你記得來看我。」

靈岳一句話惹得我鼻酸酸的，不由心裏嘆息：「靈岳到底全變了。王初一也真是個小土佬，長大有啥出息？難得她娘心肝肉兒的疼着。」

我抱過初一，把帶來的花衣裳搭她身上，比度着，說：「哎呀，嫌窄小點。靈岳，你孩子長這麼大啦！」

靈岳咧嘴笑，「說的是，孩子真會長，都會走路吶！」

「咳，吹自己的孩兒，不怕人家笑話！」老貓嫵兩條胳膊搭窗椽上，探出半個身子來答腔。靈岳咧了咧嘴，「誰瞎捧來着？就是的，初一會走路了，喊媽媽也都會了呢！阿姨、嬸嬸都叫得蠻清亮的。」說着，一面把衣袖替初一擦臉，一面吩咐，「初一呀，喊阿姨，阿姨明兒領你逛廣州城去。」初一自顧剝手上的炮竹衣，靈岳急了，一連聲喊：「初一，聽話，叫聲阿姨，你會的，這會子不聽話了？」

我看靈岳急得滿臉漲紅呢喃的樣子，驀地，覺得她陌生了。那一臉麻木，那一雙深陷的眼睛裏散漫的目光，都不屬於我認識的靈岳的。我忽然對靈岳說：「我要走了，碰巧有要緊的事……」靈岳沒留我，從我手上抱了初一，坐回屋簷下的石墩上。

我自個兒向豹子均橋走去。

4

靈岳總算有了歸宿。人生要走過的路，她斷然抉擇了，前途對於她，應該是無所謂有，亦無所謂無的了。

然而，命運對靈岳過份的乖謬。就在這年上頭來了抽調知青進廠的政策。要是這些年下鄉的知青都得回城便好了，偏偏是沙裏淘金子，首要的條件自然是表現積極，先前能够立誓一輩子紮根農村的，這回便得了個方便。而成了家在鄉下的不能算。

不久，當真的分配了一批三個上縣糖廠。這一來，忙壞了公社的老何同志，今天這個請吃飯

，明兒那個邀喝酒。吃的、用的，禮物每日收一大堆，樂得老何的堂客一天到晚笑呵呵的。使軟法子疏通的有，使硬法子要脅的也有，東村就有人鬧假自殺。

那天晌午，聽街上回來的人說，「下放的學生有一個今天早上吊，曉得活轉活不轉？」藉這個緣故，我向隊長請准假，上街去了。

趕到衛生院，院內靜悄悄的，只見一個女孩兒在院中推玩具車玩。那女孩兒穿水綠底碎花連衣裙子，髮頂上來個大紅綢蝴蝶。我暗忖：哪兒來的城裏孩子？上前仔細端詳，却覺得很面熟。

「是初一麼？」我撫着那孩子的頭，問：「你娘哪去了？」

女孩子頭一甩，一把抓了玩具，跑進會診室去。

「美如，你好糊塗，初一過繼給李醫生做女兒啦！」招娣和她一前一後從會診室出來，搶着說：「初一不再叫王初一，早改名趙麗麗了，怨不得小鬼頭不理你。」

招娣倚門椽站着，別過臉，眯了眼朝會診室望，一逕砸嘴，說：「嗚，真是福氣了初一這小鬼頭！瞧，活脫脫一個小仙子吶！人家趙醫生、李醫生兩口子都是廣州城來的大醫生，每月打百塊錢收入。自家養不到孩兒，待個初一皇帝女似的，還說遲些時送廣州婆婆家去養呢！」

「哦，靈岳，也捨得……」我感到臉上一陣冷一陣熱的，只是喃喃的說。

憨嬌娘嘆息說：「咳，心頭肉似的一個女兒，也難爲她。不捨得咋辦？美如，你曉得，靈岳給公社老何送過幾回禮了，她男人福興跟老何又是結把兄弟。就是爲了靈岳拖個孩子不能變通。老何還說依正上頭公文，結婚了的青年一概不收。」說着，憨嬌娘一臉皺紋繃緊了。壓低嗓子，道：「我猜度是老貓嫌拿主意過繼的。」

招娣板了臉，回駁他娘：「哎喲，到底得靈岳點頭答應，又不是賣老貓嫖生的孩兒。爲的能調回去，甯說賣女兒，拼了性命的也有！」

我想起來，問：「聽說有人上吊，可救活過來了？」

「誰曉得？」招娣調皮的眯我一眼，捧着肚子，笑得彎了腰。「嘿，你們城裏人真做絕了，竟鬧假自殺呢。說是兩人合了謀的，一個在屋裏備好繩套，另一個上大隊報告去，說好了等幹部上門來踢掉踏脚橈的。神差鬼錯，門外怕是一頭貓打翻幾片瓦，屋內一個以爲幹部來了，急不過的踢翻踏脚橈子……。」招娣說着越發笑得厲害，笑得緩不過氣來。

「我們也剛到不久，聽說趙醫生、李醫生一大早出診去了。幸好附近幹校有人懂做人工呼吸的，總算把人救活。」憨嬌娘搖頭，說：「幾個分配進廠的名額，害你們學生爭得拼死抵活的。難爲我們鄉下佬祖祖輩輩三脚着地背朝天，永世熬不出頭呀。」

聽了憨嬌娘的話，我臉上不由一熱，自覺沒有意思，走出衛生院回家去了。這以後，又有一批五、六個知青調上韶關工廠。我三天兩日上街打探消息，從沒遇見過靈岳。聽豹頭村的人說，自從初一過繼出去，靈岳總躲屋裏不出門。我上她家探望，她門了房門，也不理我。老貓嫖眯了眼，望我笑，說：「靈岳犯的心病。等到有調她回城的消息，這病不治也會好轉來。」我只有聽信老貓嫖的話。

打大年初一下來，我總打不起精神上豹子均街去。盲老伍給我的信心也隨着新年的過去而幻滅了。大抵過了半個月，一個墟日，生產隊交托我上豹子均街賣蘿蔔，我是不好推辭的，只得惴惴的去了。

挨晚，天下着雨。我挑着一擔空籬筐打豹子均橋頭經過。忽然，對岸橋頭傳來小孩子尖銳的呼叫：

「她走！不要她！她走！……」

我朝橋上望去，一時呆了。那邊橋頭上，公社衛生院的李醫生牽着王初一的手，初一那孩子頓着腳，死命躲到她養母背後。

順着風向，清楚地聽到李醫生急促地重複着：

「孩子，聽話，你媽掛念你，你跟你媽回去。你姨明日來看你，帶你糖，聽話……」

「靈岳，你願意領回初一也好，免得怙壞身體……」

王初一哭着叫着，坐在地上，一隻手兒胡亂的向前撲打。

猛然，一條影子奔過豹子均橋。她從我眼前衝過。我跟跄地倒退着，一面虛弱地喊：「靈岳！靈岳……」

靈岳，我再次見到她，那是自春節以來，我一直害怕和迴避着的一件事。她還是我認識她的時候一樣愛整潔，端正的一頭短仔辮，一身素淨淺灰衣裳。只是一雙烏靈眼眸子失去了。許久許久，她一雙眼睛，就像夜晚山野裏的兩點燐火，緊緊的瞪着我。

我失神地站着，不知道什麼時候，天完全黯下來，村野恢復了本來的清新、寧靜。剎那間，報春的雷聲響了，一道電光閃過我的上空，「劈啦啦」打在公社大樓的兩堵圍牆上。「上山下鄉幹好革命」、「廣濶天地大有作爲」十六個斑剝褪色的大字在閃光裏一亮即逝。我彷彿看見十五個殘嘴缺鼻的怪誕面譜望我咧嘴笑。

毛毛雨無聲地飄落。村莊愈來愈沉入黑暗。

驚飛

「音樂家日記」 一則

今天是星期三，又是炎熱得令人難受的一天！起床時已經日高三丈，大概總有八時多了吧。我伸手看了一下手錶，糟糕！手錶昨晚又停了。這個破手錶我已戴了七八年，早該抹抹油的，可是抹油得花二元半呢！算了！反正肚子知道時間，當它嘍哩咕嚕地叫的時候就是說可以去吃飯了，從來不會錯的。

昨晚睡得很晚，而且老是做惡夢，睡得不好，其實我還想多睡一會，可是一方面今早要為學生編一首歌，下午要替學生上課。其次，我的破窗子沒有窗簾，太陽直晒到我頭上，熱得滿頭是汗。隔鄰房的小孩子又哇哇地哭個不停，根本就不能睡了。我懶洋洋地爬起床，用冷水沖了一下頭，這是我驅除睡意慣用的方法。我是沒有吃早餐的習慣的，但今早似乎有點餓，沖了一杯沒有糖的咖啡，這便是我難得的一頓早餐了。

早餐以後，我拿了一張五線紙提起筆，準備開始工作。編首什麼曲子給她拉呢？我翻開了那本「

革命歌選」一首首地看下去。用這些「革命歌曲」編成小提琴曲真是太難了。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共同點：公式化、概念化、口號化，沒有任何藝術性。可是他們却把它稱爲羣衆化、民族化和革命化。的確，倘若音樂藝術的目的只像他們所說的那樣「爲政治服務」的話，那麼，音樂只等同一條寫在圍牆上的標語，無需再要什麼藝術性了。我拿着筆，久久也未有寫出一個音符。我想，我到底也還是一個藝術家，我能够粗製濫造嗎？可是，我如果不編一首革命歌曲給學生的話，我給什麼學生拉呢？我總得去上課呀，況且今天還有學費收呢！我遲疑了一下，隨手翻開了「革命歌選」的一頁，是一首切夫作的曲子。我選了一個合適的調，把主題從低音提高一個八度反覆一次，加上一些琶音分解和弦，音階雙弦動機分裂模進等變奏手法，轉了幾個調再回到原調，曲子就算編好了。然後，我拿出提琴，試奏了一次，標上引法、指法及速度、表情記號，趕緊把它收起來，唯恐自己看着這些虛偽的音符而慚愧。我自言自語地說：「沒有音樂家的肚子，也不可能

有音樂家高尚的靈魂。」這是每當我濫製了一件「作品」以後，自己安慰自己的「理論根據」。

編好了曲子，肚子也開始鬧革命了。我摸了一下褲袋，還有一元錢，可以去吃飯了。我拿起襪子一看，腳底下穿了一個大洞。唯一的一雙好襪子昨晚洗了今早仍未乾，只好穿這雙破襪子。但是又有什麼關係呢？穿上了鞋誰也看不到的。我繫好了鞋帶，鎖好了房門，走了出去。

今天街上比昨天多了很多大字報，上面用紅筆寫滿了「勒令」啦「最後通牒」啦等字，我也無心多看，反正我這鷄窩似的頭髮、破襯衫和褪了色的藍長褲是不會被人當作「牛」來提的。我只擔心我的舊皮鞋，這是五年前爲了演出在上海買的，據說是屬於「尖嘴」鞋一類，可是補了幾次「嘴」已經不太「尖」了，況且不穿它又穿什麼呢？難道能光腳去上課嗎？唉！管他呢？反正

現在我也是「無產階級」。真的，除了幾件破舊的家具，幾件衣服，一隻提琴和褲袋裏的一元錢以外，我一無所有，捉了我也沒什麼用。於是我昂起了頭，心安理得地向着「大眾飯店」走去。大眾飯店的工友大概都已摸透了我的脾氣，不用我吩咐，一坐下來他就給我端來了一碗豬骨湯和一碟素菜，一個白飯。這是最喜歡的飯菜，因為豬骨湯和素菜既不會油膩，也富有營養，更重重要的是我的腰包喜歡他們。因為只花二角三分就可以吃得很飽了。吃完飯，付了錢和糧票，我走出了飯店。

空氣非常悶熱，連一點風絲也沒有，我的膝蓋關節已感到隱隱作痛。自從兩年前得了風濕關節炎以來，膝蓋就成了我的晴雨計，也許今晚會下雨了。真的，我的晴雨計比氣象台所預報的還要準確。我看了一下店舖裏掛着的鐘，正好一時，距離我上課的時間還有兩個鐘頭。我向着小北，無目的地走去，準備消磨這兩小時的時間。

當我走到德宜路時，我看到一羣小學生圍在那裏，從那一圈人中傳出了敲擊臉盆的聲音。我知道，這一定是在鬪爭那些「牛鬼蛇神」。在七月下旬的廣州，鬪爭、遊行是屢見不鮮的。平時我從來不願去欣賞這樣的鬪爭會，然而今天，也許是我動了好奇心，也許是我爲了消磨時間，我竟走過去看了一眼。嚇！我看到了我們的音樂家協會主席站在一張小板檯上，垂着頭，頭髮被剪了半邊，露出了鐵青的頭皮，穿着一件扯破了的文化衫，胸前用毛筆寫着「文藝界黑幫頭目周××」十個字。他被繩縛住的雙手不停地用木棍敲打着一隻破面盆，嘴裏還用沙啞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喊着：「我是周××，我是文藝界的黑幫頭目，我對毛主席對黨、對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周圍拿着紅纓槍的小學生還不斷地催迫着：「快說，你怎樣反黨反毛主席？快說！」「大聲

點！」「低頭！」正喊着，有人說：「來了來了！」我轉過頭去一看，原來對面馬路也有一羣學生和幾個戴着軍帽，摺高褲腿的青年，押着五個男的兩個女的，他們的頭髮都被剪得這裏一塊那裏一塊，戴着高帽，光着腳，手裏拿着臉盆銅鑼邊走邊敲的走過來。立即，這位站在小板檯上的音樂家被一個穿舊軍服的青年推了下來，給他戴上了高帽，然後用長繩子把他與另外七個人縛在一起，開始了「遊行」的節目。毒辣的太陽，悶熱的空氣，使他們汗流浹背，光着的腳，在被太陽晒軟了的、滾燙的瀝青馬路上，他們似乎已經失去了感覺，垂着頭，敲着鑼，口中喊着：「我是牛鬼蛇神。」「我是××……。」那羣「紅領巾」立即哄笑着圍了上去。

向着西方，向着毒辣的太陽，他們這幾位「牛鬼蛇神」其中一位是音樂家，留下了洒在馬路上、蒸發着的汗水……。

曾幾何時，這位大名鼎鼎的音樂家主持了「羊城音樂花會」的開幕式，在幾千人面前大談其文藝路線，而今天……，我心裏暗自慶幸，好在我早幾年離開了音樂單位，不然的話，今天我也免不了這厄運。

下午三時正，我乘公共汽車到了學生的家裏，他家裏的人都出去了，只剩下一個老太婆。老太婆交給我學生的一個月學費——十元和一封信，並且告訴我，學生回學校去了，家長的信大意是說：現在正大搞運動，時間極少，我的學生已不想再學提琴，也就是說從今天起我不用再上課了。

這一着我早就料到的，五月以來我的學生都一個個相繼「提早畢業」，因此在生活上我早有準備。有一位朋友介紹我到鄉下做泥工，據說每天可得一元七角錢，不用開會學習，比當音樂

家還寫意。我慢慢踱出學生的家門，心裏盤算着什麼時候可以到鄉下去，做一個「勞動人民」，永別了這個倒霉的音樂家行業。我完全沒有留意到我的身後已經聚集了一羣紅衛兵。當我走到汽車總站正想走進車廂時，有一隻手從背後粗暴地拉了我下來，並且說：「喂，你不能乘這輛車！」我轉過頭來看到了滿是手持紅纓槍的少先隊員和臂戴紅袖章的「紅衛兵」時才曉得，在我當音樂家的最後一天，也無法擺脫周××的命運。

要我描述這個街頭鬪爭會的情況是十分困難的。我好像神志已不大清醒，像被人在頭上打了一棍一樣。我只模糊地記得那時東邊的天上已結集了濃密的烏雲，我只……記得我對着毒辣的太陽但却感到冷。不知爲什麼白豆似的汗水却會沿着額角、胸脯，滴落在馬路上。他們揮舞着拳頭。紅領巾說：「教學生演奏貝多芬的作品是販賣資產階級毒素。」而且，我的學生似乎也在其中高呼着「打倒牛鬼蛇神」的口號。他們對我十分客氣，因爲他們沒有要我站在小板凳上，沒有戴高帽，沒有刮光頭，沒有打鑼，也沒有遊街，只是沒收了我的「百補尖嘴鞋」和稍爲撕掉了一小塊我的破襯恤；我……最後他們釋放了我，讓我光着腳，踏在被烈日晒得柔軟的瀝青路上，而我也似乎不感到燙；我……當我回到漆黑的、被暴風雨震撼着的小房間時，我和着雨水汗水，心有餘悸，顫抖着倒在床上……。

我是聽到有人敲我的房門時才清醒過來的。那時，隔鄰的鐘剛敲過十一點。我開了門，原來是老陳來找我，他是來借錢的，據說他已經來過三次了。他告訴我，他家今天已被抄查一空，一家四口無錢開飯，我把我今天收到的學費分了一半給他，於是他回去了。我又重新倒在床上。我很想睡一會，却無論如何睡不着，我並不是想着今天下午發生的恐怖的一幕。我心中只縈迴着「

柴可夫斯基悲愴交響樂」那令人心碎地、絕望的主題。想不到六十年前柴可夫斯基那無可奈何的、苦悶的、哭泣似的半音下行音調，竟能如此地深深滲入我的心扉，代替了我的眼淚……。

鐘敲了三下，我起了床，開亮了電燈。暴雨還下個不息，雨點隨着狂風從那沒有玻璃的小窗子打進來。我把舊書桌拉到雨打不到的角落裏，翻開了日記簿的一頁。在這不可預測的環境裏，在這暴風雨的夜裏，憑着這哭泣着的、孤獨的、絕望的心靈，寫下了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一個平凡的音樂家永遠難忘的一天。

冬冬

反修樓

——獻給我的亡友

這是一個瘋狂的年代。自相殘殺的人們，眼睛裡都佈滿了血絲。麻木的心靈裡，只有「仇恨」的漩渦在翻騰。廝殺着的兩派，喊叫的居然是同一個口號——「誓死保衛毛主席！」雙方都在用對方的屍體和腥血來砌成這七個血腥的大字。文革初期的大字報，宣傳車，高音喇叭……已經變成了多餘的東西，只有「噼叭」炒豆似的槍聲在發言。

一九六七年秋天，全國造反派都在掩埋同伴的屍體，抹淨身上的血跡。

M城的工業學院一片沉寂。灰黑色的瀝青路盡頭出現了二部草綠色的「北京」牌吉普車。風塵僕僕地向着工業學院的「反修樓」疾馳。

「噼！啪！」「反修樓」頂響起了二聲清脆的「五六式」半自動步槍聲。吉普車「嘎」地煞住了

。跳下了一個小不點兒，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軍裝。手裡拿着半導體喇叭，大聲地向「反修樓」喊：

「我們是軍區的！丘司令已經打電話跟趙曉冰聯繫過了！」

「反修樓」上的高音喇叭響了。「車子就地停留，你們步行過來！」

丘副司令鑽出車子，蹣跚地跨過瀝青路上的坑坑窪窪，帶着小不點兒，來到了「反修樓」前。丘司令右手遮住斜照的夕陽，左手叉着腰，上下左右細細地打量一番久仰其名的「反修樓」。

「反修樓」座落在瀝青路邊的小山坡上，是整個工業學院裡最理想的制高點。文革爆發時，還沒有竣工。剩餘的鋼筋水泥，成了修築武鬥工事最現成的材料。灰黑色的預製磚，給人一種磐石般的感覺。平整的屋頂凌亂地堆滿了沙袋和預製磚。四個高音喇叭像一串大燈籠似地懸掛在旗杆上。杆頂上紅衛兵的戰旗獵獵。紅旗黑字，上面一行寫着「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紅旗的正中是蒼勁有力的草書「殺出來縱隊」。「反修樓」灰黑色的正面牆上是用工整的魏碑體書寫的「誓死保衛毛主席」七個大字。已經陳舊的字迹又重新描上了鮮紅的油漆，也許是描字的紅衛兵急於求成，蘸了太多的紅油漆，使得那個「死」字上的油漆，一道道往下淌。倒像是故意寫成這樣鮮血淋漓，來表示紅衛兵用「鮮血」、「生命」保衛毛主席的決心。側面牆上，是「仿毛」體雄渾的草書——「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岿然不動」。「反修樓」的四周插着木牌「小心地雷」！

丘司令環視四周後，發出了會心的微笑。正當丘司令用職業軍人的眼光在觀察「反修樓」的時候，趙曉冰也在二樓的槍眼裡冷眼觀察這位不速之客。丘司令是軍區中唯一沒有表態的神秘人

物，文革爆發時他正在北戴河的中央首長避暑勝地療養。養尊處優的療養院生活，使他臉部的肌肉顯得更鬆弛了；兩眼總是喜歡眯成一條線似地看人，眉腳時時往下撇；右腿有點兒蹣跚。據丘司令說，那是在抗美援朝的時候，在保衛三二四高地的激戰中，被美帝的湯姆槍打穿了大腿。幸好沒有傷及大腿骨，因此得了張中央軍委頒發的「三級殘廢證」。文革時，有大字報說他是害怕美機的轟炸，自己往大腿上開了一槍，被抬到大後方來了。不過，始終沒有人敢出來證實這個說法。

守在大門口的柱子把門打開了。所謂的門已經用預製磚封了大半，只剩下底下的三分之一，得鑽進去。丘司令略嫌發胖的身體，勉強地擠了進去。等到鑽出來時，已經臉紅脖子粗了。

「丘司令，真對不起！要你鑽洞。」趙曉冰迎前去和丘司令握了握手。

「嘿！嘿！你們真是戒備森嚴啊。你就是趙曉冰吧？」

「是啊！丘司令。」

丘司令一邊拍打着肩膀上的磚灰，一邊打量對面這位聞名的學生領袖。趙曉冰穿着一身已經洗得發白的舊軍裝。板刷似的平頂頭，瘦削的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高高的鼻樑下留着一撇濃黑的鬍子。

「曉冰啊，不用說你也知道我的來意了。還是那麼一句老話，搞革命的大聯合。」丘司令進了辦公室就開門見山地說。

「丘司令，我知道。我們需要的是革命大聯合，不是和稀泥。」

「噯！怎麼是和稀泥呢？毛主席不是說兩派都是革命羣衆組織嗎？曉冰，要跟上形勢，要高

姿態。」

「丘司令，我們的姿態已經够高了。你看被軍區武裝到牙齒的『東方紅』已經佔領了全市。我們剩下的這最後一個據點也在他們的重重包圍中。丘司令，兵臨城下，你跑來勸我們先放下武器，未免太不公平了吧！」趙曉冰開始激動了。

「曉冰，你別激動。你們的處境，你們的心情我完全了解。其實，我一直都很同情你們。算了，別談了。我知道你現在的思想一時還拐不過彎來。拿你們知識分子的話來說，就像是二條平行線，你們二派沒有辦法找到個交點。我是擔心你們革命小將犯錯誤啊！走吧，去看看你們那些紅衛兵戰士好嗎？我怕你這個做頭頭的反而成了尾巴啊！」丘司令拍了拍趙曉冰的肩膀。「走吧。」

趙曉冰很不願意帶他去，因為覺得還沒有摸着他的底。但是，年輕的趙曉冰經不起丘司令這最後的一句話一激，心想帶他去聽聽羣衆的憤怒呼聲也好。特別是因他還沒有明確表示過支持哪一派。如果能取得他的好感，將來在他斡旋的時候，也許能對自己一派有些好處。

趙曉冰帶着他轉了一圈。丘司令在紅衛兵粗野的咒罵聲中，不但沒有憤怒，反而噓寒問暖的，甚至把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摘了下來，送給他身旁的紅衛兵。丘司令上了三樓，指着走廊邊那扇緊閉的門說：

「嗨！『軍事重地，閒人免近。』那麼緊張啊！我這個做司令的總可以看看吧？」他笑容可掬地要去打開那扇門。

柱子敏捷地把丘司令的手擋住了。堅決說：「不行！這房間誰都不能進！」

「那麼緊張啊？是不是房間裡藏着幾個小紅衛兵啊？」丘司令半真半假地問。

「去你媽的！你聽那些老保造的謠？」柱子火了，衝着丘司令罵了起來。

「我！開個玩笑。我怎麼會相信那些大字報呢？」丘司令馬上把話題岔開了。「這對聯寫得很有氣魄啊！雨打青松松更青，血染戰旗旗更紅。好！寫得好！」

柱子把丘司令送出了門口。丘司令開玩笑似地指了指四周插着的「小心地雷」的木牌說：

「柱子，我心裡真有點兒怕，萬一走錯一步，進了你們的地雷陣，這條老命就報銷囉！」

「不會！你就是踩上去也不會死的。」

「啊？原來是空城計啊？」

「什麼空城計！一合閘，就算把你們軍區的獨立團拉來，都送你上天。」

「我幾乎忘了。你們的趙曉冰是爆破專家啊！我的記性真差勁，年紀大了。剛來的時候，夏秘書還告訴過我說，趙曉冰是唸『定向爆破』的。」丘司令恍然大悟。「你們那個『軍事要地』就是控制地雷的啊？真行！現在的小將真行。帝國主義如果敢侵犯我國，那真是死無葬身之地啊！」

柱子很得意地微笑了。

丘司令的吉普車絕塵而去。

黑藍色的天幕上寒星數點。

「茵茵，芝明，換崗了。下去睡吧！」趙曉冰提着一支「五六」式衝鋒槍上了頂樓。捲縮在角落裡的小狗「黑崽子」親暱地搖着尾巴，連縷帶跳地撲向趙曉冰。蹣跚了後跟，前腳臥在趙曉

冰的腿上，伸出了舌頭，拼命舐着趙曉冰的手。他輕輕撫摸了一下它的前額。

「去吧！黑崽子，去睡吧！」趙曉冰對「黑崽子」說。

「黑崽子」很聽話地又跑到角落裡縮成一團。趙曉冰望着邢茵茵和文芝明窈窕瘦削的背影，心裡泛起了一陣感嘆。形勢越來越惡劣，越來越多的紅衛兵膽怯，臨陣逃脫了。全市的造反派僅剩下「反修樓」一個據點。而據守在「反修樓」的中學生竟然比大學生多二倍。這幾乎是全國造反派的普遍規律。在血與火的鬥爭中，在最前線衝鋒陷陣的是中學生，堅守到最後一分鐘的也是中學生。

柱子、邢茵茵和文芝明是市二中初二學生。文革初最早起來造反貼校黨委的大字報，被工作隊打成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後來，他們乾脆把「一小撮」作為自己的戰鬥隊（註1）名稱，起來造反出了名。當時，他們還有一個小伙伴姜義忠，比他們還低一年級。矮小的身裁，使不合比例的腦袋顯得特別大，一雙機靈的眼睛像猴子似地滴溜溜直轉。

趙曉冰摸了摸冰冷烏亮的「五六式」衝鋒槍，又想起了姜義忠，想起了震驚全省的「八、二五」慘案……。

紅色的五月，幾乎全市都已經是造反派的天下了。「老保」們龜縮在建築公司宿舍裡，每天靠軍區一卡車一卡車地為他們輸送糧食、蔬菜。江青「文攻武衛」的口號才傳來，「老保」們立即亮出了清一色、齊嶄嶄的「五六式」衝鋒槍和半自動步槍。

這時，趙曉冰才匆匆忙忙地組織人馬去砸公安局和市武裝部。除了幾枝拉不開槍機的「老套筒」，早已人去樓空了。當晚集中了造反派手中還掌握的卡車，星夜兼程並進趕到西郊軍區倉庫

倉庫的大門虛掩，軍區把崗哨都撤走了。趙曉冰帶領着紅衛兵唱着「造反有理」的毛主席語錄歌，列隊衝了進去。

「噠！啪！」漆黑的夜空升起了三顆粉紅色的信號彈。緊接着「啪啪啪」四周吐出了一條條火舌。趙曉冰望着那一條條閃亮的火舌，再看看自己腳跟前躍起的星星點點火花，心裡一陣迷惑。

「這是真槍嗎？」趙曉冰心裡在問。「不會吧！嚇唬人的，中央不是有命令人民解放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嗎？怎麼可能開槍呢？」（註2）

「血！」黑夜裡不知是誰叫了一聲。

幾分鐘前還瀰漫着革命浪漫主義氣氛的空氣，突然完全消失了。那麼陰森，那麼恐怖。夜，會吞噬人的啊！趙曉冰猛然地清醒了，他大喊一聲：「臥倒！」所有的人都橫七豎八地倒了下去，所有的心「刷」地頓時涼了下來。

趙曉冰慢慢地向剛才喊「血」的方向爬了過去。「姜義忠！」趙曉冰輕輕地喊了一聲。姜義忠耷拉着腦袋倚在牆角上。趙曉冰緩慢地把姜義忠抱了起來。一弦冷月從烏黑的雲層裡鑽了出來。慘白的月色照耀着趙曉冰和抱在手裡的姜義忠。姜義忠的臉因痛楚而扭曲變了形，眼白翻了出來。爆裂的太陽穴濃黑的血摻雜着稠黏的腦漿，慢慢地沿着面頰淌了下來。他覺得一陣惡心的氣味直透心田，姜義忠慢慢地冷却了。一陣無名的衝動湧了上來，趙曉冰抱着姜義忠就往外衝。站在旁邊的李新一把拖住了他。

「你要幹什麼？」

「把他送到醫院去。」

「你瘋了？」

「不行！我一定要去。也許還有一線希望。」

「我去吧！你留在這兒指揮。」李新抱過姜義忠。

趙曉冰向着四周大喊：「解放軍同志！我們有人受傷了，請你們別打槍，讓我們送傷員到醫院去……。」

四周寂靜得可怕，一點回音都沒有。

李新抱着姜義忠「沙沙沙沙」大步地向門口走去。還有一些受傷的，也有人背起他們跟着李新向門外走去。趙曉冰望着他們，心弦蹦得緊緊的，似乎可以聽到開始斷裂的聲音了。

「沙沙沙沙……」還有幾步就跨出那扇黑森森的大門了。趙曉冰深深地吸了口氣，緊蹦的心弦漸漸鬆弛下來。

突然，「噼哩拍啦……」一陣捷克式輕機槍風也似地向門口的人羣掃了過去。李新手中的姜義忠沉重地跌在地上。李新跟着打了個趔趄就撲倒在姜義忠已經冷却的身上。後面一羣人也像被割的稻子似地倒了下來。

不知誰「哇」地一聲哭了起來。用嘶啞的聲音喊叫着：「毛主席，我們想念你！」

幾乎所有的人都跟着喊了起來：「我們想念毛主席！毛主席，我們想念你！」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他們爲了見毛主席，曾經這樣喊過。今天的喊聲除了想念的味道之外，更多的却似乎是呼天搶地般的淒楚。

「噹拍……」回答這些紅衛兵的是一陣更密集的槍聲。開槍的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解放軍，被殺的紅衛兵的紅司令也是毛主席。哪裡響起「我們想念毛主席」的哀號聲，哪裡的子彈最密集。

趙曉冰再也忍不住了，跳了起來，歇斯底裡地大叫：「別喊了！他媽的，喊個屁！」一陣密集的子彈把趙曉冰壓了下去……。

「汪！汪！……」一陣狗吠聲，打斷了趙曉冰痛苦的回憶。他警覺地把「五六式」衝鋒槍上的「保險」撥到「連發」的位置上。「黑崽子」邊拼命地狂叫，邊拼命地往牆角裡縮。趙曉冰端起槍瞄準那黑影，但一看那貓着腰走路熟練的樣子，又把「保險」拉上了。

柱子跑上來了，懷着一包「燒肉」。

「曉冰，給！」柱子把「燒肉」遞了過去。

「哪來的？」

「哪來的？總不見得是軍區送來的。」

「你又跑到老保總部去了。」

「老在這兒悶得慌。曉冰，明天他們准得跳。」

「又出什麼洋相？」

「我跑到他們廚房裡塞飽了肚子，就想上廁所。一時摸不着門，急了就揭開他們的鍋蓋留了一堆油炸鬼給他們明兒當早餐。哈哈！真够刺激！」

「柱子，你別太多小動作，簡直在玩命！」趙曉冰忍不住又要責備柱子了。

「吉人自有天相。」柱子伸了個懶腰。

「黑崽子」又吠了起來了。

「反修樓」又平靜地過了一天，晚炊裊裊的藍烟在樓頂冉冉上升。

「噹啣……」不知誰按響了警鐘。趙曉冰端起槍就衝到樓頂上去。前面黑壓壓地出現了一羣人。趙曉冰立即朝天鳴了兩槍以示警告。可是他發現不大對勁，似乎在人羣裡傳來一陣陣哭泣聲。人羣慢慢地越走越近，前排的幾個人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

「媽媽！」邢茵茵和文芝明同時尖叫了一聲。

「東方紅」紅衛兵的頭頭董衛東和陳凱南用槍指着一羣老人走到了「反修樓」前。

「茵茵，回家去吧！他們說今天一定要攻下『反修樓』。只要你下來，他們既往不咎。」茵茵的媽媽顫巍巍地喊着，看來是預先排演過的。

「媽媽，我不會回去的。我不會向這些王八蛋投降的，我和『反修樓』共存亡！」茵茵很堅定地說。

「你們不要再為趙曉冰賣命了。」董衛東朝着「反修樓」大喊：「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

「有種的放開他們，面對面幹！」柱子破口大罵：「他媽的！怕你們這羣狗崽子就不是娘養的！」

「趙曉冰，你他媽的成了龜兒子縮在裡面不敢出來啊？」陳凱南用手槍比劃着，推了一個女

孩子上來。「你看看誰來了？」

「妹妹！」趙曉冰的胸一陣劇烈的痛楚掠過。

「哥哥！堅持下去！」趙曉芳鼓勵着哥哥。

「他媽的！」陳凱南一脚踢了過去，趙曉芳倒在地上。「叫你堅持！叫你堅持！」陳凱南惡狠狠用皮靴向趙曉芳的小腹部蹬下去。

趙曉芳慘叫着在地下打滾。柱子「嘩啦」一聲拉上了槍栓，瞄準陳凱南。趙曉冰一把把他按住了。

「柱子，慢着！這樣會傷害茵茵媽媽他們。」趙曉冰擦了擦頭上豆大的汗珠，走到窗口向陳凱南說：

「陳凱南，你放開他們！如果你開了先例，我也不客氣了。我知道，你把你媽媽送回安徽去了，我會派人找到他們的。」

這一招果然有效，陳凱南看了看董衛東，沒多久，他們把人質帶了下去。

四輛重型機械廠製造的壓路機向「反修樓」馳來了。車頭上架着的「馬克沁」重機槍「咯咯、咯咯……」低沉地響了起來。看來，這次是下了決心要鏟平「反修樓」了。壓路機駛到離「小心地雷」的木牌前不遠的地方笨拙地停了下來。

趙曉冰咧開嘴冷笑了一聲，他想起了自己佈下的那一連串八吋生鐵水管製的土地雷，那次試爆整個大樓都震得搖搖晃晃。

「怕了！狗崽子！這羣婊子養的。」柱子的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緊急呼呀！緊急呼呀！……」那串高音喇叭開始播音，希望引起居民的注意。但是一陣密集的槍聲立即把喇叭打啞了。

「反修樓」頂上唯一的一挺「馬克沁」重機槍怒吼了。槍戰激烈地開始了，呼嘯的槍彈從頭頂上穿過，因為雙方都有良好的掩體，所以沒有什麼傷亡。突然對方的槍聲沉寂下來了。趙曉冰很納悶。

丘司令神秘地出現了。他說是代表軍區來制止武鬥，要求雙方立即派代表進行談判。但是趙曉冰嚴厲地拒絕了，堅持要對方先撤走再談。

丘司令臨走的時候，帶着威脅的口吻對趙曉冰說：「軍區已經盡了力量。如果你不聽，後果自己負責了。」

丘司令走了不久，槍戰又開始了。「東方紅」派甚至出動了六零迫擊炮。「反修樓」頂上硝烟瀰漫，趙曉冰指揮大家撤了下來。

突然間，四輛壓路機居然「隆隆」地駛進了「地雷區」。趙曉冰覺得很震驚，下意識地衝進房間裡用手扳住電閘。但拉到一半時猛然停住了。在他眼裡出現了滿臉黑血和腦漿的姜義忠，抱着姜義忠遺體痛不欲生的母親……一陣山崩地裂的巨響，瀰漫的硝烟裡出現了血肉橫飛的董衛東和陳凱南的屍體，還有他們倆痛不欲生的媽媽……突地閃過一個念頭，「這場你死我活的戰鬥究竟是爲了什麼？」趙曉冰的手停在空中再也按不下去了。

「怎麼啦？手軟了？」柱子忍不住了，衝前去。「我來拉。」

趙曉冰眼前又出現了地上痛苦呻吟的妹妹、柱子和自己血迹斑斑的屍體，悲痛欲絕的母親……

……心裡馬上又閃過一個念頭：「大家一起死！」他用力地把電閘推了上去……四周除了連續不斷的槍聲，壓路機仍然「隆隆」地在向前推進。既沒有山崩地裂的爆炸聲，也沒有濃烈的硝烟冒起。

「地雷出了問題？」「線路出了毛病？」趙曉冰問自己，但是又馬上否定了。「不！不可能的。」

「完蛋了！地雷不響，完了！一切都完了！」柱子暴跳起來。

「柱子，開燈！」趙曉冰大喝一聲。

柱子，「拍」地一聲打開電燈開關，但是電燈沒亮。

「停電了！」趙曉冰的眼前浮現出丘司令登門拜訪的情景，那張笑裡藏刀的臉，那閃爍莫測的目光……丘司令，就是這場戲的總導演。

「丘八！操你媽！婊子養的！」柱子向着窗外憤怒地狂叫。端起了衝鋒槍，站在窗台上，「噠噠噠噠」狠狠地扣完了一梭子彈。子彈打在壓路機的鋼板上，四散亂竄，冒起了一串火星。壓路機已經駛過了地雷區，離開「反修樓」僅僅幾米遠了。

趙曉冰把樓下的人全部撤上了三樓。

「反修樓」外六零炮已經停了。三輛消防車停在「反修樓」射擊的死角上，伸出了雲梯。兩側猛烈的火力，把趙曉冰他們壓在中間走廊的通道上。一切都是那麼有條不紊，顯然是有一名老練的軍官在指揮。

「反修樓」裡的抵抗已經停止了，傳出了一陣悲壯激昂的歌聲「完蛋就完蛋」。

「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

「咚、咚、咚……」樓頂上傳來了一陣陣沉重的敲擊聲。

「完了！樓頂一敲穿，全部都得束手待斃。」趙曉冰心急如焚。「柱子，跟我上樓頂去。」

「我上！」趙曉冰話音未落，邢茵茵就邊說邊上了。

邢茵茵剛打開通往樓頂那唯一的門。「啪啪……」衝鋒槍三發短促的點射。邢茵茵一聲不吭地仰面翻了下來。這時候柱子已經衝到了門邊，向外猛掃。趙曉冰抱着邢茵茵，鮮紅的血直湧出來。

「嘩啦！」一聲，一大塊水泥塌了下來，樓頂被擊穿了。走廊裡的人全部暴露在樓頂上的人的視野中。

一片死一般地沉寂。但是每個人都感覺到所有的脈搏在一起劇烈地跳動，幾十雙眼睛一起望着那塊殘缺不全的夜空。也許是最後一眼了。思潮起伏，心緒萬千。

樓頂的窟窿裡掉下了一團黑乎乎的東西。那是一捆六個紮在一起的手榴彈，一陣刺眼的閃光，一陣雷鳴般的巨響，一陣濃鬱的硝烟，一陣令人窒息的硫磺味……

血肉橫飛，輾轉呻吟。「黑崽子」靜靜地躺在牆角裡一動也不動，嘴角淌着血，眼珠子爆了出來……它死不瞑目啊！

只有「誓死保衛毛主席」這七個大字依然是那麼鮮紅。那「死」字鮮紅的油漆似乎還在往下

直淌！

補記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亡友逝世十周年紀念日

註

1：文革初由寫大字報的小組而發展組成。

2：當時中共中央「九、五」命令尚未頒布。軍隊曾奉命不得向羣衆開槍。但全國仍不乏開槍鎮壓羣衆的事件。其中以青海省軍區司令趙永夫鎮壓學生事件最為著名。

100

冬冬

老榕樹下

嶺南春早啊！才早春二月，嫩綠的秧苗已經手掌那麼高了。齊齊整整的秧苗，像一塊塊綠色的大地毯。遠遠近近不時地傳來一、二陣吆喝聲。聽慣了北國甩得山響的馬鞭，還有那趕車大叔粗獷的吆喝聲，這嶺南無力的喝牛聲，顯得特別的刺耳。大水牯牛搭拉着兩隻黑牛角，懶洋洋、慢吞吞地拖着犁耙，死樣怪氣地在水田裏來回穿梭。犁耙攪碎了水田倒映的夕陽。前幾天，我冒着雪飄冰封登上南下的列車，下了車已經是山青水綠的南疆了。富饒的珠江三角洲，從來就沒嚐過嚴冬的滋味。好像是昨天才送別南飛的大雁，今天又迎候那報春的紫燕了。

站在村口，我仰望着那棵參天的大榕樹，盤根錯節，四季長青。粗大的樹幹，要六、七條大漢張開雙臂才能環抱。垂地的大榕鬚像是聖誕老人花白的大鬍子。這棵老榕樹，聽爺爺說有村子就有它了。村裏人都管它叫「風水樹」。爺爺說，這棵樹是精靈，紅毛鬼子（註1）、日本鬼子都在

樹下紮過營。可就是不敢動它一根毫毛。五八年大煉鋼鐵那陣子，後門山上茂密的樟樹林全部被砍光了。吃了豹子膽的貧協主席帶領一幫人來砍老榕樹。他剛爬到樹上斬了根樹丫子，就摔了個狗吃屎。至今還半身不遂躺在床上。老榕樹顯靈的消息就不脛而走了。

「老榕樹，這回我可真是落葉歸根了！」我心裏默默地說。

還站不上一袋烟的功夫，身邊就圍了一大羣小孩兒。蠟黃的臉色和突出的顴骨，這些廣東人的特徵在娘胎裏就烙上了。棗紅色的衛生衣，單薄的長褲，全部都光着一對小腳丫子。雖然是南國的早春，陣陣寒意襲來，孩子們的雙腳仍然直打哆嗦。好奇的目光都集中在那搭在我肩膀上的

「棉猴」（註2）。

「喂！『嘮松仔』（註3），你是被下放回來的吧？」小孩兒狡黠地眨着眼睛問我。

「你怎麼知道？」我反問他們。

「當然知道！前二天已經有兩個來了。真傻！飯都不會煮，餐餐吃『三及第』。」

直到第二天我才明白，所謂「三及第」就是下層焦、中層生、上層爛的飯。我也吃了好久「三及第」。

孩子們領我到了自己的祖屋前。破舊斑剝的大門，空蕩蕩的客廳，一股腐朽古老的氣味迎面撲來。鋪地的紅磚被人撬得七零八落。我放下行李，心裏一片茫然。我像隻突然離開了巢的小鳥兒，不知所措。門口吱吱喳喳，看熱鬧的人越圍越多，俗話說「三個女人一個墟」。那陣「嗡嗡」的聲音，簡直像一羣討厭的紅頭金蒼蠅。心裏無名火冒三丈，我正想大喝一聲，驅散這羣紅頭蒼蠅。

「大哥，跟我來，先到我家吃飯。」

像是天邊飄來的一朵雲彩，又像是山坡上一棵嫣然怒放、桔紅色的山牡丹，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站在我面前。江南玉女娟秀的身段和西洋少女迷人的臉龐，在她身上居然是那麼和諧統一。黝黑的秀髮有稍許的絮亂，蓬鬆的劉海掩蓋了她那稍微顯得寬潤的前額。迷人的臉龐從側面看過去可以分辨出略嫌剛硬的線條。微微向上翹的鼻子和略有稜角的櫻唇洋溢着稚氣和任性。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漆黑修長的眼睫毛。使看不慣長睫毛的中國人，覺得好似假的。漆黑修長的睫毛，幾乎遮擋了大半個眼珠子。令我感到吃驚的是，在她那龍眼核般烏溜晶瑩的眼珠子裏，竟然閃爍着一絲深邃的光，和整個兒臉龐是那麼地不協調。她就是我的堂妹——小納。

像是平靜的魚塘，被人投下了巨石，激起了圈圈的波紋。我那張告示，在村裏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那張貼在老榕樹上的大字報是這樣的：

「本人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偉大號召，返回故鄉插隊落戶。但發現所有家具均已失蹤，嚴重影響到本人抓革命促生產。特此勒令盜用或借用者，兩日之內物歸原主。否則，一經查出，即酌情採取革命行動。勿謂言之不預也！」

吳小蒙 ×月×日

不知文革初紅衛兵「破四舊」的雄風猶在，還是文革武鬥時紅衛兵視死如歸的精神令人心有餘悸，那些家具陸續有人送回來了。而且「××偷了你家××」的告密情報也越來越多。焦點全

部集中到村裏的黨支書——羅申紀身上了。大部分家具都是經他手出賣的。甚至連地磚他都攆回去修灶的。羅申紀，四十開外的中年人，由正中往兩邊分的頭髮，抹上了油光閃亮的凡士林，連蒼蠅都站不穩腳跟兒。老是喜歡咧開嘴巴，露出那副黃澄澄的大金牙衝着人皮笑肉不笑。四十開外的人了，臉色却出奇的紅粉，活像是猴子屁股。社員們背地裏極形象地稱他爲「老生鷄」
(註4)。

上弦月還沒掛起，「嗚嗚」的海螺聲把全村人剛鬆弛的心弦又繃緊了。大榕樹下面搭起了臨時舞台。等我吞完「三及第」，吊而郎當地踱到會場時，目瞪口呆地半晌才吐出個字兒來。天哪！台角上站着的竟然是小納。「老生鷄」站在台中，脖子上蚯蚓似的青筋暴漲，唾沫四射地在數落小納的罪狀。

「這個傢伙自從被下放到農村以來，一直抗拒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幾次批判、教育都不肯坦白交代，她的未婚夫倒反而交代了。你們看！」

「老生鷄」從袋裏摸出了一張信紙，向大家揚了揚。

「這是她未婚夫交出來的信，她未婚夫坦白得好，我們按照黨的政策，從寬處理了。可是，這傢伙非常頑固。」

「老生鷄」走到小納面前，扯着她的頭髮，想把小納倔強的頭按下去。

「我把這封信寫給未婚夫的黑信唸一段給大家聽聽。」「老生鷄」打開信，結結巴巴地唸了起來。

「假使你非愛我不可，但願只是爲了愛，沒有別的理由。不要對我說，我愛你是因爲你美麗

的情影，是你那會說話的睫毛……他媽的！什麼狗屁句子。睫毛會說話？」

台下一片嬉笑聲。「老生鷄」更得意了。

「貧下中農同志們，你們有沒有聽過他媽的睫毛會說話？好！你這傢伙幾次批鬥會你都是三棍子打不出一個悶屁，就讓你會說話的睫毛，替你坦白交代！」

「老生鷄」拿了一把剪刀，兩個民兵按住了在絕望掙扎的小納。「咔嚓，咔嚓」把小納的睫毛剪了下來。「老生鷄」一陣癡笑，那副大金牙閃着寒光。

「還有你們再聽下去。『拿去吧！從我身上拿去這顆心！……』我們貧下中農是一顆紅心向黨，心向紅太陽。這傢伙居然叫男朋友把心拿去。真是反動透頂！我們扒開她的心看看，是不是給了男人了好不好？」

「好！扒開她看看。」台下一片怪叫聲。「老生鷄」像野獸似地向小納緊迫過去。小納本能地往後退縮，依靠着台角的柱子，再也沒有地方可退了。

「怎麼啦？你還懂得羞恥啊？你的心都給了男人了，還裝什麼蒜？他媽的，你以為我不知道啊？什麼事情可以瞞得過我羅申紀的眼睛？我早就注意你了。夏天那陣子，你穿着那件白色透明的『的確涼』，盡管你戴奶罩，你以為我看不出來。你那對下墜的奶子啊！」「老生鷄」滿口噴糞，越說越帶勁。

「他媽的，我早就注意到你那越來越大的屁股了，我早就看出你不是個大姑娘了。你他媽的怎麼批鬥你，你都不肯承認。今天，我要你當眾驗明正身。」「老生鷄」邊說邊挽起袖子。

「把她衣服扒下來！」

「把褲子扒下來，讓貧下中農驗驗！」怪叫聲此起彼伏。

「不！」小納恐懼地大叫起來，她拼命地用雙手抱着台角的柱子。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渾身的血液鼎沸，似乎湧上了喉嚨口。一個箭步躍上台角，拉過小納。眼裏怒火四射，真想把「老生雞」撕成二半！

「你們懂不懂黨的政策?!」我瞪目怒斥。

政策，就是鎮壓之策。誰掌權，誰就代表政策。等我冷靜下來，再次領會到這一點時，已經是在村裏穀倉改裝的臨時黑牢裏了。

濕漉漉的泥地，四周是一尺來厚的石磚牆。發霉的穀種味，嗆人的「敵百蟲」（註5）和尿味混合成一股怪異的氣味，叫人喘不過氣來。小納坐在我的身邊，從外衣腳撕下了一根布條，小心翼翼地替我擦去鼻血，嘴角和身上的血跡。小納默默地望着我，剪短了眼睫毛，眼睛似乎大了，也明亮了些。

「大哥，我連累了你。」小納的眼眶紅了。

我搖了搖頭。「小納，你沒事吧？」

小納低下了頭，用手把撕壞的外衣遮掩一下。

「那封信是你寫的嗎？」我問她。

小納點點頭。

「他什麼都坦白了？」

「明明沒有的事，他也承認。」

「窩囊廢！弄種！……」我還想沒完沒了地罵下去。但是，我看見小納面有嗔色。

「你恨他嗎？」

「恨！……不過，我還會時常想他。其實，我好像恨的不是他，是自己，我不跟他來往就好了。」小納喃喃地自言自語。

「你什麼時候認識他的？」

「在市裏唸初中的時候，他是司機，我常坐他的車回家。」

「你愛得很深嗎？」

「嗯！爸爸、媽媽也喜歡他。那年中秋節，武鬪最緊張的時候，他開了部吉普車到我們家賞月。村裏的人大驚小怪，把車子東摸西弄趕也趕不走。他火了，拔出手榴彈嚇唬他們說，要把他們全炸死，才把他們嚇跑了。可是，却和全村結下了冤家。」

「黑狗偷食，白狗擋災。」我說。

「其實也不能全怪他，也怪我們家風水不好。聽說，那時隔壁村子對正我們村建了個『白虎廟』。我們村一年死了十幾個人，祖父貪便宜，買了村口那塊地來建房子。正好擋住了『白虎廟』，村子裏是消了災，但我們家老是倒霉，替人家擋災。」

「你也相信這一套？」我簡直難以置信。

「大家都這樣說，好多人勸過我祖父。可他那火藥脾氣，誰都不敢多說他兩句。那次祖母說多了幾句，他居然把祖母鎖在屋裏，搬了一大堆稻草放在屋腳下，說要連人帶屋全燒光。好久才把他勸開。那次以後，誰也不敢再提了。」小納很害羞地把撕壞了的外衣扯了扯，伸出個手巴掌

給我看。

「你看！我本來也不相信，可我現在慢慢地越來越相信了。你看，我手掌上的姻緣線，那麼曲折。果然是多災多難。」小納深有感觸地歎了口氣。

「喂！開門！屙尿！」躺在我們對面的張老頭用拳頭插着那二寸厚的木門大喊。

但是沒人理睬他，張老頭喊了幾聲，不知是火了，還是真的憋不住了。他扭轉身子，對着牆角「唏哩嘩啦」就地解決了。幾個女人尖聲怪叫起來。

「死佬！真缺德！」

「淌得滿地都是，流得我褲腳都濕了。」

「衰佬，蔭功啊！」

那二個看守的民兵以為出了什麼事，隔着窗眼大叫：

「出什麼事了？」

張老頭轉過身子，邊提着褲子，邊從容地回答：「沒事，屙尿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張飛，再搗亂，又要關你進單人房了。」

張老頭這下火了，豹眼圓睜，虎鬚倒豎，破口大罵起來。「他媽的！人有三急，有種的就進來，把我這傢伙吞了。」

張老頭邊罵，邊用手指指身子的下邊。惹得剛才還在罵他的女人們都捧腹大笑。也不知道哪一代給張老頭起了個外號，叫「張飛」，真絕！那圓睜的豹眼，真的有燈籠那麼大，兩股寒光逼人。那豬鬃似的絡腮鬍子，一根根好像是鋼針倒刺，拔一根管保可當牙籤使。兩頰深陷，牢騷滿

腹。那掉光了牙齒的癩嘴，拉瓜起來就嚙嚙個沒完。雖然是三代「鐵桿」貧農，可就是不買共產黨的帳。叫他上台憶苦思甜，一開口就是「六二年那陣子……」。

剛才那陣子起哄，似乎又提起了張老頭那滿腹的牢騷勁兒了。他磨蹭着來到我身邊，摸摸我的腦袋。

「喂！『嘮松仔』，不要怕。單身鰥老，一條×一把牙，怕什麼？今天關你進來靠這個，」張老頭指指那本被他那泡尿浸濕的毛語錄，「明天放你出去也是靠它。」

「你幹嘛也關在這兒？」我問張老頭。

「講錯了幾句話。那天『天天讀』上『四個偉大』（註6）課時，我說了句『偉大就陀手，不偉大就擰腳』（註7）。」

「就爲了這麼一句話啊！」我覺得很惋惜。

「還有，那天討論農業機械化，我又說了句『機械沒有化，人倒做得化』了。（註8）張老頭似乎越說越來勁。「噢！我還爲你們紅衛兵鳴過不平呢！」

「爲我們紅衛兵？」我有些愕然。

「我說，你們紅衛兵現在的下場還不如一杯『紅荳冰』。」張老頭深有感觸地說。「等我出去後，拿些藥酒跟你搓搓。我採了幾十年草藥了，你父親小時候，有一次感冒，就是吃了我一帖草藥醫好的。他現在怎樣？身體不錯吧？」

「不行啊！還是那幾十年的老毛病——哮喘。差不多看遍了那些醫生，都沒辦法。」我很感慨地說。

「我有一個秘方。你千萬別告訴別人。」張老頭把嘴巴湊到了我的耳邊，那粗硬的鬍子扎得我直往後縮。「那年公社黨委書記親自來問我，我都沒有告訴他。」

「真的？什麼秘方那麼靈驗。」我仍然半信半疑。

張老頭神秘地眨了眨眼睛。「你寫信回去叫你父親找一個男人用了八十年的尿壺。記住，要八十年才行。把那些『尿積』刮下來煲湯飲，一次就可以斷根。」

我的天！我差點沒嘔出來。但我還是嚴肅地點了點頭。

「還有，你要記住。」張老頭再三叮嚀我說：「一定要男人用的，女人那怕是用過一次也不行。」

小納再也忍俊不住，「撲嗤」一聲笑出聲來了。張老頭惡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呸！婦人之見。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張老頭搖頭晃腦地說着，又卷縮到他自己的角落裏去打呼嚕了。上弦月牙快掉下去了，慘淡的銀光從鐵窗口射了進來。小納睡着了。睫毛在月影下似乎又是那麼修長，臉色是那麼蒼白，手兒仍然緊緊地遮掩着前胸。……

荔枝紅了！墨綠的枝葉襯托著棗紅色的果。遠遠望去，像是遍山都張開了一把把紅綠相間的大陽傘。「桂味」摘完了，剩下是「淮枝」和「酸枝」。那幾棵「碩果」僅存的「糯米糍」（註9）也開始由鮮紅色轉為暗紅色了。

小納和我貪婪地吮吸着南風送來的荔枝香。那沁人心脾的清甜香味，把幾個月來日夜纏身的腥味驅散得一乾二淨。可是我的心裏却仍然惦念着還在「穀倉」裡的張老頭。

「小納，張老頭是有兩下子！他不是說，『豐碩不豐碩，年頭三個六』（註10）嗎？今年真的荔枝豐收了。看樣子，稻子也會豐收。」我望着密密實實的稻子，深有感觸地說。

「豐收又有什麼用？還不是『保護線』（註11）。」小納牢騷滿腹。

「起碼稻草分多幾堆，不用爬屏障山割芒了。」

「懶鬼！」小納白了我一眼。「看你那房間，灰塵像地毯一樣厚。只有到廚房去的那條幾寸寬的通道乾淨些。」

「當然乾淨囉！是我天天走的『胡志明小道』嘛！」我說。

「臉皮真厚！」小納笑了，小酒窩深深地陷了進去。

頭遍鷄還沒啼，小納就叩門叫醒我上屏障山了。昏昏夜幕低垂，只能依稀地辨別村裡那條石板路，幽幽地向前延伸，迷迷濛濛還不到二丈遠就被黑夜吞沒了。割芒的人很自覺地沿着石板路排成了單行，蜿蜒登上了屏障山。才到了半山腰，大家就奏起了「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

「大哥，跟我來！」小納敏捷得像隻小山羊，在前面帶路。「唆、唆」三兩下就躍上了山頂。夜間的山風格外清新，把我的睡意全帶走了；貼着背脊濕透了的衣服，很快就被吹乾了。極目遠眺，一張沉重、巨大的黑幕下沿，點點漁火在掙扎跳躍。黑幕咄咄逼人，漁火似乎快熄滅了，但又出人意外地亮了起來。黑幕壓滅了一朵，另一朵漁火又開始燃燒。只有東南面有一道貼地升起的白光，像是黑牢門底透進的那一線亮光，使你覺得還有一線生機。一道旋轉四射的導航燈光，不時在黑幕角上劃開幾道口子，但是立即又彌合了。小納悄不聲兒地坐在山墳的石碑上，捲屈起雙膝，把下巴擱在膝蓋上，若有所思地望着那片神秘的白光。

「爸爸就在那邊。」小納喃喃自語地說。

東邊泛起了一片灰白，那片朦朦朧朧的燈光漸漸褪隱下去。一片片飄忽的雲彩開始依稀可辨。小納揮舞着柴刀，像在雲彩裡翱翔的小山鷹。我把一捆捆綁好的柴草沿着陡峭的山溝滾了下去。「辟歷啪啦」，在山谷裡激起一陣回響。

純潔的友情會給苦澀的生活帶來一絲甜蜜的回憶。共同的命運，把我們村這四個文革的「處理品」，擁上了同一條「賊船」。年紀最小的「嘟嘟」剛滿十六歲。他是上海最倒霉的六八屆初中生，才踏進中學門檻兒一年，就碰上了文革。文革結束，在「六八屆一片紅」（註12）的密鑼緊鼓中，含着一泡眼淚，鼓着一腮幫子氣，回到村子裡。下了車，還一路踢着小石頭回到家門口呢！「嘟嘟」名爲十六歲，實足年齡才十四歲。四方臉蛋，白皮嫩肉，連話都講不清楚。那口上海廣東話，一着急就亂了套，直打「嘟嘟」。「嘟嘟」的外號就這樣跟他對上了號。「嘟嘟」很有趣，老是喜歡照鏡子，他倒不是爲了漂亮，而是整天爲了鬍子老鑽不出他那張嫩臉皮而焦急。「嘴巴沒毛，辦事不牢」嘛！「嘟嘟」告訴我，他曾經在一本外國小說上看到一句名言——「鬍子是男性的尊嚴」。既然是「尊嚴」，也難怪他操心了。有了「尊嚴」的人，是很難體會沒有「尊嚴」的人的心情的。雖然「嘟嘟」的「尊嚴」還沒有出世，我們還是很敬重他。因爲憑着他那雙手，永遠是「灶不缺柴，缸不缺米」啊！

成熟的潔潔盡管梳了兩條辮子，老是不願意換下那套「娃娃裝」，但仍然無法遮掩她那早熟的氣質。那世故的言談舉止，無論誰都猜不出她比「嘟嘟」呱呱墜地僅早一年。

夜深人靜，偶爾傳來一、二陣狗吠聲。我們四個人圍着昏暗搖曳的油燈，品嚐着「嘟嘟」連

枝帶葉「摘」回來的一麻袋「糯米糍」。

「嘟嘟，你連枝帶葉地拗，明年這棵樹還有荔枝生嗎？」小納似乎有些於心不忍。

「管他媽的屁！有沒有荔枝都輪不到我們吃。」

「就是嘛！」潔潔也幫腔了。「這幾棵『糯米糍』本來就是嘟嘟家的嘛！土改時才歸生產隊的。吃嘟嘟家的東西，心安理得。」

「嘟嘟，那些龍眼、柚子是不是你們家的？」我故意問嘟嘟。

「拿到手就算是我們家的。」嘟嘟理直氣壯。

「小心！別像上次那樣，晚上吃荔枝，第二天清早就拉荔枝！」小納專門歡喜逗嘟嘟。

「這一次才不會呢！我請教過張老頭了，他說用荔枝殼煮湯喝，准保沒事兒。」嘟嘟說。

「不是用『八十年的尿壺』煮湯喝？我看你還是準備好草紙保險些。不然就像上次那樣，連草紙也來不及拿，蹲在廁所裡大叫，小蒙幫忙拿草紙進去。」小納一點兒都不肯放過嘟嘟。

「去你的！」嘟嘟漲紅了臉。平時的小白臉，變得像西紅柿。大家笑得合不上嘴。

半規涼月，一簾風絮。小納哼起了北大荒寄來的「知識青年之歌」。低沉的歌聲縷縷從窗眼飄了出去。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故鄉！黃金的學生時代，已載入青春史冊，一去不復返。啊！未來的道路，多麼艱難曲折漫長。生命的脚印，掩沒在偏僻的異鄉。」

我們一起傷感地跟着小納哼了起來。

「當年吻別了你，親愛的姑娘。多少話兒留在心底裡，沒有對你講。啊！心愛的人兒，我像

孤雁奔向遠方。天涯海角，我都曾想起你的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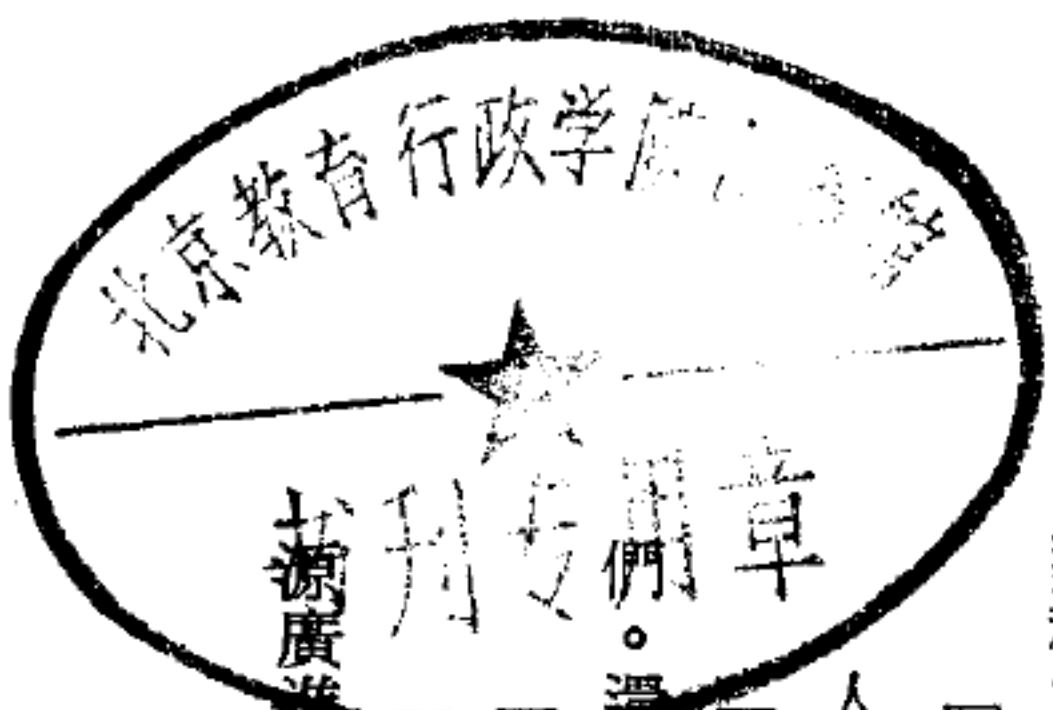
「昏暗的煤油燈，多麼地淒涼！昔日的良朋益友，如今各奔前程，天各一方。啊！展望將來，心情多麼沉重惆悵，火紅壯志，消融在北國冰雪中。」

昏暗的油燈在搖曳，一曲北國的「知識青年之歌」跨過了冰封的黑龍江，越過混濁的黃河，飄過奔騰的揚子江，在嶺南水鄉迴盪。哎！即令珠江都是淚，也流不盡這許多愁。

嶺南冬天的離去，和到來一樣，不留痕迹。早臨的春寒，使嫩綠的秧苗尾尖泛黃。「老生鷄扒灰了！」的消息，像妮妮春風一陣子就家喻戶曉了。「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特別是羅申紀的醜聞，更是像滾雪球兒似的，越滾越大。羅申紀的媳婦剛過門還不上半載，那晚在羅申紀家鬧新房的有趣情景還歷歷在目。

興許真是老天有眼，羅申紀老婆死後，只有那麼個獨生駝背兒子，總算是門當戶對地找了個「駝妹」做媳婦。憑良心說，如果不看他們背後那「駝峰」倒真有點兒帝王相。因為，按着相書上所說，「手長過膝」的人是屬於「帝王相」的。可是他們倆雖然手長過膝，却背了個「黑鍋」，遠遠看去像個「蜘蛛」。

羅申紀照例又要「打秋風」(註13)了。家家戶戶都接到了羅申紀的「口頭」請帖，個個都唯唯諾諾地準備了一份「厚禮」。羅申紀真是「豬籠入水——四面來」了。照小納的主意，我們四個送份「革命化」的厚禮——鋤頭。小納說，這叫做禮尚往來。我們下鄉時，羅申紀曾代表黨支部每人送了一把鋤頭給我們。洞房花燭夜，大家像「進貢」似的，魚貫獻上賀禮。跟在後面的我突然心血來潮，把嘟嘟叫了過來，面授一番機宜。



• 下樹榕老 •

「羅書記，」我走到羅申紀的面前說：「我們全體知識青年準備了一份厚禮。不過要新郎、新娘親自來接。」

「好！好！」羅申紀笑逐顏開。

我順手拿過「嘟嘟」遞給我的草蓆鋪在地上。羅申紀微笑着，眯上了眼睛，露出了澄黃的大金牙。

「請新郎、新娘背靠背躺下了。」這一對新人倒也挺乖巧地背靠背躺下了。大家圍得水洩不通，都想看看我要出什麼洋相。

「獻賀禮！」我拉長了嗓門喊。

「讓開！讓開！」小納和潔潔撥開了人羣，拿着那把綁着大紅緞子的鋤頭，鑽了出來。「駝仔」、「駝妹」側身躺在草蓆上，「駝峰」對正了「駝峰」，瞪大了眼睛，可憐巴巴地望着我。對稱的駝峰留了一條空隙，我小心翼翼地吧鋤頭從空隙中放了下去。

「好，現在請新郎、新娘猜猜看這是什麼字？」我問。
人羣裡泛起了一陣鼓譟。新郎、新娘急得乾瞪眼。

「好！我給你們一點提示。兩個人，一把鋤頭，不是『川』字，是另外一個字。」我提醒他。還是新娘子聰明，她一下子領悟，衝口大叫：

「啊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個『水』字啊！」

「對了！新娘子猜對了。」我轉過身子，向羅申紀拱了拱手：「羅書記，水為財。恭喜你財源廣進！」

「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嘟嘟楞頭楞腦地又插了一句。

「嘩！」一陣哄堂大笑，幾乎把羅中紀家的屋頂給掀了。……

人們常喜歡罵人「吃裡扒外」。看來這句話並不全面，像羅申紀那樣的人是「裡外都扒」。在「農業學大寨」的誓師大會上，羅申紀帶頭把獨生「駝仔」分配到幾十里外火熱的水利工地上去。兒子走了，羅申紀所有的「無產階級」感情都火辣辣地落到媳婦身上了。

春寒水冷，露雨霏霏。秧田裡一盞盞鬼火似的油燈在閃爍。「噁噁啐啐」一陣陣攪動的水聲。男女老幼傾巢出動，摸黑在趕拔秧。

「大哥，拔了多少？」小納走到了我的身邊。

「還沒半籬，手指頭都拔出血了。」我懊喪地說。

「我幫你拔。」小納彎下腰，「嘩、嘩」地拔了起來。

「小納，你先回去吃飯吧，餓了。」我把秧盆拖了過來。

「還早，廣播站剛剛播完『國際歌』，才九點。啊，大哥，你看那邊。老生鷄來了。」小納指了指田頭。

「我敢跟你打賭，老生鷄準是來找他的媳……」小納話音未落，羅申紀就在田頭上嚷開了。

「玉蓮！玉蓮！……晚了！回去睡吧！」

「噯！老爺，……」「駝妹」很心虛地應了一聲。

「老爺，你先回去吧！玉蓮就來了。」小納故意把「就來了」這三個字拖長了。

「老爺，你先睡吧！玉蓮就來睡了！」我補充了一句，特別強調了一個「睡」字。秧田裡發

出了一陣會心的嬉笑聲。但都強忍着，誰都怕被羅申紀認出笑聲。

「嘟嘟！嘟嘟！……晚了，回去睡吧！」我模仿羅申紀的語調，高聲叫「嘟嘟」。

聰明的「嘟嘟」真是心有靈犀，在老遠就尖聲怪叫地應我：「老爺！你上床吧，我脫了褲子就上來！」

「嘩……」秧田裡爆發了一陣哄笑，馬上四處響起了「老爺」的怪叫聲，和「上床」的回應聲。……

連日暴雨，河水猛漲。沉甸甸的水稻只在水面露出半截的稻穗。傾盆大雨還是鋪天蓋地直潑下來，沒有絲毫減弱的意思。四周是一片白色的雨簾。小納木然地站立在暴雨中，水流順着她的秀髮直往下淌。

「小納，回去吧！……」我再也找不出第二句話來。小納抿着雙唇，還是一個字都不回答我，只是偶爾抬手擦擦翳水雙瞳，揉揉粘在一起的上下睫毛。我情不自禁地打了個寒噤。

小納的身影漸漸地隱沒在雨簾中，雨簾中顯出了一個骨瘦如柴的黃臉婆……羅申紀的皮靴……黃臉婆從閣樓上滾了下來……在呻吟、打滾……一副床板釘的薄棺……一挑沿街叫賣的豬腸粉的擔子……羅申紀生活的片斷，淩淩亂亂地出現在眼前。

黃臉婆消失了，小納慢慢地又出現了。

小納爸爸從外國回來了，羅申紀扣留了他的一切證件，要小納答應給他續弦，才放小納她爸爸出去。

「大哥，怎麼辦？你說，我該怎麼辦？」小納終於開腔了。

「……暫時先答應他，等你爸爸出去了再說吧！」我含含糊糊地說。

暴雨「刷刷」地狂瀉，四周是一片雨簾，什麼也看不見。

小油燈散出一圈圈昏黃色的光環。我默默地幫小納準備行裝。排球內膽、指南針、罐頭、餅乾……小納小心翼翼地從床底下捧出了一個蟋蟀盆，遞到我的面前。這蟋蟀是上個月，小納和我爬到鐵路邊去抓的。因為我們聽說，鐵路基石堆裏的蟋蟀特別勇猛。

「大哥，給你。天冷時，把它放在灶邊，用點棉花包住它。張老頭說，過冬的蟋蟀特別兇。喔！別忘了，餵辣椒。它從沒打輸過。」小納很認真的交代我。

「嗯！」我淒楚地笑了笑。「你睡吧！東西我會收拾好的。」

小納睡了，殘燈斜照，我坐在小納的身邊，輕輕地用扇子替她趕蚊子，一面細細地端詳着她，想深深地留下這最後的幾眼。我把小納前額顯得過於整齊的劉海撩鬆了。就像我第一眼見到她的那個樣子：稍許絮亂黝黑的秀髮，稍顯得寬潤的前額，面龐上那幾根略嫌剛硬的線條，微微上翹的鼻子，略有稜角的櫻唇……成熟了！剛強了！噢！還有那漆黑修長的睫毛，更長，更秀美了！我多想留下一截在身邊啊！

小納睡熟了，緊閉的雙眼，稍陷的酒渦，多甜啊！我禁不住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親吻她的面頰、前額、鼻子、眼睛、修長的睫毛……二滴晶瑩的淚珠從小納緊閉的雙眼裡滾了出來。瑩瑩淚珠閃着殘燈的黃暈，我似乎看到了在倒映的夕陽裡，滿載稻穀的小艇，艇尾亭亭玉立的小納搖

着櫓，攪碎了河裡的夕陽……我像魚兒似地游啊，游啊，追逐着小艇，小艇「吱扭、吱扭」地朝着夕陽，晚霞……這不是夢幻，只是昨天傍晚的情景。可是明天小納就要和我分手了，明天，明天，誰知道明天是什麼樣的？就像小納最喜歡唱的那首歌那樣：

「誰知道，誰知道，明天的花兒還香不香？……」

江南臘盡，春梅吐艷。往年春節，家家都炊塊大年糕。這兩年改了個名，叫「備戰糕」。家家戶戶提了個籃子，上面胡亂蓋些東西，就趕着串門拜年去了。我踏着石板路上躺得橫七豎八的鞭炮屍體，漫無目的地又走到了長青的老榕樹下。參天的老榕樹依然虎踞龍蟠，長鬚垂地，不時地飄零幾片黃葉，似乎在催促紫燕南歸。我坐在老榕樹盤根錯節的大樹根上，心裡一片惆悵。二年了，小納一點兒音信都沒有，羅申紀幸災樂禍地說小納淹死在海裡了。也有人說，小納在外面嫁了個大老板，享盡了人間富貴。

潔潔收拾了最後一些行李，從我面前經過，匆匆忙忙跟我打了個招呼就走了。她調回廣州當工人了。

「臭婊子！他媽的靠跟老生雞睡覺才調回去，有什麼好招搖的？呸！」張老頭望着潔潔遠去的背影，狠狠地吐了一口痰。

「喂！『嘮松仔』，不要愁，別眼紅這些臭婊子！遲禾最怕霜降風，人生最怕老來窮。你還年輕，大把世界，做人要做小納，死也不要死在這兒！」張老頭又習慣地摸了摸我的腦袋。

「你也別走嘟嘟這條路，我前天看到他在人民醫院賣血。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張老頭又

打開話匣子了。「這個懶鬼，跟人家去賣血，人家那些老雀，每次賣血前都喝幾大碗鹽水，跑上幾圈才去抽血，這樣才沒有那麼傷身子。啲啲這個笨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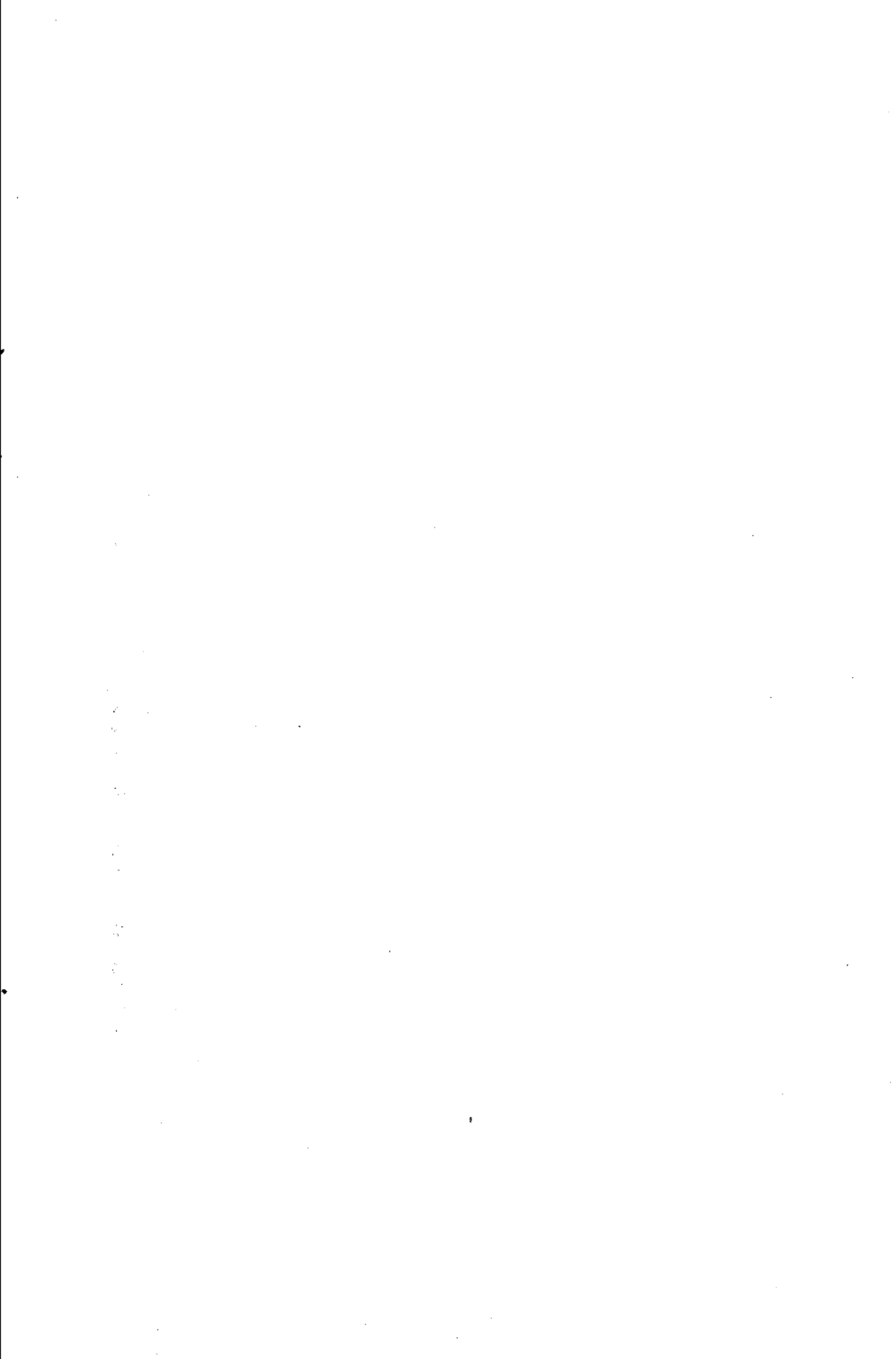
我心裡一陣絞痛，再也聽不下去。回到空蕩蕩的家門口，四周響起了爆竹聲。粘在兩扇斑剝大門上的毛主席像跌落在鞭炮的屍體上。大門上原來的四個正楷大字又清晰地露出來了——「神茶」「鬱壘」。

註

- 1：鴉片戰爭時廣東鄉村對四出騷擾的洋鬼子的那稱。
- 2：北平人對連帶棉帽子的棉衣的稱呼。
- 3：廣東一些鄉下地區，對北方人戲謔的稱呼。
- 4：即老公鷄，含有「色狼」之意。
- 5：農藥名。
- 6：林彪當政時，全國曾推行學習一本「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輔導材料。據說，是林彪的老婆葉羣所寫。
- 7：「陀手撐腳」，粵語為「累贅」之意。
- 8：「化」字，粵語有「看破紅塵」之含意。
- 9：「桂味」「淮枝」「酸枝」「糯米糍」都是荔枝各不同品種之名稱。
- 10：農業諺語，指正月初六，十六，二十六，這三天若好天氣的話，就預示這是一個豐收年。三個「六」農民還具體分為「穀米六」，「瓜菜六」，「果子六」。

• 下樹榕老 •

- 11：中共限定農民的口糧水準線。豐收時不得多分；歉收時，國家「酌情」減免公、餘糧。
- 12：指上海六八年畢業生全部下鄉，一個都不准留在上海。
- 13：勒索之意。



秀才山人

四個 瘋婆子

一輛深藍色的小轎車停在礦部，從車上走下一男一女來。男的穿件中山裝，從側邊看過去，下腹微隆，頭髮大都灰白了。女的穿紅格恤衫，西褲的褲管很窄，大概才四寸多一些，鬍鬚。他們匆匆地走入辦公室，因此看不清面部。

「走，快些走！開工！有什麼好瞧的！」崗亭門口的哨兵拿着長槍，驅趕着一隊衣衫破爛、皮黃骨瘦、步履不整的勞改犯。她們手裏提着小橈、石錘、喝水的口盅，經過石場辦公室，走向石礦邊的亂石堆裏，隨便找個位置一坐，便剝剝叭叭的打起碎石來。

「嗨！够好瞧的。」忽然容真意大聲叫：「哈哈……哈哈！」她拍着大腿笑起來，手裏指着前面走近這邊來的妙齡女郎——鬍鬚、紅格衫、牛仔褲。她也拿着一張新釘好的小木橈，拿錘的手還夾着條手絹，不停地擦眼淚。遠處藍色汽車後面揚起了一片沙塵。

「無辜受害，喪失錢財，上帝懲罰這班魔鬼！」

容真意望天唸了一遍咒語便轉過身，對着剛坐下的新來者嚷道：「小姐，你長得這般美，穿着又時髦，爲什麼送來這個地方受罪！」

「……」她還是坐着，用手絹不住地拭淚。

「我好冤枉啊！天父啊！快來打救你聖潔的子民啊！我爲傳揚真道而受迫害，慘死啦！」容真意本來就不願勞動，每天拿個錘出來耽天望地，胡亂說道。其他人早已聽厭了她的一套，每一開口，組長就出來制止。因爲勞改場的勞動是規定單工指標的。每天一個女犯最低限度要打五十籬碎石，年輕力壯的，則非要完成八十籬不可（每籬五十斤），否則不准收工吃飯。而且還規定勞動時不能談天說地。容真意從來都沒有完成過任務，雖然鬥爭、關閉、不給她飯吃……也不能把她改變絲毫，反而越來越放肆了。

今天有個新來的犯人，又有了新的發洩對象，她還不興高采烈地叫嚷起來？誰也禁不住她的大嘴。

「住口！容真意，再繼續說，這個星期日不准你接見家人。」老虎樾一開口，這辦法果然收效。容真意最怕就是不准接見，因爲她最是餓鬼，每月只有兩次允許家人送食物來探監的。

老虎樾是石礦場的女獄卒，犯人要稱之爲李隊長。但她惡得驚人，大伙兒背後皆稱之爲老虎樾。

「哼！黃月華，你這個不要臉，哭哭啼啼幹啥？還不趕快給我開工。好淒慘嗎？你的局長愛人對你這樣好，要什麼給什麼，還不滿足，和他的下屬勾勾搭搭。如果你不是放肆到他沒法忍受，也不致於丟這個臉，親自把你送到這兒。好好改造八個月，否則，你也休想回去！」老虎樾在

新來的犯人面前施了一頓下馬威後，便揚長而去。

幾個精靈的女犯互相遞了個眼色，在背後嘖嘖咕咕起來。

「那個男的我看清楚了，足足比她大四十歲！」

「人家局長嘛！有錢有勢，有汽車出入，嫁了他再儉漢子也合算。」

「你知道是她願嫁這老頭的嗎？多少人是被權勢、壓力、上級逼着結婚的！」

「哎！早知如此相思苦，悔恨當初太任情呀！」一個過氣的女戲子嘻哈了幾句粵曲。

「……」

新來的黃月華頭也不敢抬，舉起竹柄錘，一下一下慢慢的敲打着。她好像視而不見，眼睛含着淚水，視覺模糊了，一錘打在手指上，痛得她咬緊牙關，雙淚直下，不停地揉住劇痛的手指。其他人說些什麼，她一點也沒有聽入耳。

「世界的末日快來臨了，你們趕快懺悔啊！作孽太多，真火要將你們的靈魂燒個不停，直到永遠永遠……」好幾天沒開口的容真意，又瘋語連篇了。她也不打石，坐在橈上搶天呼地，大聲吶叫。

一個提槍的武裝人員怒氣沖沖的走過來，一把將她從小橈子揪起來，細縛了她雙手，結結實實地扎在樹幹上。

「爲正義而受難的人是有福的，天國是他們的。你們儘管作惡凌人吧！你們要受罰，地獄之門早已爲你們敞開……」容真意還在高聲拼命地喊個不休，也沒有人理她。直到喉嚨喊啞了，手也掙扎到損破了，她才聲嘶力竭地、無可奈何地垂下了頭。

黃月華瞧瞧容真意，再遠望些看到對面山脚下坐着打石的男犯，一個個赤着上身，在狠毒的烈日下曝曬着。黃黑的肌膚，骨瘦如柴，每當舉起錘來打石時，胸前一條條的肋骨便隨着每下的打石動作而一起一落，像手風琴的風箱，也像猪肉店裏把肉刮乾淨了的排骨，上下移動。

太陽上山了，黃月華的肚子噦咕作響，但是怎麼還未見收工吃飯呢？天漸漸黑下來，眼前的石頭是黃是白已分辨不清。忽然噹噹……幾下鐘聲，周圍的人鬆了一口氣，一個個霍然站起身來，伸伸懶腰，收拾好小木橈及鐵錘、口盅；排成一隊，點名、報數之後魚貫而入宿舍。容真意也被解下來了。

女犯宿舍是一頂大草蓬，用竹竿做支柱，裏面搭了兩排破木床，床都是一些凹凸不平的木板疊成的。黃月華在指定的位置旁邊，正想打開鋪蓋，聽到外邊分飯菜傳來一陣陣吵聲。

「喂，你今日打石未够指標，怎可以吃六兩？」

「眼紅呀！評單工時評的。」

「第三隻碗的菜分多了，哼！自私自利，原來是你自己的碗。」有人一下子把飯搶過，丟入桶內。「不用你分，讓組長重分。」

「黃月華和容真意分給她們三兩好了，又沒有勞動。」另一個女犯說：「剩下再分些與我們。」……吱吱喳喳，七嘴八舌，好容易才分好了飯菜。有個女犯把別人碗裏較多一點的菜往自己碗上倒，別人惱怒了，將她霉爛的衣裳撕破了一片，於是吵鬧起來……其他的人忙着狼獾，組長把一份飯菜遞與黃月華。

她把菜撥了一下，菜是深綠色，像椰菜一類的東西，放到嘴裏一嚼，又硬又澀，沒有一絲油

，只有鹹苦味兒。看到那粗糙的紅米飯，想起局長家裏每餐吃的大魚大肉以及炒得香噴噴的各式小菜，她一點也嚥不下，雙淚直流，索性把碗筷丟下，伏在舖蓋上啜泣。

「喂！你吃不下是嗎？我替你吃好嗎？不要浪費！從朝做到晚，吃也吃不飽，你今天不吃，明天就知道餓了。」黃月華把盛飯的鉢頭推了過去，讓鄰床的女犯替她吃。

其他人匆匆吃完飯便往井邊打水沖涼了，宿舍一下子又安靜下來。黃月華躺著，回憶着往事，一幕幕地浮現……。

高中畢業後，雖然沒考上大學，但因為家庭出身好，自己又是青年團員，學校便照顧她安插在××局裏當科員。不久，因為工作上的接觸，與同科裏的小張感情挺好，漸漸熱戀起來。可是，怎料到五十多歲的局長也看上了她。一天，她被黨委書記召到辦公室談話。

「小黃，你對劉局長有什麼意見？你覺得他怎樣？」

「噢！劉局長是我們的好領導，慈祥和藹，愛護年輕幹部，工作有計劃，有步驟，我很尊敬他，對他什麼意見也沒有。」小黃連珠炮的說下去，她只以為上級想了解劉局長的作風問題，並沒有想到其他地方去。

「唔！這就對了！小黃，劉局長對你有個要求，你能够做到嗎？」書記眯起眼來。

「只要對工作有利，對同志有幫助，我無不樂意辦到。」

「你回答得很好。」他頓了一會，注意着她的眼睛，然後斷然地說：「劉局長是長征老革命幹部，受過多次傷，功績很多。他妻子在抗日戰爭時犧牲了，現在需要有個愛人來照顧他、體貼他、協助他工作。他發現你最適合，是他的好助手。因此，通過組織同意，黨決定給你們做媒。」

「他瞪着她驚詫的臉，繼續說：「你是青年團員，你應聽黨的話，服從組織和工作需要。回去吧！好好考慮一下答覆我。」

她不敢相信她的耳朵，渾身激憤得熱辣辣的，呆呆地走出辦公室。這可能嗎？不，我不嫁給那做得我祖父的局長。她立即找小張商量，馬上結婚來抗拒這件飛來的橫禍。然而，組織不批准，辦事處不發結婚證。她忍無可忍，心一橫便與小張同居了。可是，犯了結婚法，反抗了領導，小張突然被下放到農場去。而她在黨委書記、團支部書記以及各級科長的爭取、教育、說明，加上軟硬兼施、威迫利誘底下，她終於含淚與劉局長結了婚。她痛苦、憎恨、厭惡這個老頭子奪去她的青春、她心愛的人；而且，劉局長這殘廢老朽的身體也沒法使她滿足。她發誓要報復，要使他丟盡面子。於是，她贈予她的丈夫一頂又一頂的綠帽子。

黃月華在這種報復心理指使下，也腐蝕了她自己。她亂花錢貼漢子，追求性慾上的滿足，玩膩這個又玩另一個。沒有真正的感情、真正的愛，她鄙夷男人，却又需要他們，當她看中了某一個時，就會不擇手段的接近他，擄取他，直到任她擺佈够了，厭煩了，也就隨便地棄之一隅了。

終於，劉局長發覺了一切，在忍無可忍之下，親自把她送到勞改場來了。

……一陣難以形容的空虛感向她猛然襲擊。她知道沒有人再會關心她、愛她。她從來也沒有想過會到這樣可怕的地方受罪的。一陣痙攣，她哇哇聲，歇斯底里地大哭大叫起來。可是，各人管自己的事也沒有人理她。

敲鐘聲開會了，讀報、漫談，老虎樾施施然走來掌握會場。黃月華一瞧見她，馬上噙住了哭

聲，把臉轉往黑暗的牆角。

半夜，對面床突然發出了頓床踢席的響聲，一陣陣呼救命和斷斷續續的說話聲，一時響亮，一時模糊不清。一聲怪叫之後，全宿舍的人都起床，看看是怎麼一回事。她們圍在陳佩琮的周圍，喊她，搖她，一點兒也不起反應。一摸她的額，熱得燙手，嘴裏仍不斷說着：

「鬼大哥，我怕你了，我不敢了，饒了我吧！呀，別扼住我的喉呀，呃！呃……我還有丈夫兒女在香港等我回去相聚呀！我還差一年零二個月就滿期了，我不想死呀！」

她的兩隻手揮舞着，像抵抗什麼加諸身上的暴力，掙扎着，呼吸緊促，身體左右顛簸搖動……大家都被這情景嚇傻了，於是七手八腳的把她抬起來，送往醫務室處理。

宿舍的人談開了誰都沒有睡意。

「陳佩琮撞鬼了，你們知道嗎？今天二小姐被分派到山頭挑泥，陳佩琮鋤土時剛好鋤着一個金塔（裝死人骨頭的罈子）。因為用力太大，連骷髏頭也被鋤頭敲碎啦！平時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吵架大王，嘻嘻哈哈笑了一場後，竟連罈帶骨三扒兩撥扔到山脚去了！」

「哎呀！想不到真是有鬼，來報仇了！」

「哼！惡有惡報，看她平日那副惡婆相，就活該收拾她一頓，試試還敢欺負人嗎？」

「怎不敢，病好了又可以故態復萌，還不是老樣子。」

「等天公來收拾她！」

噹噹噹噹……天還未亮，開工鐘又敲響了。

女犯們急匆匆地爬起床。疊被、洗臉，來不及去廁所就溜到山上拉大小便，從起床到集合點

名開工，亦不過是幾分鐘的時間。她們每天都可以在山上看到日出和日落，但是誰又有那麼好的閒情逸致，來觀賞大自然的美景呢？累也累到疲塌了，麻木了！

陳佩琮打針吃藥後被送回宿舍，第三天便退了熱，可是神志却是昏迷不清。她坐在自己的床沿上，眼露兇光，直楞楞的瞪着人，直瞪到人家畏縮，閃避她。領導沒讓她出去勞動，在宿舍留下一個老弱病殘看住她。她的舉動漸漸使人恐怖了，尤其是睡在她對面床的黃月華，有時望她就會打哆嗦，把身子縮成一團，不敢再望。

中午，宿舍女犯們剛吃完了糠糊做的午餐，想休息一會，只見陳佩琮撲通一聲跪到地上，向着門口當天叩拜，不住的叩首在地，隆隆作響，口裏唸唸有詞：

「大慈大悲觀世音，搭救我，我返香港時燒豬還神，重雕金身。」一忽兒又轉調：「鬼大哥，我出去時買多些紙錢香燭燒給你，不要來索我這條賤命。」「求你看在我八十歲家姑份上，饒了我吧！」跟着，煞有介事地三跪九叩，忽然，她口吐白沫，兩眼一翻，昏厥在地。

大家又忙亂了一陣子。以後，陳佩琮再也沒見出去勞動了。

發生了這一趟事，容真意像尋獲了證據和把柄，不時幸災樂禍的嘻笑嚷叫：「好呀！不是這樣搞一陣子，你們還未曉得上帝的賞善罰惡，魔鬼有大能，是天父派遣他們來整治世人的。這個陳佩琮，走私販毒，平時無事生非，媚上取寵，以為可以爭取立功，嘿嘿！想她心肝都爛透了。」

「你們快些做補贖啊！我們要效法基督釘十字架、吃苦、上天堂啊！」

.....

要黃月華勞動真吃不消，加上她懶，來了石礦場一個多月還未趕上指標。老虎樾看到她就不對勁，加上她衣服出衆，年輕漂亮，每晚開會時便拿她來做典型批評對象。罵她資產階級，思想腐化墮落；罵她穿得漂亮是否想勾引男人；罵她到井邊打水時兩隻眼睛向男犯們丟眼角送秋波；罵她懶骨頭；罵她……黃月華本來就很孤獨，不愛說話，勞改場的生活還未使她習慣，老虎樾不斷對她的斥責謾罵，周圍又發生一件件可怕的事件，勞動後肉體骨骼的疲乏疼痛，精神上所受的刺激，肉體上的克制及渴望……使她經常失眠、胡思亂想。

漸漸，她越來越顯得沉靜寡言，不和別人交談一句，平常只坐着癡癡地冥想。打石頭的手不時停下來，常開小差到不知什麼地方。而且，還有一些異於常人的舉動，每次看到有男隊長經過，便立即站起來走過去細聲細氣地懇求他：「隊長，放我回家！我不願在這裏活下去，讓我走吧！」一次又一次。起先，男隊長還跟她談談，講道理說服教訓一頓。可是她沒聽入耳，還進一步拉隊長的手，摟住他頸脖，捧着他的臉纏擾不休，陰聲陽氣的嬌嗲百出，氣得隊長們直冒火。噢！真不成體統。遇到這種情況，老虎樾就把她拉到宿舍裏斥罵一頓，關起來，嚴重時還要扣上手鐐。

這辦法倒舒服，黃月華可以不用參加勞動，在宿舍躺着冥想。帶帶手鐐又有什麼關係呢？她腦海中自有廣濶的天地，可以任性地想她的男人和她的玩意兒。

不出去勞動是減少飯量的，每餐只有二兩。共產黨的妙法：餓餓肚子，看你怕不怕，二兩飯吊着吃，能抵受得多久？

關在宿舍裏餓不過來。唔，她想起了上星期日不是很多親友來接見犯人嗎？她們回來的時候手裏不是揪着一袋一包的食物嗎？她想到嘴饞了，眼睛射出貪婪底慾望。一下子，她翻起身，竄

到宿舍另一角，開始她的小偷活動。把人家藏起來的餅乾、麵包塞到嘴裏大吃。哈！她多得意，她爲她的妙計而開心地笑了。她飽餐了一頓。

「那個殺頭的、娼婆、槍斃種、沒良心、斷子絕孫的偷吃我的東西啊！幾個月才得到今次來接濟，我留着慢慢吃的呀。」

「我捉到她要打腫她的嘴，斬掉她的手！」

……宿舍一角，傳來咒罵、哭聲。

這種地方，爾虞我詐，誰又可憐得誰呢？只有自嘆倒霉。

黃月華偷食的次數越來越多，上得山多終遇老虎，她被一個兇悍的女犯抓住了把柄，於是把她推在地上，拳打腳踢，狠狠揍了一頓。她沒叫喊，沒有分辯半句，只哀怨地流着淚。用手撫摩着被打的地方，捲縮着，其他人看到怪可憐的，把打人者拉開了。

「哼！這回放過，看你下次還敢不？」啐了她一臉口水。

第二天，組長叫黃月華去醫務所搽傷口，她經過男犯宿舍時，看見門口沒有武裝守衛，忽然某種好奇心促使她竄了進去。東張張，西望望。「噢！在這裏偷東西吃沒人會懷疑是我。」她想，於是，爬上了男犯們放食物的床頭，找呀找……一陣陣強烈的汗臭混和着男人的特殊氣息在枕頭和被單上散發出來，她的心紛擾着，肌肉鬆弛了，混身感到酥軟……她忘了自己是什麼人，身在什麼地方。她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慢慢卸下，剝個精光，躺在男犯的床上，閉上眼睛，冥想，等待着。

收工了，男犯們踏入宿舍，全體嘩然。他們指手劃腳地笑着吵着。一個裸體女郎對這班強迫

禁慾的王老五們是够刺激的。隊長跑來時，黃月華已站起身來，她瞧見這麼多雙瞪大的詫異哄笑的眼睛，也不知道去取回衣服披上，就這樣赤裸裸地跑出來，經過一隊剛從工地收工回來的男犯面前，經過醫務室、井邊，跑回女宿舍。李隊長追着過來了。

礦長亦親自趕來看個究竟，這時候的黃月華，不知羞恥地，一把將他摟在懷裏，貼住礦長的耳朵，還是那句老話：「放我回家！我要出去！」

老虎慄和武裝人員把她扯開，不由分說，打開禁閉室的門，一掌推了她進去，鎖上了。

犯人們爲這件稀奇事議論了好幾天。石礦場勞改隊已有好幾年歷史了，才第一次這麼新鮮，不成爲談話的資料才怪！她們一致認爲黃月華是發花癩了，無藥可治。容真意的瘋言瘋語，陳佩琼的疑神疑鬼，加上黃月華的洋相百出，使得礦部的幹部十分頭痛。女犯的問題存在得嚴重，平時已是三個女人成個墟，何況一百四十多個女犯集中住在一個草棚裏，如果不是強迫改造，絕對要服從的話，不翻天才怪哩！她們來自三教九流，犯的罪又五花八門，那一個嘴巴都不吃虧的。最近一連串發生這幾宗事，真是火上加油、怪話連篇了。這些，當然對管教工作極爲不利，於是，領導們便跟着擬定了一大堆改惡從善的措施。降臨到她們頭上的不幸是——生產上掀起了高潮，挑戰，加班加點，增加單工效率，繁重緊張的勞動壓得大伙透不過氣來，沒一點閒暇想到其他事情。另外，找典型、開鬪爭會、學習、讀文件剝奪了一切休息時間。一敲睡鐘，都爬上床睡死了，連夢也作不出來。勞改場的生活使每個人筋疲力盡，麻木不仁，渾渾噩噩的打發日子，數着自己過了多少天！還剩下多少天，多少年！

又是一個烈日毒火的中午，石礦的每塊石頭都晒得熱辣辣像要冒煙了，空氣鬱悶得使人窒息

，汗水貼在衣服上濕淋淋地可以擰出水來，像被大雨潑過一樣。她們焦急地希望快些打午休鐘，回宿舍輪一會。

老虎慫急匆匆走來，吹哨子叫女犯集隊。

「站好，報數。我來宣佈一個突擊任務，一定要在中午完成。二礦裏放了砲，土方壓着石頭取不出來，礦部調了兩部汽車身運輸。去拿簸箕、鋤頭，兩個小時內把土方搬掉。」

女犯們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不敢哼半句，不敢說個不字，憤怒與疲憊的眼睛交換着心裏的不滿，可是誰叫你們犯了法，失却了自由，被人騎着當牛當馬呢？她們到工具房取了工具，回到石礦，汽車已在那裏等着。於是，分工扒土、上泥，把一盤盤的泥揪上汽車倒掉。

起床、吃完早飯、開工幹到現在，已整整八個小時了，沒有任何食物到肚。太陽不斷發射它的熱力，晒得她們個個頭昏腦脹；重體力的消耗、連續不斷的翻泥，一下又一下……無數次。好幾個年老力弱的，身體較差的已經支持不住，昏倒了。有些嘔吐，虛脫，面青唇白……四十多歲的陳淑貞起先還能堅持，但她已捺不住心頭火氣，破口大罵了。

「真是前世唔修，今生折墮，這叫做天堂有路我不走，地獄無門却自來。老娘×你老母，官字兩個口，無錢莫向衙門走。任你今天作威作福，看你橫行有多久……。」

陳淑貞是因爲在大煉鋼時不讓派出所拆她的房屋鐵窗、鐵閘，被控破壞大躍進爲名而判五年勞改的，一貫以來都不肯認罪服法。

泥土飛揚，汗水如雨，一個個像個泥鬼一樣，老虎姆站在高坡處監視着，不時吆喝：「加油呀，沖呀，猛幹完成任務呀！」「×××你又拖拉了！」「喂，×××不准你磨洋工，泡磨菇。」

除了昏倒的可以休息外，誰都不敢停手，但誰也沒有理會她。

唇焦舌燥，滴水不沾，陳淑貞極爲口乾，當她把一大盤泥土抽起來準備倒上汽車的時候，眼前一陣黑，手一鬆，泥土照口照面的潑下頭來。她倒在地上，身子不停地抽動、顫抖，臉上的肌肉因抽搐而扭歪了，手脚震抖，整個身體不住地在泥巴上滾翻，蠟黃的臉直淌着汗，嘴一張一合，痛苦地喘氣，口角流着白沫，說不上話。老虎慄也被這種情況駭住了，馬上叫人抬去醫務所急救。李隊長剛走開，其他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坐到地上喘息了，有的乾脆躺在泥裏閉上眼睛養神了。

好幾天沒見到陳淑貞出工地勞動。她病在床上，沒有氣力再發牢騷，也沒有人去看護她、照顧她。護士幾個小時才來一趟給她吃藥。女犯們今天收工得特別晚，回到昏暗的草棚裏，有一陣陣臭氣薰天，她們嗅着味找到陳淑貞床位上。噢，她撒了一大泡屎在床上，還笑嘻嘻地用手一把一把的抓起屎來往自己的嘴裏送。嚼得津津有味。看到有人走近，便抓一把遞給人家嚐，嚇得大伙遠遠地避開。只見她又舉起了盛飯菜的砵頭，在上面拉尿，還把那尿水倒在頭上，用手左擦右抹的猛擦，嘴裏嘮嘮叨叨地說：「搽好油，梳好頭，吃飽茶點滋滋油，回娘家睡覺。」

這一次，女犯們不再覺得可笑了，說不出的悲哀一陣陣掠過心頭，欲哭無淚的走開了。陳淑貞、黃月華、陳佩琮、容真意，她們原來不是一個正常的人麼？誰能够忍心地看着她們一個一個的變成了瘋子？難道今天的她們就不是明天自己的寫照麼？這到底是個啥樣的鬼地方呀！

爲了不影響其他犯人的勞動情緒，也不允許這四個瘋婆子出來亂作非爲，礦部馬上在女宿舍旁建起了四個禁閉室，八十公分寬，二百公分長，門口只有一小窗用來送食物遞東西的，裏面就

是灰沙地，沒床，沒有任何物品，衣食住行都在這間石棺材裏，關起小窗就暗無天日了。

每逢經過密室，就嗅到從裏面透出來的陣陣腥臭氣。

白天，犯人們到工地做工了，不知道這四個瘋婆子在禁閉室裏做些什麼；晚上，勞累的人剛想躺下休息，四間瘋房裏便響起了叫喊、咒罵、懇求、哀號、啼哭、敲擊門窗……種種嘈雜的瘋狂交響樂。

人們不禁想到容真意的一句話：「是不是世界末日快來臨了！天父什麼時候才終止這一切一切呢？」

舞台已經裝好了，距離吃晚飯還有一個多小時。這是個悶熱的夏天下午，我和三個男的掛佈幕裝景，由於爬高爬低，早就弄得滿身大汗。剛搞完最後一道幕，坐下來休息，梅嵐走過來招呼我身旁的林子明：

「喂！去洗個澡好嗎？」

「洗澡？」林驚奇地問：「到那裏洗澡？」

我們來井冲角分礦演出已好幾次，這裏設備很好，就是沒地方洗澡。礦部近一千個幹部連家屬及工人只有一個井。近來天旱，井亦封閉了，只有晚上十時到十二時用抽水機抽些水來供飯堂及煮開水用。而井礦四周環繞着高山，若要到北江河洗澡，來回得跑兩小時的路，吃不到飯還算小事，就誤了演出就事大了。

梅嵐眨眨眼，狡黠地笑笑說：

「我是這裏的開國老臣，還不知道那裏有地方洗澡嗎？走，到老礦湖裏去洗。」梅嵐是從硫磺調到歌舞團來的樂手，所以他熟識這裏便不奇怪。

荒塚

秀才山人

「唔！我也和你們一起去。」我說。

「那邊有鬼，我們不帶女的去。」梅嵐說。

「我才不怕，我去請示隊長馬上跟你們來。」三步兩跳，找到了何隊長，我說搞佈景弄得身上太髒，我跟他們一起去溝裏洗洗手臉。隊長看到我滿頭大汗和身上的粉彩，他點點頭同意了。

夏天的下午四點鐘，太陽是十分猛烈的。光禿禿的山滿是血紅泥土和烏黑的石頭，遠處有幾棵小松樹，山野是這樣寂靜，除了我們幾個人之外便好像沒有其他生命了。我打破這沉默的荒野問：

「遠嗎？」

「不，就在這小山後邊。」梅嵐答。「這小山也是從礦湖裏開出來的紅土堆成的。」

我們沿着忽隱忽現的山路走上去，立即看到下面有一泓碧綠的清水，我的心頓時清涼了。我跑下去，捧了一掬水擦在臉上，他倆脫了外衣便泡在水中。

「好涼爽呀！簡直有點冰冷。」我高興地叫。

「這裏的水是地下水，而且又很深，水溫低。據我知道，兩年來淹死過十七個人，所以傳說這個礦湖有鬼。你們試想想，那些瘦得只有皮包骨的囚犯又缺乏營養，經過十多小時在烈日下的繁重勞動，體溫都高過三十九度C，浸在這冷水中，怎能不痙攣呢？」梅嵐像老行家的給我們介紹，我和林亦認真地好奇地傾聽着。

「這是一個很好的礦湖，出礦多，但據說剛在地下河流的上面，地下水特別豐富。過去探礦已探到九十多米深，要花很大的電力來抽水，所以才棄之不採。」梅繼續說。

「爲什麼不引它出來食用呢？」我好奇地問。

「這水含硫礦質特高，不宜食用呀。」林子明答。

「太陽落山了，走吧！喂，你轉過身走遠一些，我們要上來換衣服了。」我站到松樹後，不一會他倆已換好衣服走過來。我看看太陽已躲進那崇峻的一千零三十六公尺的白馬山背後。時光不早，要快些回去吃飯演出了。

我們沿着小路蜿蜒而下，前邊是一片竹林，旁邊錯雜着幾百個隆起的小土堆。梅嵐冷冷地指那邊說：

「那是墳墓。」我不禁毛骨悚然，梅嵐剛才那種有說有笑一問十答的樂天勁兒也突然變得冷漠起來，而且更拉着林子明加緊了脚步。我被他的奇怪舉動嚇住了。這裏面一定蘊藏着秘密的原因。回過頭來看看那高聳的白馬山遮住半邊血紅的天，巨大的山影吞食了那竹林和幽暗的野塚，一切都是死樣的寂靜，只有前面遠處伙房還輕輕升起縷縷炊烟，還可證明這是個存有生命的世界。

吃過了飯，準備演出，女演員還未化好粧，而觀衆亦未到齊，樂隊正在試着。我叫梅嵐幫我檢查一下各場的佈景後，便把他拉過布幕一旁，我要弄清楚剛才洗澡的那一回事。

梅嵐是一個四五十歲的粵劇界老行尊，據說他吹奏的薩克管在廣州很有名的。他犯什麼案情我不清楚，勞改場嚴禁談論。在我一再的懇求下，他點燃了一口烟，兩眼凝視着深邃的遠方，似乎在努力搜索着那破碎的、顯然是沉痛的記憶，開始給我小聲地敘述這個關於荒塚的神秘的故事。

我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調到這裏來改造的，那時我們住在透風的幾棟小茅房裏，擠滿了近五千名囚犯。監倉分三層，我們要俯着身子才能爬進去。按規定每個囚犯有八十公分寬的一個鋪位，可是由於人擠，我們睡在鋪上其實連翻身的空隙也沒有。那時是深秋，山野的秋夜很涼，擠在一起用人體熱度可以勉強抵禦那從破縫裏吹進來寒冷徹骨的山風。屋裏根本沒有窗，早上天未亮就出去，晚上星星出才回來，我們難得洗個澡或洗洗臉。第一是無時間，第二是天氣太冷，刷牙更不用提了。晚上放工回來，點上油燈（沒有電）學習兩個小時然後拖着疲憊不堪的身體，和着汗臭，滿是泥的雙腳便往床上一躺。我們的行李是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一條破爛的被單，三兩件印着號碼的囚衣，一雙破鞋，一個飯碗，一條毛巾就是全部財產。連枕頭也沒有，有些人用一塊泥磚，我則幸運檢到了一截竹筒作枕頭。

我們分三個中隊，一個中隊是搞副業種菜；一個中隊是機房、發電站及監倉；第三個中隊則是採礦，用人一擔擔的把礦石、礦砂從礦湖裏挑上來。

我們一天的勞動少不了十二小時，不過感謝老天，我們吃那發霉的糙米和沒油的菜還算吃得飽。

過了四個多月，廠房建好了，機器運來了，礦湖開始大規模的開採。架設了鐵軌、斗車，我們也住上了泥磚房子。但是，我們的勞動並沒有減輕，而且糧食也開始不夠了。

一到吃飯時間，大家都圍着飯桶，爭先恐後把飯往自己碗裏塞。有些年紀老的搶不到只有等別人散去後對着空桶興歎！或者檢拾地上別人爭掉下來的一團粘滿紅土的飯。三四天以後開始分飯了，爲了公平起見，每一個組都做了一把小秤，用木頭做秤桿，用繩懸着道釘作秤鉈，十二個

人一餐的飯，老實說只够兩個人吃。

一九五九年，我們的糧食定量下降到每天九兩米，中午的一頓飯改爲一點點生蟲的地瓜片，大量的囚犯因爲勞累過度和缺乏營養病倒了。幹部要我們上山去挖野菜、土茯苓、黃狗頭等野生植物充飢，有幾個年輕人餓得實在支持不住了，決心逃跑。可是平常是無法走開一步的，四周有重重的鐵絲網及實彈荷槍的大軍警戒。開工出入都有幹部領着，清查人數，想逃跑只有死路一條。這幾個年輕人都乘上山挖土茯苓的機會溜走。可是，他們不想想，英德是一個天然的勞改場，山連着山，跑出了警戒綫也跑不出死亡的命運。果然，在他們逃出後的一個星期，我們照舊上山挖黃狗頭，在山澗中發現了一個屍首，被禿鷹啄食着，我想他的同伴恐怕也早已成爲野獸的一頓美餐。

正當囚犯們在飢餓綫上苟延的時候，正當疾病在不斷蔓延的時候，正當死亡籠罩着這幾千人的時候，有兩個人調到我組。一個是身材高大年輕的小陳，另一個却是身材瘦小的老頭老蔣。後來我才知道小陳是一個機械廠的工人，因爲「聚衆鬧事」才來不久的。他只判了兩年徒刑，性情開朗、豪爽、活潑，在這種場合，他還有心情開開玩笑。他剛結婚不久，老婆在紗廠工作，有一個未見過面的八個月的女兒。老蔣是一個電器工程師，歷史反革命份子，判了十三年徒刑，他戴着一副半邊腿的金絲眼鏡，整天不聲不氣地埋頭苦幹，從他額角上那幾條深深的皺紋裏，可以看到他曾經歷過無數的滄桑。他守紀律而有禮貌。我們的工作都是推斗車，把一車車的礦石推到卸礦台上去，卸在大車廂裏，然後再把空斗車推回礦湖去。很快，我們便成了朋友。

其時，可怕的黃疸病正在蔓延，百分之百的囚犯都患有水腫，我們一組十二人已病倒了四個

，接着老蔣也病倒了。把他抬到醫務所三天後，隊長把小陳叫去開夜工。第二天早上，小陳告訴我老蔣已患黃疸病死了，昨天夜裏他們用薄薄四塊木板把它埋在竹林的那一邊。小陳告訴我，老蔣在南京的家裏，遺下六個孩子和一個七十多歲的老母親。

死人的事每天都在發生，而且越來越多了，一天死五六個是平常的事。病倒以後抬進醫務所的人沒有一個能活着出來的。據其他人說，抬進去的病人都是瘦骨嶙峋，而抬出來時個個又腫又胖。我們都在咒罵那些飯桶醫生，其實他們又有什麼辦法呢？連一張寫病歷的紙都找不到。沒有任何藥物，光靠幾個糠做的「營養餅」，如果要治好這些黃疸病人，除非耶穌再世。

一個寒冷的早晨，隊長把我和小陳及其他二十幾個比較強健的囚犯叫到操場，對我們說：

「政府信任你們，交給你們一個特別任務，你們廿多個人分成兩小組，一組白天擔任在竹林邊挖洞穴，另一組則負責擔抬和掩埋屍體，你們要好好完成這個任務，在工作中立功贖罪。」

於是這恐怖的一個多月開始了。

我們十二個人，共有六副擔架，初時的屍體還有薄棺裝盛，後來沒有木板，只能就這樣用擔架抬。每兩人發一盞馬燈，不管風吹下雨，每晚都得走兩次到三次。有時馬燈被風雨吹滅了，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遠處山谷裏的狼號像鬼叫一樣，竹葉被風吹得沙沙作響，嚇得我連氣也不敢透。屍體上的水一滴一滴滴在我的腳上、腿上，令我恐怖萬分。有一次我們的馬燈被風吹熄了，看不見路，前頭走的小劉一下摔倒了，擔架和屍體被拋到路邊的荒野上，我們只得摸索着把屍體抱上擔架再走。

第十七天，小陳也病倒了，他現在已經不像初來時那樣精神奕奕了，高大的身軀只剩下一副

骨架，初來時結實的肌肉早已消耗淨盡，可是他還像以前那樣的樂觀。他對我說他還有七個月就刑滿了，可以回家見到妻子和女兒。三天以後我抬着他到醫務所，他把妻子寄來的一張和女兒照的相片給我，無限傷感地說：

「老梅，想不到七個月的時間我也挨不過去，唉！倘若你能有機會留着一條命回家的話，不要忘了去看看我的女兒和妻子。」

我極力勸慰他，他微笑着搖搖頭，握着我雙手，閃光的眼睛從深深的眼窩裏望着我，留給我訣別的一瞥。

當晚我就抬着他走到了那荒野的墓塚。我在醫務所偷了一條白床單捲着他屍體放下墓穴。我還在墓前插上了中午爲他寫好的一塊木頭墓碑，甚至，我還在他墓前洒下眼淚。

上次我來這裏演出時我還找過他的墓，可是在那幾百個墳堆中，我已分辨不出那個是他的墓，而那木碑也不知那裏去了。

以後，我就調到歌舞團來，不知什麼原因，我竟逃出了死亡的深淵。

「這是他妻子和女兒的照片。」梅嵐講完了一口氣。見我不作聲便從袋裏掏出一幀照片交給我。在迷濛的燈光下，我看見了一個青年女人和一個嬰孩臉。我仍然沒作聲，心在堵塞着，說不出什麼滋味。

我望着那黑沉沉的高聳的白馬山影，想着老礦湖，想着竹林那邊的羊腸小道和那幾百個錯雜的荒塚，我想起報紙上刊登的大豐收的消息和不餓死一個人的宣傳。

梅嵐像猜到我心裏的說了最後一句沉痛的話：

「沒有任何權利的勞改罪犯，根本不能算是一個人啊！」

觀眾都到齊了，舞台上電燈大亮，該是演出的時候了。梅嵐踱回他的樂隊裏，我站在黑暗的布幕後面，久久還不能平靜。

平野

山上

的歲月

剛讀完初中，學校要走「五、七」（註1）指示道路，便搬到離城十多里的山上去辦。於是，我們便「走上了井崗山」——同學們都這樣說……

校址原是林場，爲了我們「堂堂正正的教育革命」，林場的人搬走了。方圍十多里的一個大山頭，便全由我們學校接管。

一到山上，本來是林場的一些房子，却被學校領導和教師家屬所佔有。而我們住的地方，則是一「白毛女」（註2）中的一句唱詞：「地作床來天當被蓋。」這環境擺在面前，於是，唯有用我們的血汗和雙手去建出一所新校舍。

那時我們很馴服，這是學生的本色，也是林彪自上而下的奴才教育的精神威力。學校由軍宣隊和工宣隊所主管，特別是那姓鮑的軍宣，獨操了學校的「生殺」大權，學校便成爲一支軍隊無異。我們暗地裏叫他包公頭。他極有心計，一副大軍閥的尊容，對我們這班羔羊總是板着陰森森的臉

孔，眼露凶光，令人視而生畏，遠而避之。

第一天上山，包公頭便向我們訓話：

「你們要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給我們一片廣闊天地，來鍛鍊我們忠於他老人家的紅心。我們面前任重而道遠，你們要刻苦改造世界觀，把自己培養成爲無產階級的鐵打江山的紅色的革命的堅強的永不褪色的接班人。你們要艱苦勞動，用汗水洗掉臭知識份子的臭思想，要用百倍的努力，爲毛主席爭光。要……要……」

高中的生活便這樣開始了，那是一九七〇年的盛夏。我們不但馴服，也很天真，大夥兒一般只有十四、五歲。在這兒不像是城市，那在我們眼中像看膩了的一頁書。這兒不再受父母的管束，可過獨立的生活，是新的天地。這片天地「是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註3）。我們想像着用雙手，建造起一排排的校舍、運動場、大禮堂。還是像包公頭所說的：「要開闢畝農田，菜園，自供自給，解決吃飯的問題。要養豬、養牛，要開小型工廠、化肥廠、磚廠貢獻給國家。以後……」他說：「我們還要製造汽車。」他太興奮了：「還要製造飛機，飛到共產主義的國家去。」全校二千多名學生都笑了起來。

生活是緊張的，在包公頭的授意下，學校的牆上，都是一片忠字化的紅色。他還特意叫人將軍隊的「三八作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等金科玉律，紅色大字寫得琳瑯滿目。我們的編制是軍隊式的（註4），生活也是軍人式的。早上五點鐘，一片嘹亮的起床軍號，把人們從夢鄉中催醒，我們便要迅速地將被子、蓆和一切生活用具，打好軍人式的背包，揹在肩上，跑到操場去集合。祝頌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彪副主席身體健康後，便開始出操。排着整齊的隊形，踏着整

齊的脚步，喊着響亮的口號，在操場上不斷地跑着，包公頭總是瞪着那雙凶惡的眼睛，在操場上監視着我們。我們還要學拼刺刀，練殺敵的本領，整個晨空便殺聲陣陣，在山谷裏迴響。

最令人難堪的是半夜，經常地突然一陣驚心動魄的緊急集合的軍號聲，使得迅速地打好背包，跑到操場去集合，時不時的急行軍、強行軍，翻幾個小山頭去抓「空降特務」。緊急集合是不准開燈的，經常有些同學穿錯了鞋子，反穿了褲子。那些急行軍，往往令我們睡眼惺忪地一個筋斗翻落水塘去，有些人走着走着又睡着了，被後面的人一推，便一脚跌落稻田去。

半夜的緊急集合，令我得了一個綽號，連隊有四大蛇王，我乃其中之一。當同學們驚惶失措地打背包，跑出去集合的時候，我偏偏不管三七二十一，蒙頭大睡，但只睡幾分鐘，便做了俘虜，被押到操場去亮相，挨一頓狠狠的批評，我的一份檢討書便足足在會上讀了一年。事實上，日間的勞動太辛苦了，睡夢中聽到那催命的軍號，總是掙扎不起來，我就想不透其他的同學怎會有趕起床的能耐。

老師也不例外，他們也得驚惶失措地緊急集合。葉老師是我們的副連長，他是個牛頓式的糊塗人，一次緊急集合，他站在我們面前訓話：「你們像甚麼，亂糟糟，就像一羣打敗仗的散兵。」可是站在前面的同學忍不住，都笑了起來，原來他的左脚穿着一隻皮鞋，右脚却穿着一隻布鞋。

初時，緊急集合對我們來說，倒是很刺激的新鮮玩藝兒。慢慢地大家都厭倦了。往往搞得神經過敏，一有風吹草動，便以為是緊急集合，一人動百人動，糊糊塗塗地打好背包跑到操場去。一場虛驚不算，還被包公頭凶狠狠地臭罵一頓。慢慢地我們也乖了，用敏感的眼光，如果看到連

長、指導員神色有異，便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心裏有準備，收拾起些零碎的東西。軍號一響，我們不費甚麼力氣，從從容容便揹起背包，到操場集合。儘管如此，緊急集合總令我們風聲鶴唳。

學校究竟是一支軍隊？還是一家工廠？還是一個農場？誰也說不清楚。總之，我們甚麼都包了，一切都要親手而為。起初的三、四個月，除了那本紅寶書，我們沒有拿過書本，白天時間全被勞動所佔據。同學中，有些做了鐵匠、木匠，有些做了磚窯裏的工人，有些到山上伐木，有些做了飯堂裏的伙夫，有些去種水稻、種菜，有些做了養豬司令，大多數都是做了建築工人。

我們連隊最慘，被派去割茅草，茅草是用來蓋屋頂的。每天早上天天讀之後，吃過早餐，揹着一壺開水和一飯盒的「羊咩屎」，扛着禾叉，拿着鐮刀便出發了。「羊咩屎」是我們親愛的伙夫半夜三點鐘爬起床精心製作的饅頭，由於麵粉發得不好，一個個蒸熟的饅頭使像一粒粒羊拉屎，吃上去有濃烈的泡打粉味。我們要翻過幾個山頭，走十多公里的路，到茅草叢生的一個山嶺，割下三尺多高的茅草，一捆捆地挑回學校去。七月盛夏，那噴着火的太陽，把我們燒成一個個黑炭頭。鋒利的茅草，在身上劃出了一道道血痕。我們每天都穿着濕漉漉的衣服，因為汗水沒有一天是停止「澎湃」的。肩頭磨破了，腳板不斷地磨起水泡。這時，才領會到起早摸黑的滋味。每天早上，我們拖着昨天的疲勞而去，黃昏時，才又挑着一擔茅草筋疲力盡而返。有些人逃回城裏去了，也有些人裝病整天躺着。同學中著名的飯袋，我們稱他作大肚佛，不斷突破歷史紀錄，最高峯是一餐吃了二十九個饅頭。

生活的情趣並沒有抹殺盡，總有男同學逗弄女同學；總有些笑話炸破肚皮；總有些同學做夜

鬼，用棉花塞住別人的鼻孔；總是時常鬧賊鬧鬼；總有人走到飯堂去偷些東西吃。

山是很高的，那些曦光斜抹的黎明，露珠晶瑩於漫山遍野的紅色野牡丹。早晨的山風像咖啡那樣令人精神亢奮。那壯麗的晚霞，片片投影於校舍旁邊大水庫碧綠的水中，男同學在水中嬉戲，浣衣姑娘水邊的歌聲。生活就是這樣，無論份量如何，總有辛勞，有愉快，有歡樂，有悲傷。

吃稔子是我們最好的享受了。秋風起時，山上山下，溪邊、懸崖旁到處是熟透的稔子。深紫紅色的一粒粒，味很甜，饞嘴的同學往往吃到整天拉肚子。

學校的廁所是名副其實的茅坑，暴露在日光下，又沒有水沖洗，其臭難聞。我們都情願在山上打「游擊」——走進茂密的樹叢，就地解決了。曠日持久，我們經常光臨的地方，便到處是一堆堆的糞便。我們養了很多屎蟲，有些大膽妄為的，夜晚便像一架坦克車向我們住的地方爬來。特別那些女同學怕得要死，向我們男同學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以及一連串的最後通牒。

半年後，校舍基本落成了。一排排的茅草頂、乾草伴黃泥結成牆的宿舍和教室展現在我們眼前，茅草房很有些優點，夏天，它會散發太陽的熱量，房子便陰涼爽快。而冬天，茅草又散發出熱量，使房子暖和不少。這對我們的辛苦算是一種補償吧！

磚廠建立了，稻田插了秧，打鐵廠也爐火紅紅，菜園也開關了，豬也養了幾十隻。回頭看下半年的成就，倒也不少。而一點一滴，都是我們的血汗，如今總算從可怕的勞動裏掙扎出來，輕鬆地舒了一口氣。

我們的成就，引起了社會的注意，來參觀的人源源不斷。教育局連連舉起拇指，市革委會也連聲說不錯，一份報告送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包公頭不可一世，趾高氣揚地到

處去吹噓演講，大談其學毛著的心得。連一些外國人也坐着豪華的房車來參觀。

不久，國家沒有鐵供應，打鐵廠爐火熄了，磚廠燒出的磚不合格，成了廢料。稻田的禾一棵只長出三、四粒穀，養的豬一場瘟疫死了一半，剩下的沒有飼料，也瘦得像猴子，可以爬到樹上去。

一片敗落的景象，我們那支校歌仍然大言不慚地唱着，還由學校宣傳隊走出校門，到處周遊演出：

……

豬滿欄，牛滿坡，

工廠林立貢獻多，

魚在水中翻滾波，

一片片禾苗唱着豐收歌。

每當我們聽到，都哭笑不得。

政治運動一個個接踵而來，時時搞得人心惶惶。一會兒批「讀書做官論」，一會兒又批「讀書無用論」，一會兒又反資產階級腐蝕。今天批判了這同學，明天又鬭爭那個牛鬼蛇神老師。一篇元旦社論學了一個月，幾個中央文件又學了幾個月，幾版毛主席語錄又學了幾個星期，頭腦塞滿了政治名詞。司空見慣，我們也麻木起來。每天早讀時，我們只計算着早餐吃多少；討論會，則是大話西遊；開大會，則埋頭打瞌睡。我們頭腦單純，猜不透政治的風雲變幻。台上叫萬歲，我們不會叫千歲，台上叫打倒，我們不會叫再踏上一腳。混混沌沌我們就這樣一天天地成長。

我總是在偷看禁書，古今中外的故事裝了一肚，睡覺的時候，意氣相投的同學便在我床上圍成一堆。聽我天南地北地說起書來。「薛仁貴征東征西」，「福爾摩斯探案」，「莎士比亞的戲劇」，是那樣吸引着我們。於是有了了一班侍從，起床的時候，他們有人幫我到井口打水回來給我洗臉，有人幫我買飯。天冷的時候，也有人幫我燒水洗澡。要寫文章的時候，他們又苦苦哀求我爲他們代筆。不久，一個講黃色故事的罪名便加到我頭上，全校開會批鬥了一場，幾乎打成了反革命份子。

林彪倒台之後，包公頭被調走，聽說還降了一級官職，上頭指責他推行林彪路線。同學們說不出的高興，有些同學買了鞭炮，燒了好一陣子。

社會教育起了一個小小的回潮，學校重視起學生的文化學習。被廢去的歷史、地理、英語、生物幾科都恢復起來，天天讀，早祈禱晚匯報也廢除了。我們連隊的指導員是那四十多歲的工宣，瘦瘦高高的個子，我們都叫他作阿嚙。以前要整天勞動，尚可用他混了大半世的本事，吆喝我們做這做那。現在竟不知做點甚麼好了。他愛出風頭，擺領導者的威風。但除了時不時拿起鐵錘撞那掛在樹上的鐘，將我們召集起來訓些瑣瑣碎碎的話外，便茫茫然地一天無所事事。度日如年地將一張人民日報看了又看，但總找不出訓話的靈感，倒像上山來休養的。召集我們的時候，總要拼出老命似地叫一句僅僅叫得出的口令——「立定」。但他委實身體太弱了，從那條老喉嚨爬出來的便是變了形的「嚙」一聲。阿嚙便這樣得來。他沒有文化，無法走上教室的講台。

我們要少拿些鋤頭、扁擔，多讀些書了，在空曠的山上，迴響我們一片片的朗朗書聲，倒是很動人的情景。我們已開闢出兩個空濶的運動場，每當下午上完課，運動場便到處是蹦蹦跳跳的

健兒，踢足球的，打排球的，打籃球的，男男女女，好不熱鬧。在那些花草叢中，同學們三三兩兩地散着步。在那些菜園子裏，也有不少他們培植的植物，整個山頭充滿了青春氣息。

但事實上，大多數同學已不是讀書的料子，無論甚麼書，拿起來便頭痛，我們倒情願多些勞動。那時，勞動減少了，但一個月還要勞動一個星期，我們總盼望着這個星期的到來。將來的唯一出路，便是上山下鄉，我們沒有功名利祿的思想，只懷着萬分之一的希望，畢業後分配到工廠去。大多數人太缺乏書本的薰陶，無法刺激起讀書的興趣，甚至求知欲已被殘殺了。盲目地，無知地，完成一段人生的路程，順着一個潮流便湧來，又順着另一個潮流，等待着被捲去。而總有些人，他們有強烈的求知欲，但在秋風蕭瑟的風候下，他們只能檢些落葉，當作春天的玫瑰。政治口號仍然整天地叫喊，對於理想，大家都是那樣茫然。

葉老師是我們的語文老師，上山第一年，他便終日記掛着快要生孩子、在城市裏居住的老婆。第二年設法調回城裏去照顧生了孩子的老婆和出世了的孩子。他終日教着我們黨的八股文章，只有一次，心血來潮，向我們談起他從北京大學畢業，第一次見到我們南方的椰樹時，寫的一首詩中的一句：「棵棵椰樹高入天。」能令我銘記到如今，因這句詩有一點不同的情調。

兩年過去了，畢業晚會那天，失落了兩年的自由，忽然被尋找回來。我們殺了自己養的豬，大排酒席。許多同學喝醉了，許多同學含着香煙肆無忌憚地噴着煙霧。而今將一走了之，學校裏誰也管不着了。而且工宣、老師們也撕掉了偽裝的尊嚴，慫恿我們放蕩，自己也參加一份。我們成長了，再不是那樣馴服和幼稚。

和兩年前相同的是，住了兩年的山又像一頁讀膩了的書，我們又懷着一份新的憧憬，幻想着

未來的前途。所不同的是，這份新的憧憬，却是那樣的迷茫。我們要走下「非崗山」，走上「二萬五千里長征」。我們要走到哪裏？怎樣的命運等待着？

當被分配到那些窮鄉僻壤，用整個生命搏取那廉價的工分時，我們才懂得歎息，懂得了真正的悲哀，也懂得懷念過去。

在這生活了兩年的山頭，我們演過一生中僅有的惡作劇。天真地夢想過，爛漫地笑過，幼稚地悲過，崇高地貢獻過。如今那沁人的山風連我們的影兒也凋殘了，吹散了。這山頭便是一個墳墓，埋葬了我們值得永世懷念的童真。

兩年的黃金時代，得到甚麼？頂着一個空洞的頭腦，我們到社會去了。能為社會做點甚麼？事實上，學校沒有把我們培養錯。我們練出了一身好氣力，到那廣濶天地去出賣血汗。一把鋤頭，用兩千多年前人類的勞動姿態鋤着二十世紀的泥土。一個無知無欲、奴才的頭腦去被權貴者呼喚，但算盤未免起碼撥錯了一個珠吧？！

校舍依然在，繼我們的後人又是怎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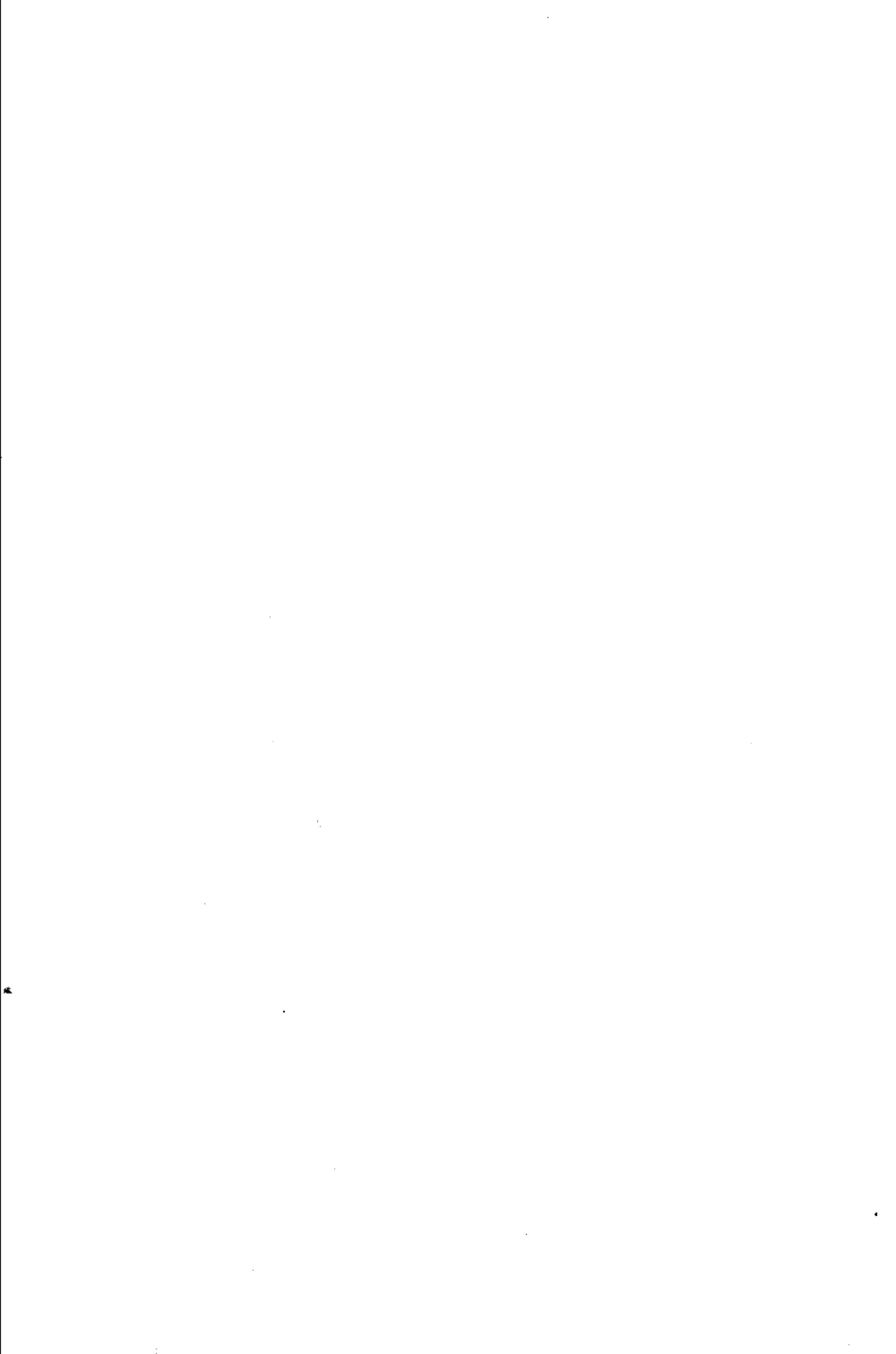
註

1：五、七指示為毛澤東的指示，本是復林彪的信，後向全國發表。有關教育方面指出：「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不但要學工，也要學農和學軍」等等。

2：白毛女為江青炮製的樣版戲。

3：毛澤東語。

4：學校當時分為七個連，一個連有四個排。所謂「排」是與一般學校中「班」的人數大致相等。



雁平

星期天

周末那天晚上十點多鐘，我做完了家務，疲勞不堪地躺上床，手脚似乎癱瘓了，動也不想動。腦子倒是挺活動的。總想着明天是星期天，來之不易，怎樣才過得好呢？我心裏反覆盤算着：辛苦六天才換來一天，從星期一起就巴望着它。現在做人有什麼「癮頭」，一天挨到晚，早上六點多鐘，天沒亮，就爬起床上班。頂着寒風踩他廿幾里路的腳踏車，晚上回家已經七點多鐘，一樣是冷風陣陣，太陽早下了山。回到家裏，再挨上一番，總是十點鐘才能睡上床。難得一天休息，焉能就這樣白白浪費！

怎樣過呢？找場電影看看，開開心？噯！別異想天開了，幾年來，反反覆覆的那幾套樣板，倒着背也背出啦！不叫人悶死才怪。文化革命前，有趣的片子還有些，現在呢？都把命給革掉了！那麼到公園去逛逛？唉！算了，妻還要餵奶哩！不是前兩年談戀愛的時候了，那裏還有這個風流閒勁？辛苦了一個星期還不够？還要到公園去跟

人擠迫！噫，看來最好是弄點吃的了。明天去買半斤肉，炒碟菜肉絲。對對！家裏還有點多菇，再來個冬菇粉絲肉片湯吧！如果運氣好，買到點魚，搞個蒸鯪魚，那就更美妙了！我不由得嚥了幾下口水。能够吃上這幾味菜，也不枉辛苦勞累了一個星期。

身邊突然響起一聲尖叫，把我嚇了一跳。原來是還未滿周歲的兒子發出的。他翻了一個身，把頭更緊地埋在媽媽的懷裏。妻並沒有醒，她在睡夢中指揮自己的胳膊，把寶貝摟得緊些。望着她母子倆酣睡的臉孔，及她很均勻輕微的鼻鼾聲，我不由得微笑起來。是啊，我總還算是幸運的。在城市裏有份固定職業，娶到了老婆，建立了一個小家庭，現在還生了個兒子。

突然，我想起買豬肉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得四、五點鐘起床，比上班還要早。以前常常是妻去買的，現在她要帶孩子，只好我來擔當了。「吃要緊，趕快睡吧。」我想。於是關了燈強制自己入睡。

一夜沒睡安穩，第三次劃火柴看鐘時，已經四點半了。我大吃一驚，立即起床，爲了不驚醒母子倆，我沒有開燈，只藉着一點月色星光穿衣服洗臉。當我摸到床頭，伸手取掛在板壁上的掛包時，脚下突然踢翻了甚麼，打了個踉蹌，幾乎跌倒。我感到鞋子濕透了，心知不妙。然而禍不單行，忙亂中，一條竹篙打來，幾塊濕布罩在我的頭上，然後是一陣刺鼻的尿味，呸！他媽的起來就衝着這樣的倒運。

燈亮了，妻破口大罵：「死人頭！半夜三更你搞什麼鬼……好呀，你打翻了尿罐子，想死啦！哎呀！尿片也給你搞下來了。乾睜眼睛幹什麼，還不趕快收拾？」

妻一邊罵，一邊跳下床找抹布拖地板，嘴裏還不住數落我。

我忍不住爭辯說：「你只知道罵人，又不想想尿罐怎麼放到這裏來了，以往一向是放在床尾的……。」

話未完，妻回過頭瞪着眼睛吼道：「什麼話？你死鷄撐硬腳！難道尿罐放在這裏有罪？你又不想想，這房間只巴掌那麼點大，侷縮得要死，還放這裏那裏的，真不要臉。」

「噯，噯，」我被搞糊塗了，連聲辯護說：「我不是故意的……故意的……」

「不是故意？你三更半夜起床幹什麼！」

妻這麼一問提醒了我，我抖擻起精神說：「起來買菜哇，想讓你們母子多睡一會，怕開燈吵你們。唉，差不多五點鐘，遲了！」

妻圓滾的眼睛眯了起來，半晌才說：「那麼辛苦何必呢？一個星期就這麼一天可以睡個舒服覺，不要去了，睡吧！」

我心頭一暖，甜甜地說：「辛苦點無所謂，星期日總是要過好一點啊。」

推着腳踏車出了家門，寒風陣陣撲來，才十一月就冷成這個樣子。我縮着脖子，翻身上車。

想起剛才的混亂，心裏自歎倒霉。唉，八個平方（公尺）小的房間，住一家人。床、櫃、桌、椅，再加上臉盆、尿罐，簡直轉身都成問題。不過這算好了，人家不是說找結婚住的房子，比我老婆更難嗎？廠裏老張結婚一年了，分配不到房子，還要住在單身漢宿舍，「需要時」就和愛人住兩天旅店，真荒唐！

一路上已經有好幾個提着籃子、手提袋的婦女匆匆忙忙趕着。我下意識地加了把勁，一下子就

就把他們拋得老遠，才幾分鐘，就到市場了。我小心翼翼地在鄰近的巷尾鎖好這「現代化」的交

通工具，心滿意足地打量一眼，這才離去。

市場的鐵欄緊閉着。門前的隊伍已經排列了十來丈，約莫有百多人，黑壓壓的。我不禁緊張起來，搶快補充到隊伍後面，不一會又有了後來人。

「幹嗎今天這樣多人？」我土聲土氣地問道。

「今天是星期日，人當然多。」

「哦！」我被人一言提醒，順手拍了拍這顆仍帶睡意的腦殼。現在國家每人每月只供應一斤豬肉，半斤魚，大家都是把這點肉食留到星期天才吃。

風還是很勁，但依然阻不住人潮沓雜，我站了一會，便向前後左右交待了一聲，順着隊伍走上前邊去打探一下。只見從六七十歲的老太婆，到六、七歲的小孩子，個個聳着肩膀，縮着脖子，在寒風中顫抖，却都眼巴巴地望着鐵門裏面黑洞洞的市場，彷彿那裏有什麼好東西，把他們的眼光鈎了去。

「嗯！還不開門。」身旁有人埋怨道。

「該是六點半，其實隨他歡喜，遲半點鐘是常事。」一位五十出頭的老行尊答道。

「唉呀！還要挨一個鐘頭。」

「哼，一個鐘頭算什麼，想吃肉那麼容易？」

老人家怪年輕人沒有耐性。他排在第四，穿一件破棉大衣，不時用衣袖胡亂揩去流出來的清鼻涕。乍看去，硬像叫化子。

「我一點多鐘就來了。」老頭子鄭重宣佈。我不由得吐舌。我五點鐘才來，還是安心排在後

面吧。

回隊時，發現隊伍中有幾段較疏落的，走近一看，原來是一些小板橈、竹籃，甚至磚頭、瓦片摻雜在隊伍中。如果說橈子和竹籃算是排隊人的替身，那麼磚頭、瓦片是幹什麼的呢？

「我怎麼知道！」一個粗聲粗氣的小伙子啐道。

「這裏有人的，一塊石頭一個人！」又是一個晦氣的聲音。

我又好氣又好笑，但不敢惹麻煩；回到自己的位置時，身後已經拖了丈把長的尾巴。

「同志，這隊怎麼排的，哪條龍排肉，哪條龍排豆腐？」身後的一位戴眼鏡的斯文人略帶惶恐地向我打聽。我困惑地搖搖頭。是呀，我要買肉，開門後又怎麼樣。

「先在這裏排隊，等會開門了，就按秩序進去，再看你高興買什麼，你就排到那個檔口去。」一位熱心的中年婦人，在爲我們做嚮導。

清晨時分，寒氣尤其逼人。人們盡量把脖子藏在衣領裏，手縮在袖筒內；有人不住蹀脚，有人靠在牆根縮成一團，遠看活像隻昏昏欲睡的蝸牛。整條隊伍越排越覺彎彎曲曲，鬆鬆散散。我呆了一陣，順勢伏在一塊石頭上，打起瞌睡來。

幾次「開門了，開門了」的歡呼，及伴隨而來的騷動，都將我驚醒，我猛地甩開睡意，鑽回自己的位置。我定眼觀察這條突然間變得鬪志昂揚的人龍，心情又是緊張又是興奮。

「擠什麼？擠什麼？還沒開門嘛！」

隊伍一動不動，只是前面傳來厲聲吆喝，原來市場職工回來上班，鐵門大鎖哇啦一響，惹得饑寒交迫的人們都表錯了情。我苦笑一笑，整個身子靠在那塊還有點餘溫的石頭上。心想，這年

頭，賣肉賣菜的架子最大，他管你吃的嘛。

喜訊終於傳來：「開門啦！開門啦！」大家得到緊急動員令，脖子勇敢地從衣領裏伸出來，而且盡可能長，好往前望；手也從袖筒拔出，轉向前推。人口驟然膨脹，隊伍前截越來越擠，後截越退越遠。

「放塊石頭在這裏，說是代表他排隊，你老兄真會打算。」

「是這樣的了，你看不過就學學吧！」

「王八蛋才學你，走開！」

「哼！……」

剎那間，一陣拳來腳往，殺得附近鷄飛狗跳。幾個頭戴鋼盔、手執棍棒的「工糾」（全稱：工人糾察隊）急急趕來，將幾個滋事的一網打盡，押到附近派出所去。

騷動制止了。市場員工這才把鐵柵門開了一個只能容人側身擠入的縫隙，然後大聲宣佈說：「大家守秩序，一個個進，慢慢走，不許跑！」

初時，人們順從地一個接一個鑽進去。漸漸地，人們的步伐加快了，誰都想趕快接近自己所需要的檔口。儘管把門的職工聲嘶力竭地吆喝、威脅、謾罵，但他們哪裏肯聽，終於人們由急步演變成奔跑了，一時沙塵四起，叫喊聲，吆喝聲，謾罵聲，匯集成一條不可抗拒的人流。人流將把門人撞跌一旁，而鐵門早已給撞得大開了。一批遲來的投機者趁亂投入洪流中，排在後面的人再也顧不得「順序」，各人都拼出自己最大的氣力，向前推啊！湧啊！……

激烈緊張的戰鬥只幾分鐘就過去了。幾百人的大隊伍全散在賣猪肉、賣魚、賣豆腐、賣青菜

、賣腐乳等等各個檔口，變成數條幾十人的小隊。而我排在肉檔，好不容易，才佔上第四十名。儘管如此，我還是像找到歸宿那樣，舒了口氣。

局面剛剛安定，救護車就來了。護士們架走了三個受傷的婦人，工友們加緊打掃戰場——沖淨地面上的兩灘血跡。我想起剛才衝鋒陷陣時，屢次舉腳避過倒地呻吟的肉體，猶有餘悸。

今天的任務不是買豬肉這麼簡單，我還要買魚，買青菜。剛放寬的心，又收緊了。

將近九點鐘，賣豬肉的拉來了一隻豬邊，「叭噠」一聲甩在肉案上。這一下子好像給人們打了興奮劑，一張張麻木的面孔都添上了喜色。排隊的人開始津津有味地議論，這隻豬那塊最好，應該如何如何。後面的人圍攏去，七嘴八舌地加入討論行列。

「亞叔！斬這裏吧，我幫你買慣買熟啦！」第一位顧客是個老太婆，她巴結地說，一邊用手比劃。

「縮手！」賣豬肉的大喝一聲。

「哎，哎……」

「五角錢，——不要？」

老太婆苦苦哀求：「亞叔，行個方便吧！難得一張肉票，切點好的啦！」

賣肉的把臉一沉，叫道：「下一個！」嚇得老婆子連忙就範。

時間過得很快，豬肉去得更快，眼看前面的人小塊小塊地把肉噬去，心裏越來越恐慌，最後決定以小解為名，溜去魚檔碰運氣。

魚檔的情形更不妙——連魚的影子都沒有。然而幾十人固執地等着，他們許多是半夜三更就

來排隊了，不買到魚，怎麼甘心。聽說剛才來過一趟魚，賣了十幾人，這個事實，使後面的人有了信心。

大家有信心，我也有了信心。我急忙站到魚隊最後，呆呆地等待起來。

這時，一輛「工糾」巡邏車開到市場，車上的高音喇叭壓倒一切市區的喧囂。

「……目前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工農業生產蒸蒸日上，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不斷提高……但是，階級敵人決不甘心他們的失敗……」

「市場繁榮，物價穩定，嘿嘿，算了吧，每月分配一斤豬肉，半斤魚，都未必能買到。」

這人太大膽，我不敢附和，另一個小伙子大概太無聊，找我訕搭。

「報紙不是說今年農業又大豐收，生豬產量也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嗎？」

「報紙當然這樣說，」一個正翻着報紙看的中年人湊過來說：「你們看看這條新聞，」他一邊說，一邊翻到時事專欄，指着：

「噲！這裏是報導羅馬尼亞水災，我們支援這麼多麵粉、豬肉、奶粉、蛋粉；噲！這裏又是報導支援坦桑尼亞搞建設×××萬元；還有這裏報導國務院接待新畿內亞經濟代表團，大擺筵席……不過，」他突然頓住話頭，思索了片刻才接着說：「話要說回來，我們是社會主義大國，支援別的兄弟國家是義不容辭的。咱們朋友遍天下嘛！」

大家會心地笑了，我也笑了，空氣不再顯得沉悶、呆滯。

「大家注意，剛才接到批發部通知，今天沒有魚到。」

人羣「轟」地炸開了，嘆息聲，抱怨聲，咒罵聲混成一片，但當人們想到這個悲慘的結局無

法挽回，又鬨然走散了。

我渾渾噩噩走到菜攤，被賣菜的嗓子叫醒：「喂，後面不要排了，白菜只有這最後半籮！」回到肉檔，人早散光，肉案上連碎骨也賣清；賣肉的在悠閒的抽煙，說笑。我又睏又餓，恨不得爬上肉案睡一大覺。

我推着腳踏車，無精打采走出市場。轉念間，想起那間聞名的「紅旗市場」，何不去碰碰運氣。

紅旗市場到了，果然是名不虛傳。外面望去，明晃晃的鑲着玻璃的柱子，光滑的花階磚地面，堂而皇之，使人信心十足。再看那一排排整齊的檔口，雖然空空如洗，却在盡頭有一間燒臘檔，又燒、燒鵝、臘肉，掛得琳瑯滿目。

「嘿，得了！」我高興得忙不迭地掏腰包，翻肉票和錢。

「同志，我買一張票的臘肉。」

「這是陳列品！」

我「哦」了一聲，伸出的手機械地縮了回來。我進到臨近的食雜櫃台，看見裏面也是擺得琳瑯滿目的，心想買個罐頭回家充數。

「這裏有鮮味青豆、醬黃瓜、油浸草菇都不錯，你要哪種？」

「噯，不，不。」我指給這位好心的售貨員看。「請你拿罐紅燒豬肉來看看！」

「哦，那些是不賣的。」

「爲什麼？」

「是陳列品！」

又是陳列品？我惱火起來，罵道：「媽的，盡是外面光。」

「如果不是陳列品，也輪不到你呀！」售貨員打趣的說。

然而，皇天不負有心人，在我發現一筐魚運進某魚檔，而魚檔前的人就是因絕望而散剩寥寥無幾。我箭步搶到檔前。才片刻，風聲傳開，女人、小孩、老掉了牙的、身體強壯的，滿街遍地跑過來；馬路上躺了許多隻跑脫了的膠拖、布鞋。

「喂，買魚爽手點呀！」我正對着這種場面痴痴地自慶，賣魚的打斷了我的思路。

「哦，是的……是的……唉，對不起，同志……等一等。」我着慌起來，手忙腳亂，額頭上滲出汗珠。我迅速翻遍所有衣袋，都沒有銀包。我的心一下抽緊了，雙手顫抖起來，腦袋嗡嗡亂響；我嗚咽地說：「完了，我錢包被偷了……。」

然而，沒有人理會我的訴說。賣魚的忙着賣，買魚的忙着買——這個世界太不近人情，於是我大聲向賣魚佬吼道：

「同志，我錢包不見了，購魚證、猪肉票、錢，都不見了！你說怎麼辦？」

「場裏丟錢包常常有，今天算你運氣不好。」說罷，又去賣他的魚了。

我的意識恢復過來了。我憤恨自己爲什麼不是女人，要不，這時可以嚎啕大哭，圖個痛快。我意識中已經抓到那扒手，卡着他的咽喉。

我惘然站了一陣，不甘心就這樣離開。我鼓起勇氣懇求賣魚的：

「同志，你能不能先賣給我？等會回家拿錢來。」

「你這人真囉嗦，現在那有賒帳的事，況且你又沒有魚證。」賣魚的極不耐煩地揮了揮手。我望望周圍，人人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情，誰來關心我，憐憫我？我心裏一陣淒涼，艱難地轉過身子，蹣跚地往回走去。

「咦，腳踏車呢？腳踏車到哪裏去了？」我走到停放腳踏車的地方，慌了。是這個地方——市場門邊的牆角裏，沒有記錯呀。極度的心慌意亂使我渾身變得酥軟無力。我強制着自己，跑遍市場每個角落，又走遍了附近的每條街道，可是，哪裏有腳踏車的影子呢！我不由得眼前一黑，兩腿一軟，便不省人事了……

不知過了多久，我從暈厥中甦醒過來，眼前的景物模糊不清，耳際響着尖銳的長鳴。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會坐在濕淋淋的地上。小孩子圍着我調笑；女人們互相咬着耳朵，驚惶地議論着；怕事的圍攏來又馬上擠開去。

哦！我記起來了，我遭受巨大的浩劫——我的腳踏車被人偷走了。那是我唯一的財產啊！爲了買它，我節衣縮食，兩年不吃早餐，連衣服也不敢做，煙只是抽八分錢一包的經濟牌。踩了五、六年，由於保養得好，還有七成新。唉，它簡直是我的命根，想不到就這樣完了，真正的完了！

「我的車呢！腳踏車！」

我突然從地上倏地躍起，厲聲怒吼起來。是的，我應當奮鬥，化悲痛爲力量。我於是狂亂呼號，遍街亂跑，拖住路人，毫無條理地向他們陳述自己不幸的遭遇。

我的咆哮震撼了整條街市。人們不知發生了什麼，慌作一團，趕忙收牢自己的財物；有的開

始四散奔逃。沒有誰來聽我的訴說。跟着我遍街跑的，只是愈圍愈多的小孩。

我不知道自己鬧了多久，終於精疲力盡了，這才步履蹣跚地走回家去。

「走回行人道去，跑在馬路中間，找死嗎？」

我抬頭一看，原來是兩個殺氣騰騰的工糾，我心裏突然一亮，他們的職責不就是維持社會治安嗎？正好求求他們。

「同志，我的腳踏……車被人偷了，請幫我找……找回來！」

我說的太結巴，一個工糾不耐煩地說：「到派出所報失吧，我們只管巡邏。」

另一個板起臉教訓說：「腳踏車應該放到保管站，你隨便放，被偷了活該。」說完，他們揚長而去。

我呆若木鷄地站着，目送他們的背影消失在馬路的拐彎處。

一進家門，妻劈頭就罵：「你死到哪裏去了？十二點鐘還不回來，家裏吃什麼？」

我沒答話，低垂着頭，渾身顫抖，一頭栽在床上。

大概妻見我面如土色，滿身泥漿，感到情況不妙，於是收斂起叫罵，走過來細聲打探。當她了解到是這般情況後，又叫罵起來。先是罵我不中用，接着罵那些黑心的賊，最後罵這可恨的世道。終於她也罵得精疲力盡，頹然倒在床上。這時，幾個月大的嬰孩使勁地哭啼起來。

門外有人叩門，一個聲音飛進來：「阿基，今天有特大喜訊：中國人造衛星又上了天，廠裏通知下午兩點回去集會，到市革委會去報喜！」

拓民

長長的 流水

那一天是十一月最後的幾天，幾個朋友帶我到新界一個淡水湖旅行。打開收音機，我們就坐在草地上聊天，正當天南地北，扯個沒完的時候，突然，收音機裏清晰晰地傳來：「港府決定十二月起，把偷渡的大陸難民遣返大陸……。」簡直青天一個霹靂，不由得摸摸自己的耳朵，我真不敢相信聽到是真的，好像覺得眼前突然一黑，太陽，藍天，草地，甚麼都沒有了，黑暗像成羣的螞蟻向我包圍過來，在噬咬我的心，在朋友們面前，我只能讓眼淚在心裏流着，但苦的淚水把心淹得難受啊！

「港府決定十二月把偷渡難民遣返大陸。」

這無疑是說，維君再也不能到香港來了，有甚麼比失去自己的戀人更難受的？何況是初戀的情人，人間最苦的苦酒我嚐到了。我蹣跚地走到湖邊，坐在岩石上，呆呆的凝視着清冽見底的湖水，幾條銀色的小魚在水裏一閃閃地穿插，望着望着，彷彿見到一張熟悉的臉，一張憂鬱的臉，大大

的眼睛，却包含了淚水，臉孔像封了霜般深沉，我正要伸手去拉她出來，却被滴下的兩顆豆大淚珠劃破水面，她的臉龐一下子逃得無影無踪，泛起的漣漪在擴大，她逃去的影子，依稀稀使我回到往昔的日子中去……。

我和維君是初中的同學，我住在鎮上，與她住處相隔只有幾條巷子，在學校裏雖然不同班，但也是朝見面晚見鼻子的。不過，除了打招呼之外也就沒有甚麼更進一步的來往。初中畢業後，我到了遠離住家的學校讀書，同時在學校寄宿，維君則到了附近的一間工廠工作。在那幾年裏，見面的機會屈指數得出，並且是匆匆打個照面就過去了，她的臉龐在我腦海裏像多年的發了黃的照片早已經模模糊糊了，但命運想是難以捉摸的。假如，不是六六年開始的文革運動，恐怕我們都會因歲月的流逝而把對方忘懷。

一九六六年，整國中國大陸處於一個翻江倒海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有時一夜醒來，整個學校像被從地上冒出來的大字報貼得麻麻密密。同學們都捲進仇恨的漩渦裏，運動激烈地進行着，學校也停了課，書本封上了塵。開頭那段日子，天天還坐在冷板凳上聽着無窮無盡長篇大論演講辯論，慢慢的連凳子也坐不穩了。不同派別的學生拿起棍腳，捲起衣袖，口角漬滿了涎沫動起武來。整個學校，不論教室、宿舍、樓梯，處處築起了工事，到了晚上，連槍也架上。留在學校已經不行了，不參加運動的寄宿同學都捲起鋪蓋紛紛回家去，當然，我也不例外。

在家裏居住的日子是相當無聊寂寞的。大人都工作去了，只有「滴嗒」、「滴嗒」的鐘聲永遠麻木不仁的走着。收音機又老是三部曲，聽得煩死人。社會上幾乎連電影之類的娛樂也絕了跡。沒有辦法，只好伏在桌子上一頁一頁地嚼着大部頭的小說，此外能使我感到心身愉快的事，就是

在黃昏的時候，夕陽懶懶地斜掛在西天，天邊像焚起漫天大火，大火把天空燃燒得變幻着異彩。我獨自跑到散發着濃郁菜花香味的田園和菓園裏散步，或者沿着流得淙淙響的小溪澗，踩着柔軟的野草流連徘徊。又或者攀上長得青翠欲滴的山崗，在竹園裏漫步。被夕陽照着，被晚風吹拂着，被樹枝輕輕的擦着臉龐。此刻，我會把人間的一切罪惡和骯髒統統忘記，剩下的只是對大自然變幻的莫名其妙沉醉。在這種沉醉裏。我才覺得人生也會有可愛的地方，值得留意的時候。有時，我乾脆就靠在散放着苦澀香味的光滑的樹幹上，望着遠處已經開始被暮色逐漸吞沒的山巒，在萬籟俱寂中，默默思索着將來的命運。在當時，我們應屆畢業同學的心早被一種黑沉沉的烏雲籠罩着，每個人的心裏都像灌了鉛似的沉甸甸，走路也挺不起胸，覺得前路一片暗淡無光，但只能徬徨與無可奈何。

有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起晚上有事，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趕回去。陰暗狹小的街巷寂靜無人，快步走到轉彎處，突然閃出一個人，慌慌忙忙當中，我幾乎把對方撞着，對方手上的東西却是散落在地上了。我也顧不得那麼多，慌忙彎腰把散在地下的東西檢起來，是三部厚厚的書，我拍着書上的塵，嘴裏說着抱歉的話。當我把書遞過去的時候，我才發現她原來是個清秀得誰在路上碰見也要多望兩眼的女孩子。再定神一看，真巧，原來是維君，而她早已認出我了，正靜靜的微笑着。雪白的齒端甚至在夜色裏也使人感到注目，還是她先開腔：

「怎麼，多讀了兩年書，就把眼睛長在額角上，連老同學也瞧不見了？」

幾年沒有與她來往，不但人洒洒脫脫變了樣，嘴巴也變得不饒人了。我們站在已經拉起夜幕的街頭聊起來，她告訴我，日常生活裏唯一的消遣就是在家裏看閱書。我有點奇怪，這樣一個秀

氣的女孩子，單是那對長著一排長睫毛的大眼睛，隨便也會把男孩子的魂魄勾過來，但居然閑餘的生活也是這樣單調枯燥。

分手時，我把手裏的兩部書遞回給她，揚揚剩下的一部，說：

「借給我幾天可以嗎？」

「可以，不過可要還給我，不要把書吃掉了。」她說話時，不知是我心理作怪還是其他甚麼的原因。她的聲音是甜甜的。看她老是微笑着的臉，我心裏早像被灌了一杯蜜。

那天夜裏，我躺在床上不停地輾轉，臉不論朝那個方向望，都彷彿見到她那一雙水盈盈的大眼睛，直望得我心慌意亂。以前也曾見過水盈盈的眼睛，但從來沒有像今晚使我神魂搖蕩，有時我定定神，那突如其來的心亂會雲霧般散開，但又被另一種輕微的熱困擾着我。不過說老實話，我倒是希望那陣子的心亂能長久些。

二十歲，愛的心靈之窗被一雙黑睫毛的眼睛敲了敲，可以說，愛的種子，莫名其妙開始爆出來了。綠芽了。

有時候，人會在偶然的遭遇裏，能得到長久的快樂的。

她借給我的那本西方小說，講的是一對戀人愛情悲劇，故事哀艷動人，寫得很美，但收場却很悲慘，使人看後會平添一種迷茫若失的情緒。書的尾頁有幾行潦潦草草的讀後感，現在，我還清楚記得其中的一句：「當你看見那些爲了走向美好目的地而艱難掙扎着，甚至在身上留下斑斑血痕的人的時候，你應該爲曾經拉過他們一把而感到自慰和驕傲。」我深深地笑笑，世態炎涼，每個角落都充滿了爾虞我詐，到處都是陰謀和陷阱，那裏去找這種助人爲樂的勇士呢？但，想不

到三年後，當我正筋疲力盡爲改變命運而努力的時候，這樣的人在我身邊天使般出現了，這就是她，維君。

當我把書送到她家裏的時候，時間過去了半個多月，維君和她的姐姐住在一起，其他親人都在外地。她姐姐是個活潑的少婦，我走進客廳，維君從房子裏走出來，一看見我就說：「我還以爲你把我的書吃進肚裏，連交待一下都不敢來了。」坐定之後，她端來一杯熱茶，茶葉的清香，令我覺得坐在這個客廳裏有種舒適和滿足的感覺，心裏由衷的暢快。

我們天南地北地談起來，話題不由自主地接觸到眼前的文革運動。我告訴她，我們這些應屆學生的下場免不了是要被送到農村裏去拿鋤頭，說到這裏，她的臉上也蒙上了一層陰沉的黑雲。她嘆口氣，無力地說：「工廠裏也裁人，我恐怕也難免在工廠裏被趕出來。農村，唉！真正的世界末日。」我背靠在椅上的燈光的暗處，打量着她，思量着，像她這樣十指尖尖的，白皙的皮膚，到了農村去拿鋤頭，到底能幹些什麼呢？況且還說要把一生獻給農村！人可以受苦，但不能永遠忍耐無法忍受的苦。但想到許許多多的男女同學，他們都將無法逃脫厄運降臨在他們身上時，我覺得這個世界不幸的人太多了，該誰同情誰呢？誰都在呻吟，誰都在受苦，大家都呼吸在這沉重的年代。何況，同情並不能改變環境，我們像一羣綿羊似的，一旦肥了就得被宰，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這究竟是令人傷心的。

不知不覺我們轉到了小說的話題，我把看過的幾本小說告訴她，自己本來就是厚臉皮信口開河的人，一時講順了嘴，只顧自己涎沫星子噴噴，連不懂的地方也當成懂的瞎講一通。她只是用那夢般的眸子頻頻注視着我，像疑惑，但更多的是新奇。我住了口，她才緩緩地講道：「想不到

多浸了幾年墨水的人，果然開口就是長篇大論。」其實，在我聽來，她講話才真的是娓娓動聽。這也許又是心裏作怪吧！這一晚，我們談得非常愉快，都能感覺出對方聲音裏，有種發自內心的柔情，我似乎喝了醇酒，一舉一動都輕鬆快樂。我本以為有良好的開端，一定會引出個好的結果，誰知世事多變，一切都與願相違。現在各在天一方，不但留不住殘留在心裏的記憶，並且歲月把它沖刷得遙遠與模糊起來。誰能預料得到這樣的收場呢？我只恨自己的命運不好，青年人的戀愛，是一生中最美麗的一頁了。假如這頁是空的，又怎能說人生是美滿的呢？我徬徨在暗淡的生活裡拔不出來。

此後的半年多，我似乎成了她客廳的主人。我的聲音，我的踪跡在廳裏每個角落都有，我自己也好像覺得，再沒有甚麼地方比得上在她客廳裏更舒服稱心了，維君也像隨時在等待着我似的。每次見到我，都用甜甜的噪音招呼我坐下，端上茶杯或者水果。不過我還不好意思隨手抓起甚麼就往嘴裏塞，維君每逢見到我揚揚手謝絕她的水果時，她那雙微蘊着怨氣的瞳子就生氣地盯着我，我倒是喜歡看她這種神態，女孩子生氣，有時會有另一種說不出的美態。

記得有幾次，她在我面前踏着軟軟的步子輕盈盈地走過時，她一頭蓬蓬鬆鬆、烏黑披肩秀髮擦着我的臉、鼻子、脖子時，簡直難受極了，像心被擦着了，癢癢的有種奇怪的感覺，我真想抓住她頭髮來看個仔細。有時，我們無言相視，一起傾聽掛鐘滴滴達達的聲音，在空洞洞的客廳裏追逐着，整個客廳裏瀰漫着溫馨和寧靜。心頭彷彿被一種美妙的東西填充着。初戀的一切居然都是妙不可言，可惜這些都已成往事，更可悲的是往事不堪回首！

每次我要離開維君家時，她就拿着電筒照着我，陪我走出黑黝黝的小巷子。偶爾我們的身體

碰着了，我發覺她會一顫，但並沒有躲開，露出一絲既羞怯但又不是拒絕的微笑。在那段日子裏，我們都愉快享受着初戀時帶給我們神秘的感覺。

歡樂和情愛使我胸際激蕩澎湃。也暫時使我忘記了煩惱。那以後，我的心魂像是留在那個客廳裏了，離開她的客廳，一種茫然若失的迷茫，會不由自主地籠罩着我。但只要一踏進她家門檻，我又拾回那顆失落的心，一種充實和甜蜜的氣氛包圍着我，歡欣又襯托着青年人的希望。

維君呢，也開始注意着我的一舉一動，如果她有十幾天不見我，見了面就會用目光搜索着我，問我爲甚麼突然不見了。要是我支吾地拖泥帶水的講，她就會用那雙大眼睛盯住我，直迫得我透不過氣來。

一年多的柔情蜜意，像靜靜的流水悄悄地流過去了。歡欣的日子總是那樣快就過去，接踵而來的的是災難降臨在頭上。六八年年尾，絕大部份的應屆畢業生都被送往農村。還記得在被分派到農村前一天，我接到通知書，我捧着通知書時猶如接到判決書那樣，手發抖，腦子彷彿被人塞進一團亂麻，兩條腿像被灌上鉛，幾乎不可自持，我明白，憑着這一紙的宣判，我的一生從此就得完蛋。任何熱情和青春，都會被農村集中營式的生活消磨殆盡。這一刻，是我一生一世想起就痛苦的一刻。

臨出發到農村的那個晚上，我去找她，那時，她也正被動員着派往農村，精神上的苦悶，把維君往日的嬌憨一掃而光，眼睛蒙上了黯淡的烏雲，臉上冷冰冰的封着霜。我開始明白，人間的災難確實降臨在我們身上了。那個晚上，我們拖着沉重的步履，在黑暗的巷子裏，北風瑟瑟的逐着落葉，在小巷子裏忽上忽下地蕩來蕩去。空地上種着的闊大芭蕉葉悽切地搖曳，有時發出低沉

的嘆息聲，屋簷上的瓦筒被吹得嗚嗚地低吟着，像在訴說着它的不幸。風聲、樹葉聲、嘆息聲，聲聲刺痛我們的心，世界爲甚麼驟然變得如此冰冷陰森？走到長滿了龍眼樹的池塘邊楞楞地坐在石橈上，我們從來沒有像今晚這樣接近，連彼此身體上的體熱也感覺到，但心境從沒有今晚這樣黑暗，從來沒有覺得這樣渺茫。

池塘裏倒印着上弦月的清淒影子，冰冷冷，淒清清，彷彿我們的心一樣。

終於我和我的同學們被分派到廣東北部一個荒涼偏僻的山區，舉目連綿崇山峻嶺的地區，密不透風的茅草，被雲瘴遮着的羣山，深夜裏野獸的嗥叫。這一切就是山區見到和聽到的全部生活內容了。從現代的大城市突然轉到深山野林裏生活，那種感覺彷彿如脫下學生裝馬上披上一野獸皮那樣，說不出是甚麼滋味。我們的生活像回復到遠古時代，只好痛苦感覺着所有的一切。我和另外三個人被安排住在一間茅草房裏，舖蓋還未顧得打開，就潦潦草草地寫了兩封信回家，其中一封是給維君的。半個多月後，我接到她的回信，但郵戳上的印子已經不是寄自家裏的了，而是從靠近珠江口的東莞縣發出的。我未拆信就已經明白，維君也像我一樣，此刻也是拿起鋤頭：。苦難的歷程就這樣開始了，就像生活在地牢又黑又暗又潮濕，沉悶得足可以窒息任何生靈。最使人苦不堪言的，就是明知這是無法忍受的生活，但又無法找到擺脫的辦法，彷彿見到軟刀子，在頸項上慢慢的割，却又無力反抗。

沒有星星、沒有月亮的黑夜裏，唯一的光明就是游絲般閃動的螢光了。維君和我的友誼就靠着薄薄的兩箋紙，默默地傳遞着。我倆懷念之情，哀思和惆悵都裝在信封裏寄出去，又計算着收信的日子。農村的漫長日子裏，收信便成了一個節目。這段日子，多麼深刻地雕刻在我的心裏。

經歷過這種生活的人，一定會比任何人都更深切地理解人生灰沉的時候，安慰是多麼的寶貴。

這些信我今天仍然保留着，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每次拿起這些信，都將會挑起難忘的回憶。那是青年時代用心和淚寫成的啊！它是那段在嘆息中過去的日子的人的見證人。

第一次從農村回家，我和維君就在信上約好一起回去。那天，真有點患難餘生後重逢的一種激情，天空和大地都變得明朗和寬大起來。她走到哪裏，朗朗的笑聲就傳到哪裏。我坐在她光亮的客廳裏，聽着她講，看着她笑，心裏有說不出的歡悅。她姐姐告訴我，她很少見到維君那樣高興。我們都像久旱後的綠苗，貪婪地吸着甜蜜的甘露，忘記了一切憂慮似地笑着。

總的說來，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一年不過兩三次，所以，都很珍惜相聚在一起的時光。蹲在農村又黑又潮的茅草房時，唯一的希望就是早點回到廣州的家裏。農村的一時一刻，都是漫長的歲月，就是這樣的心境，我們度過了三個寒暑。

一束朦朧的光終於射進了發着霉臭的茅房，像春風吹到冰冷的大地，究竟有冬天，也應該有春天的。春光射穿黑夜，帶來了光明。下放的學生大批大批的逃港了，我和同學們經常接到東莞寶安熟人的來信，他們告訴我們某某最近又到了香港，並且把逃亡的情況講得很詳細。每次接到這樣的信，我們像捧着新時代的讚美詩圍在一起，議論紛紛。當時，大家都已經隱隱約約的感覺到，要擺脫眼前絕望的困境，只有學那些先行者，別無他路，等待是甚麼也得不到的，這是抉擇命運的時候了。我們也知道離鄉別井是前路茫茫的，香港不是理想樂園，但比地獄般的非人生活強千百倍。

一個秋風送爽的夜晚，我沿着崎嶇小道匆匆忙忙向維君的泥房子走去。霧霾像輕紗似被風吹

拂着，路邊的枯草已經掛上成串冰冷的露水觸在足踝上透心涼，颯颯的秋風捲過山崗，漫山遍野都響成一片。我很順利地到了維君的泥房子，輕輕敲門，開門的是與維君同住的女同學，匆匆打個招呼閃身進去，正想問維君在那裏，維君已躺在床上柔聲地喚着我，我急忙走到床前，藉着從窗臺射進來的一束淡淡的月色，一看把我着實的嚇了一跳。她那蒼白的臉上深深地陷着兩隻乾澀的眼睛，淒清地望着我。本來是豐腴紅潤的兩頰，像被削下了兩塊肉，才十幾天不見，她變了另一個人。她把我拉在床沿上坐下，用冰冷的骨嶙嶙的手握着我，告訴我她得病的原因。十天前，她從外村摸黑回來，經過小橋時不小心掉在水裏，渾身濕淋淋，熱身子被冷水一浸，再加上回家的那段路被寒颼颼的山風一吹，冷得連腳也發麻了，走路也走不好，回到家當夜就發燒，迷迷糊糊的燒了好幾天，甚麼也吃不下，昨天才退燒的。她把那冰冷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惋惜的講：「我連走路也沒有勁，那能够背着三十斤重的東西翻山越嶺，現在一切東西都準備好，明天那兩個人也來。如果爲我一個人放棄這次行動也不值得，你們三個人先走吧，待我恢復了體力再另想辦法。」我從她無可奈何的聲音裏聽出，她並不是很情願和我分開的，而我也的確未想到過會要和她分開。現在突然出現了這個意外，使我徬徨，彷彿站在懸崖的邊上，兩腳發軟，該怎麼辦？我的額上沁着冷汗。

此刻，覺得自己彷彿徘徊在生命的十字路口了。是留着等待維君，還是獨自遠走他鄉？

農村多年的灰暗和被辱生活，使我憎惡一切，使我厭倦人生，除了受苦，我幾乎無法感覺人生的樂趣。生活對我只是一種折磨，一種沉重負擔，在這種環境裏苟且偷生是一種無聲的悲哀。爲擺脫這種不死不活的環境，我已經付出不少汗水的代價，現在，機會來了，但維君却要留下，

到底該怎樣辦？我的心都想痛了。

那夜，我睡在隔鄰一間很久沒有人住的房子，我抱着膝坐在床上，呆呆地望着窗前。這時，清淒的月色從窗戶射進來。

突然間，響起幾下「得得得」敲門的聲音，接着門「吱呀」一聲被推開了。維君披着衣服拖着蹣跚的脚步在黑暗中摸索走進來，挨着我坐在我的身邊一言不發。把頭枕在我的肩上，動也不敢動地靜靜凝視着窗外一片淒迷的月色。她像遲暮的老人，暗自嘆息。我不敢望她的臉，誰也不敢驚動這黑暗和深沉，我們默默地坐着，握着她的手，想到月夜如此迷人，爲甚麼我們却要躲在這又黑又臭的房子裏憂愁呢？爲甚麼我們的命那樣苦？我真想大哭一場。

維君把臉轉向我，對着我的耳際，壓抑着心裏的憂傷和煩亂說道：「你走吧，誰先走出這樣環境都是好的，如果你能走成功，我一個人容易辦，前些時候已經有人答應送我到海邊，就是多花一些錢。我是本地的人，做起來還好辦，如果加上你就困難了。」她的聲音充滿了真誠。

人在絕望和痛苦的環境，所選擇的往往是多麼的無情和冷酷。在嚴峻的社會裏，你會不自覺地選擇更多冷酷的事實。

當我告訴她決定明天按原來的計劃動身時，她還是哭了。飲泣聲散滿了整個房子，我只覺得像有無數看不見的小蟲，爬進我的肉體裏、心裏，使我感到一陣陣鑽心難受。她的淚水滴在我的衣服上，發出輕輕的嘆息聲，像傾訴說不完的悲痛和怨恨。一陣熱浪沖着我的鼻子，我們的淚溶在一起了。

第二夜，月亮爬上樹梢的時候，我和朋友們背起了沉重的背包，這也是最沉重的背包了。它

不但壓在我的肩上，更壓在我心上，走出這黑暗陰森的小屋。在臨別的一刻，維君深情地挽着我的手不忍放開，淚水把她的聲音淹得斷斷續續說：「祝你們幸運，不論甚麼時候，不要把我忘記。」

是黑夜在聲音裏顫抖，還是聲音在黑夜裏顫抖？我茫然凝視着蒼穹，胸際像是被甚麼沉重的東西擊打着似地難受，我不禁自問，爲甚麼這個世界那麼多淚？心裏只有默默地禱告：「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風咆吼着從峽底升起，掠過山谷，響起一片淒楚鳴叫。

我終於邁出了無情的第一步走到路的分岔口，再回頭望一望，那怕是她的身影也好，但夜幕早已把她吞沒，連她的身影也見不到了。我的心驟然也被那黑幕裹緊，望望前面的崇山峻嶺，心裏無限的悲涼，爲甚麼是我孤單單的走呢？

夜風凜冽，前路迢迢，人生真如夢裏。

身上不但負着沉重的背包，還有一副沉重的感情擔子，就是這樣開始了我逃亡的旅程，帶着兩副擔子到了目的地……。

長長的流水帶着無限的懷念，我只有在天的一方，向她祝福，希望有一天，我們會帶着笑容重逢……不是在夢裏！

林閒

孫虎良

六、七月的珠江三角洲，正是夏收夏種的繁忙季節，也是偷渡的旺季。浩瀚的東江，不但飽含着農民的汗水，也泛滿了偷渡者的血淚。在這兒，有哪一條高山上的路，不是偷渡者用刺滿荊棘的雙腳刻出來的？歲月，使這些偷渡的路愈刻愈深，爲萬里河山刻着歷史的見證。

每天，數以百計的偷渡者在邊防上被捕。從深圳、惠陽、東莞各處，轉送至樟木頭。這些人，蓬頭垢面，赤腳露身，傷手跛足，相互攙扶着，兩人鎖一副手鐐，被一串一串地送來，又一串一串地送走，絡繹不絕，大地每天都灑滿了他們的淚花。

又是個大熱的星期天下午，樟木頭收容站的六號倉塞滿了犯人，每人佔着他們僅可躺下的一尺多位置，一切的活動都在這兒了。熊熊的大蒸籠蒸着百多人的汗味、體臭味、排泄味，也蒸着他們交頭接耳的話聲。機靈點的犯人，都搶近僅有的鐵窗邊或門邊，可以沾到一些外間的空氣。

忽然，傳來嘎嘎的開門聲，大家探頭望去，被推進來的是一名十五、六歲少年。他穿着天藍色長褲，上身一件潔淨白襯衫，腳穿一雙黑色的布鞋，刷平的短髮，額下，是一對會閃光的，轉來轉去的眼睛。他被推進來，似乎還未能一下子適應他的環境，那兩片血色很好的嘴唇半張着。

每逢有新犯人到，大家總習慣地圍上去，問問最新的「消息」。這回這個少年倒不像他們破爛爛的，不像爬過山，涉過水的樣子，大家更有興趣了，一擁而上。

「喂，甚麼名字？」

「孫虎良。」

「那兒被釘？」

「樟木頭北面。」

「唉，可惜。」

被這堆人問問答答，孫虎良很快混熟了。孫虎良不單衣着打扮異於這羣人，連那個樣子也是。他無憂無慮，沒有風霜，到處跳跳蹦蹦，似比一般同年的城裡孩子更活潑；他好奇而又津津有味地傾聽大家種種的遭遇，打聽每一個被手銬扣起的人：「你爲甚麼被銬？」

犯人們都以爲：孫虎良是一名「新卒」，第二天就會送離的。

可是，在星期一下午的鬪爭會上，被鬪的正是孫虎良。原來早上被叫出去的時候，他拒絕填寫表格，並「刷」一聲將表格撕成兩截，同時大聲叫嚷，要收容站馬上放他回家。

樟木頭的站長出現了，他臉上一堆滿是麻子的橫肉，擠着一對小小的三角眼，沒有一個偷渡者不怕他。上級自一九七〇年起，特地調此人來主掌大局，自此，樟木頭收容站的「打」風陡然

升起，大家極端憎恨他，號之曰「豆皮佬」。

豆皮佬還未見過竟有這樣肆無忌憚的犯人，於是決定開鬪爭會，要教訓這個小王八蛋。會上，首先走出一名號叫「適時風」的管教人員。

「低頭！回答我的問題。」他像公審犯人似的大喝：「知道你爲什麼會來到這兒嗎？」

「我騎車出來玩玩……。」

會場上開始有人低聲發笑。

「我騎車，民兵攔住要查通行證，我身上只有學生證，他們就把我送來這裏。我說我只是星期天出來玩一玩，練練騎車的技术……。」

講到這裏，全場哄笑，偷渡犯們都認爲這個「玩」字很有意思，這小子很有種。在此起彼落的笑聲裡，沒有人注意到豆皮佬的臉開始陰沉。

「玩？想到香港去玩？說！你身上的地圖那兒來？」

「家裡拿的。」

「家在那兒？」

「廣州市。」

「廣州市那兒？」

孫虎良躊躇了一會，頭一昂：

「不告訴你們！」

全場再度興奮起來。

「誰笑？誰笑？誰再笑就拉他上來陪鬥。」豆皮佬乾咳兩聲，「孫虎良，你竟敢蔑視無產階級專政機構！我再問你，那部鳳凰牌自行車是那兒偷來的？」

「胡說，是我自家的東西。」

「爲什麼沒執照？」

「放家裡，忘帶了。」

「狡辯！」豆皮佬大聲斥喝，「一切不可告人的勾當，都推給不可告人的『家裡』，你當我們是比你還小的八歲小孩？」

這時，以打人狠毒著稱的另一管教「大金牙」趁勢移近，指着孫虎良鼻尖：「你這小反革命！老實不老實交代？」孫虎良一句頂回：「你才是反革命！……」

大金牙臉色驟變，雙眼發紅突了出來，左手一伸，抓住孫虎良背上的衣服，右拳一揮，已將他打出丈把遠沙地上，孫虎良尙來不及喘氣呼痛，這時，豆皮佬已上前一皮鞋踢向肚子，肚上衣服撕開一大塊，孫虎良抱着肚在地上打滾。豆皮佬再上前括他兩記耳光，喝道：

「你裝什麼死？趕快交待問題，承認偷渡，把家庭地址講清楚。」

孫虎良抹一抹滾下的淚水，他的聲調已不像剛才那麼清晰，帶着身體的痛苦，大聲叫：

「我不告訴你們，我偏偏不告訴你們！」

全場的管教都氣得跳起來，在他們的拷打紀錄裡，還未遇過這樣不識時務的小子。於是，連預先安排的會議程序都不顧了，一窩蜂地衝來圍打這名倔強的少年。

孫虎良的頭在皮鞋猛踢之下，很快便失去了知覺。「適時風」叫一名犯人打桶水來，當頭沖

下，濕濕的頭髮貼着臉上的血水，孫虎良朦朧聽到豆皮佬長篇訓話裏的幾句：

「……階級鬭爭是非常複雜的，這個小王八背後，肯定有個偷渡的集團。毛主席教導我們，假的就是假的，偽裝必須剝去。我們一定要剝下孫虎良的學生偽裝，還他個真面目……。」

當天晚上，繼續鬭爭「頑固不化」的孫虎良，這次主要是利用犯人中所謂的「積極份子」出手。豆皮佬則躲在暗處，喜歡的時候，就從背後踢他兩腳。這次，孫虎良自始至終一言不發，他默默將恨意吞在肚裡。

三天之中，已鬭了孫虎良五次。這三天，直像三十年，令他截然變成了另一個人。身上已沒一塊乾淨的地方，泥巴、血水、瘀痕、傷口，使他不敢正視這自己的肌膚。那套整潔的衣服，這時已變成布條，左一條右一條的披散着。

第三天下午，孫虎良連同陪鬭的三個人，被稱爲「四大頑固」，一同關進剛修建的「單人倉」裡。此乃豆皮佬的絕招。他回顧從前在法院工作的經驗，知道「單人倉」比打罵鬭爭更能使犯人畏懼。「單人倉」的厲害是沒有窗，它是個四面八方都緊閉的水泥房子，絲毫看不到外界。除了吊下來的豆般大的燈光，除了發自己的心跳與呼吸，只剩下一片死寂。

孫虎良打量了一下他新住的房子，微弱燈光下放着一片床板，一個糞桶，空氣的窒悶，令他胸口像壓着千斤重擔，心想：「這不就是一具棺材嗎？」一點寒意漸漸自心底蔓延出來，漸漸，他再也坐不住了，他想將胸口那股愈來愈重的壓力推開。這四方八面的牆，我要推掉你，推掉你！

「啊！我要出去，我要出去，你們讓我出去！」

他抓緊拳頭，一拳一拳的擊到石牆上，拳頭被彈了回來，厚厚的石壁，連聲音也不響一下。他轉身，猛向鐵門那邊撞去，鐵門屹然不動。他抓着雙手，大聲叫喊，他用腳踢着床板，可是沒有人理他，他的聲音一絲兒不會傳出去，漸漸，用力的雙手，指縫間已滲出鮮血，流到了臂彎。

開飯時分，鐵門下打開個小洞，飯砵被推進來，他再度拼盡氣力大聲喊：「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可是，小洞馬上「呬」地一聲關上。一切，依然是那麼靜，靜得空空洞洞。他又恨又怕，拿起砵頭，向着合上的小洞擲去，碎片和飯粒四面濺起，他發出了癡狂般的笑聲。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那分秒恍惚比年月還要長久，在這上下四方的牆壁內，日與夜是沒多大界限，上面那鬼火似的燈永遠永遠地亮着。他只能從門洞那送飯的次數裡，隱約地算着日子，差不多，應該是兩天了。

又到了星期六上午，管教人員照例開會，總結一週的工作。「單人倉」果然厲害，四名「頑固犯」之一，已在裏面撞牆自殺；另一名女犯，不到兩天就神經錯亂了。豆皮佬在會上指出：「單人房的威力，已經顯出來。畏罪自殺者，是自絕於人民；至於那個女的，還要觀察幾天，看究竟是真是假。其餘兩個，要馬上提審，趁熱打鐵，追出問題。」

會議的另一內容：「適時風」前天押解犯人到廣州沙河後，被十幾個青年圍毆，身上刺兩刀，現住醫院；昨天，「大金牙」又在惠州市被人從樓上潑下一鍋滾水，灼傷了頭。豆皮佬告誡大家：「任何行動最好保持兩人以上，便於照應，並盡可能帶槍。我們這些站在階級鬭爭第一線的人，必須時刻提防階級報復。」

散會後，外號「老好人」的管教，被分派提審孫虎良。孫虎良在倉內折騰了兩天，一下子得出來呼吸到外面的空氣，整個人像復活了。

老好人算是管教中較溫和的一個，他耐心地遊說孫虎良「坦白從寬」。

「你要是繼續這樣硬抗下去，最後還不是苦了自己？想想看。」

孫虎良不吭聲，他很珍惜這個呼吸外間空氣的機會，若是再回到那地方——啊，太可怕了！近一星期的經歷，像過了幾十年，那樣多的變化。他忽然閃過一念頭：「要是爸爸來這兒接我回去多好！」

他想了一下，回答老好人：

「我剛搬家不久，記不清地址。但我家有一部電話，號碼沒改，可不可以讓我打個電話，問清門牌再告訴你們？」

「你，你，你坐在這裏等一等，我出去一會兒……。」

孫虎良心中明白，他要去請示上級。

得到這樣重要的線索，豆皮佬馬上召開支委會，大家覺得這小傢伙是有點來頭，這件事需要重新認真處理。於是，幾名負責人一齊出動，豆皮佬微笑着帶孫虎良來到辦公室電話機旁：

「孫虎良，你應該一開始就講，可以打電話聯繫，這多好……。」孫虎良連眼珠也不向他轉一下，逕直走前，一把抓起電話聽筒，隨即又放下。

「這部電話太土了，你先給我接上廣州市總機，我再打。」

豆皮佬笑着，忙上前搖了搖感應發電器的把手，公社總機幫他接縣上的總機，再請縣總機接

通廣州市。等了差不多半個小時，終於接通了，他拍拍孫虎良的肩膀：「來，來，給你。」

孫虎良不吭氣，掃了他們一眼，把手一揮。「你們都到外邊去，要不了話，我不打了。」

豆皮佬一夥人只好退到辦公室門口。

孫虎良慢慢拿起聽筒：「喂，是廣州總機？請幫忙接一個內部保密電話……」

不久，聽筒裏傳來一陣粗豪的北方口音：「喂！喂！是虎良啊！」

聽到親人的聲音，孫虎良激動得眼裏都是淚水，手也顫了，他拼足氣力，大聲叫道：「爸爸，我被關在樟木頭收容站，快來救我……」

豆皮佬等人一看苗頭不對，撲上來想搶聽筒，「拍」的一聲，孫虎良早收了線。

於是，他立即通過各級電話總機，追查剛才的長途電話是那兒的。最後，廣州總機說，是「廣州軍區司令部」。豆皮佬頓時楞了一下，臉色也發白，他使勁喘了兩口氣，才鎮定下來。立即發出指示：不能再把孫虎良關單人房；從沒收人犯的衣物中，挑一套好的給他更換；打熱水給他洗個澡；除值班人員外，全體管教立即召開緊急會議。

但孫虎良却堅持要返回單人房，不換衣服，不洗澡。值班人員當然不肯讓他回去，只好讓他一個人在大門內的空地上逛來逛去。

在電話裏聽到兒子的呼救聲後，孫師長大吃一驚，立刻請示司令部：「我要親自前往樟木頭接兒子，不知怎麼搞的，關在裏面一個禮拜了。」隨即帶領一個警衛班，乘坐軍區一輛大型吉普車，風馳電掣，三個多小時就來到樟木頭收容站門口。

軍區吉普車的響聲，像針刺般將各管教刺得趕快跑到大門口。豆皮佬強作鎮定，待車上人都跳下來後，上前探問：「請首長先到辦公室休息一下。」

孫師長鄙夷地射了他一眼，馬上喝道：「你就是負責人嗎？」

「是，我是本站站長，請首長……」

「混蛋！你們搞什麼鬼！虎良關在那裏？」

豆皮佬覺對方來勢汹汹，無法遵循常規辦事，只得揮手叫人領孫虎良出來，接着滿面堆笑說：「請首長和各位都進辦公室坐坐，喝杯茶，對我們的工作批評和指示……」

還在喋喋之際，孫虎良已從大門內衝了出來，他一把抱着師長粗壯的身軀，放聲大哭：「爸爸！爸爸！他們打得我好慘呀！」

孫師長望着懷裏幾乎認不出來的兒子，不禁怒火上衝。突然，他感到腰間的槍盒在動，瞬時，手槍已在兒子手中。只見他迅速拉下保險，瞄準豆皮佬就扣動扳機。幸而身旁一位警衛手快，一下子把槍奪回。豆皮佬嚇得目瞪口呆，冒出了一身冷汗。

孫虎良見無法用槍來報仇，於是，揭開身上破布條，指着各處的傷口，痛哭流涕地把自己受打和關單人倉的經過控訴出來，真是一字一淚。孫師長一邊撫摸着兒子的頭一邊罵。

「你們想幹什麼？媽的！老子革命了幾十年，從沒受過這樣的氣！」

豆皮佬把他那麻子的臉垂下去，連聲說：「誤會，誤會，完全是一場誤會，真對不起……。」

「光說誤會就行了嗎？」師長摸着兒子臉上的瘀痕。「你這老傢伙，大概不想活了吧？」說話聽聲，鑼鼓聽音，十名警衛員已聽出師長的意思，一窩蜂上前，圍着豆皮佬就打。在這

十名訓練有素的大漢重擊之下，不一會，豆皮佬已躺臥地上連吐兩大口鮮血。孫師長看了一眼，怕當場出人命不好收拾，勸止了警衛員：「好了，好了，給他小小教訓就可以了。」對着這羣呆若木鷄的管教喝了幾句，就帶着孫虎良登上吉普車，揚長而去。

星期一的上午，外科醫生都集合來會診豆皮佬，發覺胸部肋骨已斷了四條，脾臟碎裂，肺部嚴重積血，已經無法搶救，估計過不了當天晚上，醫院立即通知家屬來見最後一面。

這時，躺在病床上的收容站站長，已動彈不得，他慢慢將日子翻轉過去：參加革命已三十多年了，受過無數的煎熬，好不容易才得到今天這科級幹部的地位……。他想起了三十年前的老家，他想起年輕時在家鄉新婚的一幕，那時候的他，是常常笑的。那時候，沒有犯人憎恨他，也沒有上級指責他，日子不是在恐懼和孤獨中過的。啊！那時候，兩口子還有到荷塘戲水的雅趣，很多人都笑他娶了個醜老婆，他却覺得老婆比誰都好看……。是的，如果一直都留在家鄉耕田：

豆皮佬的妻子，帶着唯一的八歲大兒子，匆匆趕至。兒子扶着病床邊，連聲叫着：「爸爸，爸爸……。」妻子的淚，撲撲撲滴到床上。他很想舉手摸一摸兒子的臉，但是手已不聽他指揮了。他一陣難過，繼而眼前湧起了一團一團的黑浪，那黑浪愈來愈大，愈來愈大，而他在浪的汹涌中，愈掙扎愈往下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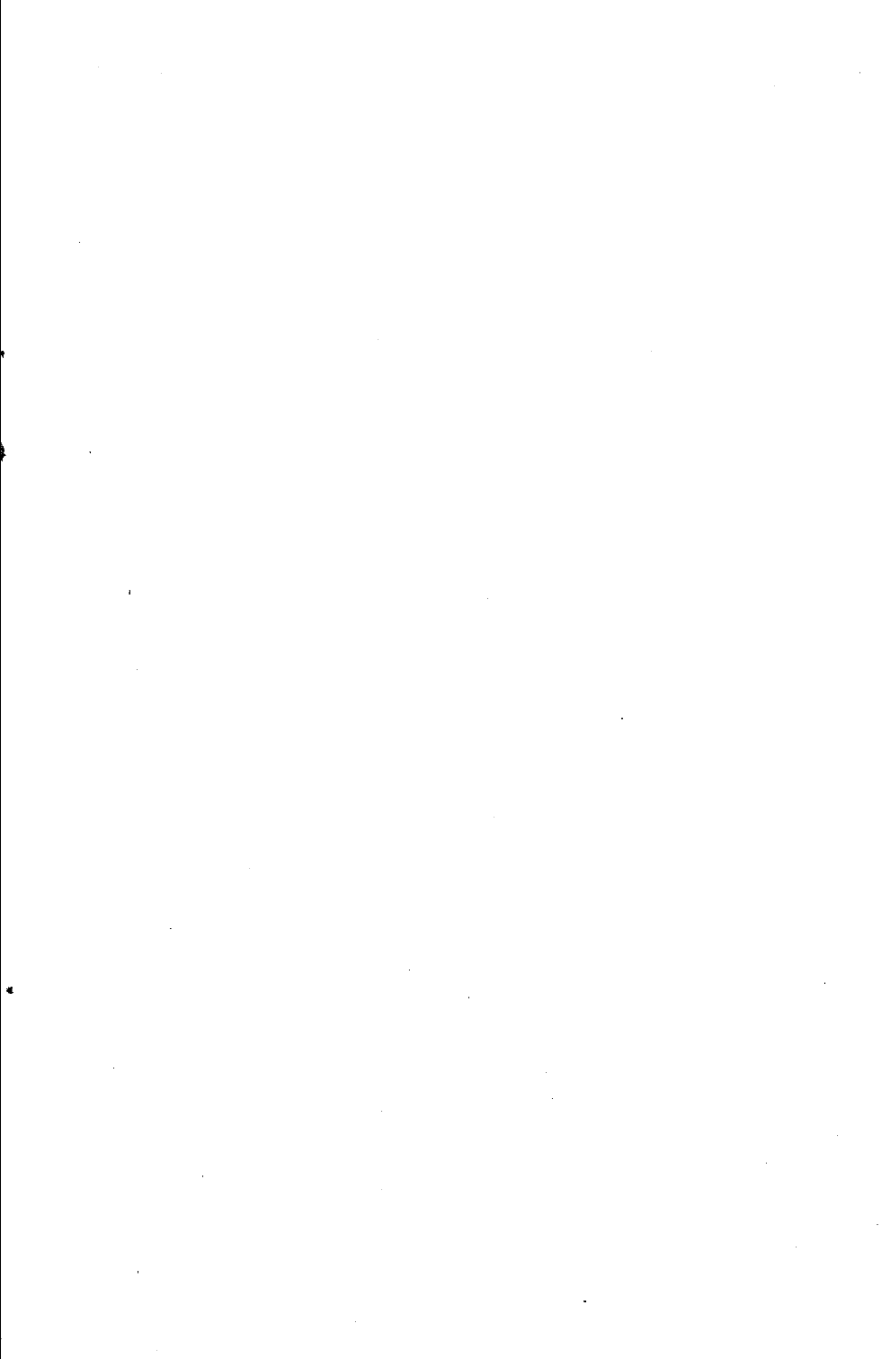
妻子低聲問：「你，你還有什麼要告訴我的？……」

他感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已經降臨，他使勁地睜開眼皮，想再看一看身邊的人，但眼前只茫茫一片，什麼也看不見。他用盡全身的氣力，發出了幾絲微弱的沙啞聲：

「我們，不該離開，離開老家……你，你帶着兒子回去，要回去……」

他已斷了氣，可是眼皮還張着。

開過追悼大會之後，豆皮佬之妻便遵照丈夫遺囑，辭去了「國家幹部」的職位，靜靜帶着兒子返回粵北山區的老家。



重逢

子雲

「鈴、鈴、鈴——」一陣急速的電話鈴把我從夢中驚醒。看看手錶，已是凌晨三時了。

「半夜三更，想睡個好覺都不行。」包租婆的大嗓子把屋裏的人全吵醒了。

「子雲，你搞甚麼鬼，半夜還叫人打電話來。」我連忙從床上跳起，衝到客廳。

「喂、喂……」

「你是徐子雲嗎？」一個低沉的男子聲音從聽筒傳出。

「是的，我是徐子雲，你是……」

「你有一個朋友叫李靜文的嗎？她現在……」

「甚麼？靜文？她現在在哪裏？」我大聲嚷起來，打斷了對方的講話。

「她現在已到了香港，在我的家中，你知道粉嶺消防局嗎？」

「知道，是不是離火車站不遠那裏？」我興奮地回答。

「你馬上帶一千元到消防局門口領人，一個穿黃

色大衣姓張的中年人四點半在那裏等你。」

「好的，我馬上來，謝謝你，非常謝謝你。」

我掛斷電話，高興得跳了起來。也管不了包租婆的埋怨，向同屋的朋友借够款項，便飛也似地跑下樓梯，在彌敦道上叫了一輛的士，駛往粉嶺。

五年了，靜文的樣子變成怎樣了呢？我們終於能在自由的地方重逢了。以後，我們可以共同開創新的事業，還算老天爺有眼，我們的劫數總算完了。我從口袋中掏出靜文的照片。雖然五年來，一直帶在身邊，不知看過了多少次。但我這次看來特別高興。小照中的靜文微笑着，又黑又亮的頭髮散在肩上，溫柔文靜的大眼睛，雖然沒有火一般的熱力，却蘊藏着無限的深情。我不禁露出了會心的微笑。

的士風馳電掣地駛過了沙田，初冬的寒氣湧入了車廂，我不禁打了幾個哆嗦。把窗門關上，閉起眼睛，五年前的事情，又歷歷如新地浮現在腦海。

那是農曆年尾的黑夜，颯着呼呼的北風，天上連一點兒星星都沒有。我和靜文帶着簡單的行裝（水壺，乾糧，二隻自製的橡皮艇以及指南針），冒着嚴寒涉過了馬鞍河，開始了逃亡的第一夜，望着前方黑壓壓的羣山，我的心裏充滿了憂慮與希望，看看靜文，一雙明亮的大眼睛，像流螢一樣轉動着，注視着周圍的動靜。不知是心寒還是天寒，我們都有點戰戰兢兢的，不過，我倒希望到水邊時天像今晚一般的黑。

第七晚，我們剛越過澳頭至淡水的公路，向高聳的筆架山進發；天上却下起小雨來，濛濛的細雨及山上的濃霧，使我們連幾呎外的景物都難以看清楚，呼嘯着的山風像要把人抬起似的。我

們慢慢向上攀登，濕透了的衣服穿在身上更覺沉重。

忽然間，呼呼的風聲中傳來一陣令人心寒的狗吠聲。我一把拉住靜文，戰抖着說：「糟了，前面一定有民兵的崗哨，這是半山腰，那來的狗吠聲呢？」

我們正準備由原路退回山谷。但一道強烈的電筒光像一把鋒利的劍刺過濃霧照過來，相距不過五十公尺。我的心頓時涼了半截，不管三七二十一，拖着靜文狂奔起來。

「站住！不站住就開槍啦！」一陣陣吆喝聲，還有混亂的脚步聲，狗吠聲。

我們在黑夜中，也管不了這麼多了，兩人擁在一起，向右側的山坡往下滾，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才被一塊大石絆住，向上望去，山脊上電筒光掃來掃去，但距離已經很遠，這時，我才發覺渾身感到痛楚，看看靜文，衣服已經破爛不堪，相信亦被荆棘及石塊刮得遍體鱗傷。我從地上爬起來，向山溝那邊望過去，不禁倒抽了一口氣：「好險啊！」原來絆着我們停下的大石塊下面，竟是看不到底的深淵。

這時靜文亦爬起來了，但旋即坐下，驚叫起來：「啊！我的背包呢？」

我這時亦猛然驚醒，感覺到身上的背包像少了許多份量。檢查一下，除了剩下一隻橡皮艇，其他的東西都不見了。

我們木然相視了一陣，我對她說：「你在這裏等着，我上去找找看，準是剛才滾下來時丟失的。」

靜文一把拉住我，指着天空說：「天快亮了，還是快找地方隱蔽，免得白天被民兵搜出來了

。」

沒辦法，我們只好慢慢下了懸崖，在山溝裏找了個安穩的地方，用草覆蓋住身體，到天黑再行動。

好不容易才挨過了漫長的白天，我們按原路上山找了約二小時，一無所獲，我像鬪敗了的公鷄，面對黑沉沉的山野，坐在地上不想動了。繼續往前走，還有三天路程，挨得住嗎？往後退，更加不行。我正在心裏盤算着。

靜文也坐了下來，拉着我的手說：「你呆什麼？發愁也沒有用！天無絕人之路的，三天的路程，我想……沿途可以摘些蕃薯、花生、甘蔗充饑，橡皮艇湊合着，兩人可能乘得起吧！」

我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於是放棄了找背包，爭取趕路時間。

但是走了二天，沿途只是連綿的山嶺，根本見不到田畝，那來的花生、蕃薯、甘蔗，連山上的野菓也不多啊！還算幸運，在一座看山人的房子附近，我冒險去摘了一個比拳頭大一點的木瓜。平時就只好吃「油柑子」、「狗尾菓」充饑。

由於餓的緣故吧，每次爬上山頂，都有點頭重腳輕的，飄飄然的站不穩。靜文蒼白的臉孔，除了眼睛仍有點神氣，整個人都「落了型」，臉上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瘦得顴骨突了出來，額角上也不知什麼時候劃破了一道二吋多長的傷口，周圍凝結着深紅色的血。雖然說差一天就到海邊了，她能吃得消嗎？我憂慮地注視着她，心裏像塞進了一團絲帶，亂極了。

「你爲什麼呆呆地看着我，不認識我嗎？快到邊境了，別垂頭喪氣的，還可趕上跟親戚拜年呢！」靜文講完，更乾啞地笑了兩聲。把一顆「油柑子」放進口裏，臉上露出難看的笑容。

看見她強裝出來的快樂樣子，我更感到心傷。那二聲乾啞的笑，更像打在我心房裏的子彈，

我緊緊地握住她的手，兩隻眼睛濕潤了。「靜文，你，你怎麼啦？」我不禁熱淚盈眶了。

「我沒什麼，不是蠻好的嗎？」靜文說着又勉強裝出微笑的樣子，但她終於忍不住了，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一邊有氣無力地嚷着：「我們一定要挨下去，我已經看見那大海。子雲，我怕，我怕，我怕『老虎姆』，還有『猩猩』、『猩猩』、『猩猩』……。」

靜文的聲音愈來愈弱了，終於失去了知覺。我用力搖着她的肩膀，輕喚她的名字，但沒有反應，四周圍只有連綿的山脈，還有那松濤的悲聲。

我把靜文抱起，想放在較平穩的草地上，但我不禁呆住了，天啊！靜文怎變得這麼輕了，我像抱着一把骨頭一樣。我到山溝中弄了點水，徐徐地喂靜文喝了，又將那唯一的木瓜，切了幾片，準備她醒來時喂她吃。這時靜文開始有了反應了，臉色仍是蒼白得嚇人，口中又喃喃地叫着「猩猩」、「老虎姆」。

「猩猩」、「老虎姆」，我把牙齒咬得格格格的響。這個名字在靜文和我的腦海中印象是這麼深。我把一條濕毛巾貼在靜文的額頭。又想起了「猩猩」、「老虎姆」的事。

那是我和靜文的第一次逃亡，在深圳附近被「解放軍」捕獲，轉押至樟木頭收容所。一進監倉，我不禁眼睛都定了，三百呎左右的地方，硬關上了百多人，屎坑裏的屎蟲在監倉中爬行，人們就在尿水上睡覺，我正在猶豫，一個老監犯走過來對我說：「還等什麼，遲一陣子連坐都沒有地方坐了，每天幾乎有千多人轉來這裏，新監倉的建造趕不上偷渡人數增加。」

過了幾天，全體聆聽所長訓話，我們在操場中等了差不多半個小時，一個身穿白色「的確涼」，口中銜着一根濾嘴香烟，頭髮梳得發亮，滿臉麻子，橫肉堆中的小眼睛突了出來，露出陰險

的目光，約四十歲的男子，才慢條斯理地走出來。

「猩猩」來了。」

「看，穿戴的都是香港貨。」

「還不是沒收犯人得來的。」監犯們正在竊竊私語。猩猩所長開始了他的報告。

「你們這些王八蛋爲什麼要背叛祖國去投靠英帝國主義，香港有什麼好？那裏時常制水，人們冬天沒有衣服穿，工作時間長又辛苦，還有娼妓滿街，你們這些王老五我擔保你四十歲找不到老婆……。」

「猩猩」正講得興高采烈，突然間，女倉方面傳來一陣打罵聲，哭喊聲，只見女管教「老虎」拖着一披頭散髮的女子從三號倉出來。

「你他媽的裝痛不出來聽報告，別說你裝病，就是真病了，也得爬出來。」「老虎」愈罵愈起勁，被拖着的少女只是哭喊着，倒在地上的不肯走。

這時「猩猩」皺了皺眉頭，叫了兩個管教把那女子拖了過來。

「啊！」是靜文，我的心像千軍萬馬在作戰，我想一場災難要降臨了。

但「猩猩」只色迷迷地望了望靜文，便叫人把她送到醫療室去了。

我輕輕舒了口氣，有點感激所長的仁慈，但隔鄰的老監犯搖了搖頭，嘆了一口氣，低聲說：

「又一個女孩子要遭殃了。」

「這怎麼會遭殃呢？」我疑惑地問道。

「你不知啊！這猩猩是抗美援朝時的『英雄』，右手都給打斷了二根手指，從朝鮮回來升了

官，當上團長啦，後來由於亂搞男女關係，才調來當收容所長。但在收容所，更是無法無天，不知多少女犯人被他玩弄過了，你看他穿戴的都是外國貨，是一個頂會享受的人呢！」

聽完老監犯一番話，我的心像壓着一塊大石似的。猩猩作完了報告，我們又被押回監倉。

晚飯的時候，亦不見有靜文踪影。整個晚上，我都靠在監倉門口，注視着外面的動靜，大約是十一點吧，所長辦公室傳出一陣令人心寒的叫喊聲，打罵聲，不久，兩個管教拖着靜文回到女倉。

這以後的一段日子裏，靜文像有點精神呆滯，一聽到「猩猩」，「老虎」都有點驚懼。

「子雲，子雲，」靜文的聲音把我從回憶中驚醒。她已經醒過來了，我把幾片木瓜放進她的口裏，但她只吃了幾片，便不願再吃了。「還是留着到水邊才吃吧。」

我強逼她吃了三片，再叫她吃，她却怎麼也不肯吃了。

我們在除夕，到達了大鵬灣，望着汪洋中鞋底一樣浮着的平洲島，我眼睛都發亮了，心像燒沸了的熱水一樣翻動。我們在坡上觀察了一會兒，記住了崗哨的位置，然後將木瓜分成二份，我把大的一半遞給靜文。

「你出的力最多，而且在海中划艇靠你的了，女孩子比男孩子耐饑耐凍的。」靜文說着把木瓜又推回給我。

「不，你身體弱，體力差，應多吃一點才對。」我又把木瓜塞進她手裏。

推來推去，各不相讓，結果只好把木瓜平分了，一人一半。

我們在深夜一時左右摸到海邊，靜文捧起一把海水放進口裏，興奮地說：「是鹹的！」我也

爭着喝下了幾口又鹹又苦的海水。

把橡皮艇吹脹，我覺得有點寒意，凜冽的北風，冰冷的海水像刀一樣刺骨。我把靜文扶上橡皮艇。然後自己再坐上去，可能是過重吧，橡皮艇東倒西歪的，簡直不能前進，我們的衣服全給海水打濕了，兩人在寒風中打着哆嗦。四面的探照燈射個不停，刺骨的海水根本不可能游泳，橡皮艇亦乘不下兩個人。我們火熱的心都涼了下來。

「靜文，你先走吧，我一個男子總好辦些。」我沉重地說。

「不！我不能先走，我被抓回去，想再偷渡比你容易，你得想辦法自立，又要供養雙親及祖母。而且，以我目前的體力，根本不可能把橡皮艇划到平洲島，你先走吧！」靜文的態度很堅決。

「不，我不能丟下你一個人，要死要活，咱們都在一起。」我搭着靜文的脖子，震抖着說。

「這是什麼話，走得一個算一個，總比兩個一齊被捕強。」靜文說完，用一種我從來未見過的嚴峻目光逼視着我。

我把頭低下，內心像刀割一樣痛苦，雖然是黑夜，我仍可看見靜文臉上有幾顆晶瑩的淚珠。探照燈愈來愈近了，遠處傳來一陣狗吠的聲音。

「你快走吧，我們還會有見面的日子。以往我一切都聽你的，這次你無論如何聽我的。我求求你，快走吧！」靜文突然跪在地下，用懇求的目光望着我。

我趕忙把她扶起，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你——你——這是怎麼啦？」可能是聽到有動靜吧，遠處有幾支電筒向這邊照過來了。

「快走吧！再不走就來不及啦。」靜文突然把一件東西塞進我的衣袋，一把將我推倒，轉頭往山上奔去。

我迅速從地上爬起來，追了上去，但腳下一塊大石把我絆倒在地上，頭碰在石塊上，痛得我兩眼直冒金星。過了好一陣子，我才能睜開眼睛，靜文已經不見了，只是山脚下有雜亂的人聲，狗吠聲及電筒光。

我從地上爬起，帶着沉痛的心情，滿眶的熱淚，迅速將橡皮艇划離了海岸。不久，後面傳來了一陣狗吠聲、吆喝聲，一排槍聲在夜空中回響，每一顆子彈都像穿透了我的心臟。

我想起了靜文剛才塞在我衣袋中的東西，拿出來一看，我的眼淚不禁直往下流，手上拿著的是那半個木瓜。

到達了香港半年，才收到靜文的來信，知道她在收容所關了半年。

這五年來，靜文總像影子一般追隨着我，特別在除夕、中秋等佳節，我更覺得有一種難以忍受的寂寞。見到有剛從大陸來的朋友，或遇到有朋友結婚，心裏的滋味真不好受，像開了個醬油鋪子似的。夜深人靜時，拿出靜文的小照，再凝視窗外霓虹管下的紅男綠女，我彷彿像一隻斷了線的風箏，在茫茫的夜空中飄盪、旋轉、飄盪、旋轉。

直到十日前，我收到了靜文的來信，知道她又向命運之神作了新的挑戰，信末還抄錄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名句：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這時，我耳旁微微聽到一陣聲音，「先生，先生，下車了。」的士司機把我從沉思中喚醒過來。望望窗外，車已停在消防局門口。我付了車資，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打開車門，一陣寒風迎面撲來。

消防局的鐵欄上，倚着一個穿黃色大衣的人，頭上戴着一頂氈帽，見有人下車，便迎了上來。

「你是，張……張先生吧！」我正要和他打招呼，但却驚異得說不出話來。帽沿下是一張皮笑肉不笑的麻子臉，一對小眼睛發出詭秘的目光。粗壯的身段，可能是天寒吧，一雙手插在大衣口袋中，約五十開外的年紀。怎麼這樣面善，像在那裏見過，是「猩猩」？我木然地站着，心都要像從嘴裏吐出來了。

那漢子見我的動靜，使用疑惑的目光望了我一眼：「你是徐子雲吧？錢帶來了沒有？」那漢子冷冷地問道。

「唔，是的，錢帶來了。」我勉強克制住激動的心情，鼓足勇氣，迎了上去。

「你的朋友，在我農場裏，請跟我走吧。」那漢子講完，便領着我向羅湖方向走去，他的手一直插在袋裏。

我在後面跟着，沿路都是一些田基路及山間的小徑。我心裏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是「猩猩」嗎？聽說「四人幫」垮了臺，「猩猩」亦偷渡到了香港。但看着前面那漢子的步姿，我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怎會這麼巧的呢？我神經過敏罷了。我盤算着可能發生的事情，偷偷地從地上檢了兩塊石頭拿在手裏。

那漢子頭也不回直往前走，我這時想起，猩猩的右手是斷了兩根手指的，但那漢子的手却一直衣袋裏。

走了約一小時的山路，到達了山邊一小草屋，那漢子掏出鎖匙，開了門。我心頭大石放下了，他的手是健全的，我迫不及待地入了草屋。

屋裏點着一盞暗淡的煤油燈，靜文衣衫破爛地坐在地上，蓬亂的頭髮，使我不能看清楚她的面孔。

「靜文，靜文。」我走上前，興奮地叫着。

靜文蒼白的臉上木無表情，眼睛呆呆的發着青光。「靜文，你怎麼啦，我是子雲呀。」我用力搖着她的肩膀。

她突然抬起了頭，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旋即撲在我身上哭泣起來。

「子雲，我……我……我對不起你……。」

我整个人像釘在地上，木然不知所措。

「人在這兒了，把錢給我吧。」那漢子拍拍我的肩膀，粗聲地說着。

我把錢遞給他，靜文却一把攔住，突然哭喊着向那漢子撲過去。「不要讓他跑了，他、他、他把我……。」

那漢子一把推開靜文，臉上露出凶狠的目光。我連忙衝過去扶住靜文，手上感到有點濕潤，看清楚，手上沾的是深紅的血，靜文破爛的褲上以及大腿上，只見血跡斑斑。我一切都明白了。我渾身的血像沸騰了，握緊拳頭，向那漢子撲過去：「你這畜牲，你還有天地良心嗎？」

但我的拳頭還未到達，頭上却感到沉重的一擊，昏昏沉沉地倒在地上。

「子雲，子雲！」我隱約聽到一陣呼喚聲，用力睜開眼睛，只見靜文正伏在我身上低聲哭泣。那漢子正檢着散在地上的錢，右手仍抓住一根木棒。一面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哈哈，哈哈，良心，良心多少錢一斤，誰叫你們倒霉，這麼個黃花女送上門來，不吃才是傻瓜。」

我掙扎着想爬起來，但腦袋沉重得像一塊大石，我唯有大聲吼道：「我要告你，抓你去坐牢，我要告你！」

「哈、哈、哈！」又是一陣狂笑。「告我？抓我？要不是我收容她，她早已送回大陸坐牢了。如果我現在去報警，她馬上會被『即捕即解』，你們應感激我才對。」

一聽到即捕即解，我心頓時涼了半截，喉嚨像塞進了一團棉花，胸中脹鼓鼓的，氣憤得說不出話來。「你，你，你……」我用手指着那漢子，腦袋又感到一陣劇痛，接着失去了知覺。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我才如夢初醒地打開眼睛，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靜那漢子亦沒有了踪影，靜文雙手托着面頰，木無表情地望着我。

「天亮了。」靜文輕輕地搖着我的雙手。

我機械地點了點頭，向草屋外望去，遠處羅湖橋上的五星紅旗和米字旗正在晨風中招展。我摟着靜文，心裏泛起曹禺在「日出」中的一段話：

「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 初稿

一九七九年五月 完稿

冬冬

弄璋弄瓦

北風呼呼地迎面撲來，割得臉上生痛。天色灰濛濛的，電車站候車的人縮成了一團。二十一路無軌電車緩緩地向四川北路橫濱橋車站駛來，兩根挺起的「辮子」末梢上不時閃出一簇簇藍白色的電光。離車站還有幾丈遠，人羣已經一窩蜂似地擁上去了。年輕力壯的錢思明，練就了一身登車的絕技，在人羣中側身登上了電車。他左手攀著扶手，左脚頂住隨時準備合上的車門，右手把反應遲鈍的馬貴財拉了上來，右脚順勢往後面一蹬。擠著上車的人冷不防挨了一腳，仰面朝天地跌了下去。錢思明把身子往裏一縮，右手拿出呵在口裏的燒餅油條，吆喝一聲：「開車！」車門「咣啷」一聲合上了。馬貴財挨著錢思明，像擠在罐頭裏的沙丁魚。

馬貴財嘆息地搖搖頭：「小錢，要不是每天遇上你，我就不用想搭車了。」

「現在做人，不兇點不行。你對人家客氣，人家當福氣。」小錢邊啃著燒餅，邊發牢騷。

電車過了「泥城橋」，馬貴財和錢思明總算輪到兩個位置坐了下來。往日談笑風生的錢思明，今兒好像心事重重，若有所思地望著窗外，一聲也不吭。

「小錢，怎麼啦？臉色那麼難看。又跟『戒指婆』（註1）吵相罵啦？」馬貴財用手肘推了一下錢思明。

「沒有，我是一想到昨天那個計劃生育大會就光火！啥地方有這種道理，生了二個孩子，就一定要結紮。」錢思明臉色鐵青。

「哎！這對你也有好處嘛！再說，這也是國家計劃。」馬貴財想打打圓場。

「國家計劃？中央幾號文件規定過，生了二個孩子就非紮不可？我堅持避孕不就行了。把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紮！」錢思明火了。

「小錢，你也是三十幾的人了。『阿烏卵頂金鋼鑽』（註2），你這樣硬撐會吃虧的。叫你去辦幾次學習班，你不通也要通了。」

「我才不怕。我家祖宗三代都是產業工人，我自己的表現一向都不錯。我根本就不怕那些『赤佬』（註3）、『琵琶洋火』（註4）。」

「可也是。像我就不行了。一塊麵糰，要扁就扁，要圓就圓。」

「誰叫你定了個倒罨的『小業主』成份。江主任不是說，黨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二個孩子以上的育齡夫婦，『四類份子一定紮，工人階級動員紮。』你有什麼話好說？馬師傅，聽說你結紮的手術不大順利是不是？」錢思明順口問了一聲。

馬貴財嚇了一跳，馬上緊張地追問錢思明：「你聽誰說的？」

「沒有，沒有。不過有些風言風語。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錢思明看見馬貴財那緊張的樣子，忍不住追問下去。

「我……哎！還是別提了。」馬貴財欲吐又止，懊喪地搖了搖頭。

「吞吞吐吐做啥？跟我講有什麼關係。」

「說心裏話，小錢，能够不紮就不要去紮。我現在真是啞子吃黃連——有苦難言啊！」馬貴財嘆了口氣。

「馬師傅，到底怎麼啦？」錢思明心急了。

馬貴財警覺地看了看四周，壓低了嗓門，把嘴湊到錢思明的耳邊，說：「小錢，那次強迫我到醫院去結紮，給我施手術的居然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

「小姑娘？」錢思明驚異地瞪大了眼睛望著馬貴財。

「是啊！剛從川沙縣抽上來培訓的赤腳醫生。」

「這像話嗎？怎麼好意思讓小姑娘做這種手術？」錢思明覺得不可思議。

「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馬貴財可憐巴巴地說：「誰都不肯讓她做手術。只有我這個小業主沒話說了。不然，又得被人扣上不支持新生的革命事物、反對赤腳醫生的帽子。我，我就硬著頭皮跟她進了手術室，閉著眼睛讓她做了。」

「總算給你熬過來了。」

「熬過來了？這下可糟透了！」馬貴財用手在自己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一下。

「糟透了？」錢思明有點莫名其妙。

「做手術後的第二天，我就發現不大對勁。肚子脹鼓鼓的，像是揣了個皮球。下面火辣辣的，可就是尿不出來。」

「可能是消毒不好，感染了吧？」

「感染？如果光是感染就好辦了。」馬貴財顯得有些激動了。「我實在憋不住了，肚子又脹又疼，弄得我坐立不安，我只好又跑回醫院外科去找劉醫生檢查。」

「劉醫生怎麼說？」

「什麼話都沒說。劉醫生檢查後，搖搖頭嘆了口氣，叫我馬上到手術室去。」

「還要動手術啊？」錢思明幾乎叫了起來。

「上次手術是瞎子點燈——白費臘。那個赤腳醫生紮錯了。」

「什麼？紮錯了？」

「她把我的輸尿管給紮了！」平時喜怒不形於色的馬貴財這一下也有些怒氣衝衝了。

「老天爺！簡直是草菅人命。」錢思明搖了搖頭，又好笑又好氣，也說不上是什麼滋味兒。

電車急速的拐彎，使全車廂的人都晃得左傾右倒。那過長的車身，在拐彎時顯得特別笨拙。聯接前後二截車身的「軟廂」，像手風琴的風箱似地被壓成彎月形。二十一路無軌電車駛到了終點站。

沒幾天，馬貴財被赤腳醫生紮了輸尿管的笑話便在全廠像滾雪球兒似的越滾越大了。廠裏的工人們都談虎色變，誰也不肯去做結紮的手術。這一下子可把廠裏的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江峰給

急壞了。江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僅僅是個普通的清潔女工。文革時，隨著江青的扶搖直上，她也開始斬露頭角。因為她是跟江青姓，而且都是兩個字兒。最主要的一點，她也是山東人，這可沾了不少的光。無論大會、小會，她言必稱「江青」。成立革委會那一陣子，她順理成章地結合進去當了官。

工廠的食堂裏掛起了巨額的橫幅標語：「以階級鬥爭爲綱，狠狠打擊破壞計劃生育工作的階級敵人！」江峰站在講壇上，主持這個批鬥大會。

「同志們！我們上海是全國計劃生育的先進地區。江青同志曾經表揚過我們。但是，階級敵人是甘心他們的滅亡的。最近，階級敵人在我們廠裏煽起了一股破壞計劃生育工作的妖風。這一小撮階級敵人上竄下跳，點火於基層，策劃於密室。他們造謠，誣蔑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赤腳醫生，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這種現象不是孤立的，是跟當前那股右傾翻案風相呼應的，這就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今天，我們要批鬥反動資本案——馬貴財。把馬貴財帶上來！」江峰怒髮衝冠。

馬貴財耷拉着腦袋，被兩個民兵押了上來。馬貴財站在台右角，把腰彎成了九十度，像個大蝦米。

「馬貴財，你爲什麼造謠破壞生育工作？」江峰憤怒地責問。

「江主任，我，我沒有造謠啊！」馬貴財可憐巴巴地爲自己辯解說。「那個赤腳醫生可真的是把我的輸尿管給紮了……。」

台下爆發了一陣哄堂大笑。

江峰氣急敗壞地打斷了馬貴財的話。

「馬貴財，誰叫你講這些的?!現在要你交代思想動機。你是不是故意破壞……。」

「不是，不是，……。」馬貴財急急忙忙，張口結舌地爲自己辯解說：「江主任，我那次只是在電車上無意說的。」

「無意說的?你說得倒輕巧。爲什麼你不早不晚，你偏偏選擇在電車上，而且正好是上班時間，最多人的時候講?」

「這……這……。」馬貴財給問倒了，張大着嘴巴，就是吐不出字兒來。

「這就是階級鬥爭!這就是階級敵人的一種手段。現在，我宣佈：馬貴財由現在起，在廠裏監督勞動。把馬貴財帶下去!」

馬貴財用手擦了擦前額滲出的汗珠，心裏暗暗地慶幸沒挨一頓拳打腳踢。

「同志們，現在我代表廠黨委和計劃生育辦公室宣佈一九七六年我們廠育齡夫婦允許生育的名單。」江峰拿起了擱在講台上的大紅紙。「根據上級分配給我們廠裏的名額，一九七六年我們廠有二個名額。經過羣衆評議，黨委討論，把名額分配給余紅衛和牛二強兩位同志。」

「江主任!」傻大個牛二強高高地舉起右手。

「好，牛二強同志，你有什麼意見說吧!」

牛二強抓了抓後腦勺，說：「首先我感謝黨對我的關心，把全廠僅有的兩個生育名額之一分配給我。」

江峰心裏一陣興奮，覺得自己的工作做到家了。她又唯恐傻大個牛二強辭不達意，就鼓勵他

慢慢兒說。

牛二強得到了江主任的鼓勵，膽子也壯了許多。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了。

「錢思明同志，他接連生了兩個女兒，他很希望有個兒子。我的愛人在鄉下，工分低。我這三十幾塊工資，自己過還勉強可以。我們倆商量過了，暫時不想要孩子，等經濟條件好些再生。所以……我想把孩子先借給錢思明生，等到……。」

傻大個牛二強的妙論，笑得全會場的人前合後仰。牛二強硬是把最後一句話說完了：「等下一次，我再要回名額來自己生。」

江峰給牛二強弄得哭笑不得，只是大聲地喊：「不行！名額不能借。今年你如果不生，這個名額就算是自動放棄！」說完，就匆匆忙忙宣佈散會了。

一九七七年計劃生育的「大紅榜」又公佈了。每年都是貼在工廠正門口最耀眼的大字報欄上。今年除了姓名、年齡、成份、子女數目、計劃生育年份、批准生育年份這幾項之外，廠黨委和計劃生育辦公室還增加了一項——避孕措施。據說，公佈每對夫婦的避孕措施是爲了充分發動羣衆，一來互相交流經驗，二來也是爲了讓大家互相監督。

牛二強一年來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可是他的妻子不爭氣，始終沒生個兒子出來。名額白白地浪費了。而錢思明的妻子，却又懷孕了。

下班鈴聲一響，大家都擠在大紅榜前，好奇地看其他人的避孕措施。不知是哪個調皮鬼高聲地朗讀每個人的措施：

「錢思明，避孕套，服避孕藥……。」

話音未落，傳達室的老湯擠進人羣，大聲喊道：「錢思明在嗎？家裏有電話。叫你馬上到醫院去，你愛人生產了！」

「喲！錢思明生孩子是『一隻頂』（註5）！『雙保險』都沒有用！」

大家「嘩」地一聲笑開了。錢思明的險給臊得通紅，推著自行車風也似地跑了。

錢思明趕到醫院，躡手躡腳地進了病房。妻子正疲倦地躺在床上。錢思明輕輕地用手在她臉上撫摸了一下。

「秀英，是個兒子吧？」錢思明滿懷期望地問。

秀英睜開疲倦的雙眼，心虛地瞄了錢思明一眼，又悄悄地閉上了。

「又是女兒？你……你怎麼一點也不爭氣？」錢思明火了。

「思明，這怎麼能怪我呢？我也想生一個兒子出來啊！可是……下一個吧！」兩顆淚珠子沿着秀英的眼角、耳根，滾到了枕頭上。

「下一個？這一個都不知道怎麼辦好？」

錢思明把滿肚子的怨氣都往秀英身上瀉。「報不進戶口，沒有糧食，連產假都沒有，還得自己交這筆接生費、住院費。哎……回廠又要挨批。明天就有大字報看了。『澡水』（註6）都給你坍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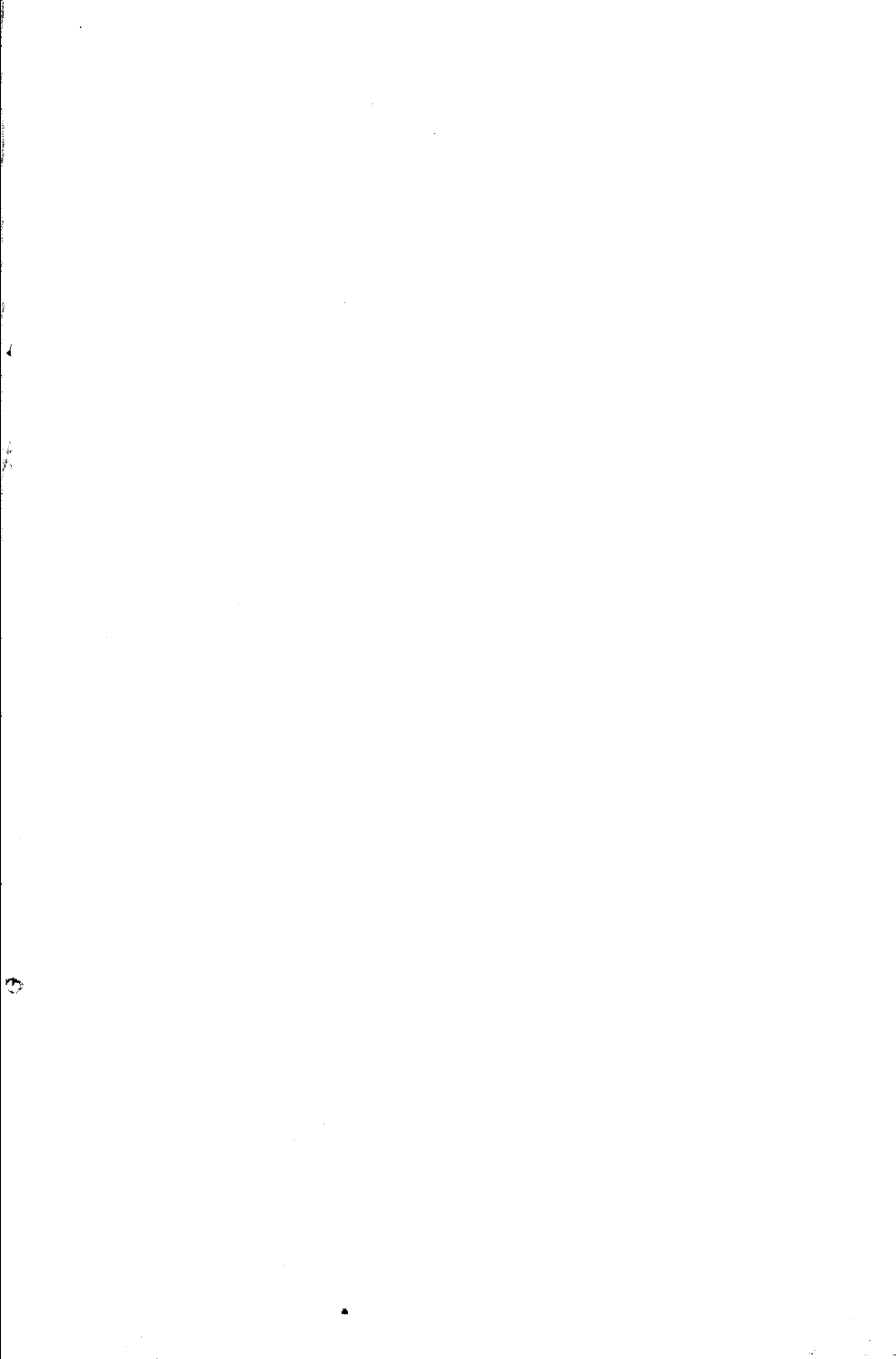
錢思明坐在床沿，捧着腦袋，自言自語地說：「這一次完了，這一次要死給你看了。不紮也得紮了！」靜靜的產房，靜靜的病床。只有秀英輕微的抽泣聲。全病房的人靜靜地看着他們。

錢思明兩眼直瞪瞪地望着地板，心裏閃過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念頭：最好上海現在就來個「唐

山大地震」，他可以馬上從裂縫裏鑽下去，不要再見人，什麼煩惱也就都沒有了……。

註

- 1：上海話，妻子俗稱。
- 2：上海黑話，「以卵擊石」之意。
- 3：上海話，罵人。
- 4：指在背後說人壞話。
- 5：「第一流」之意。
- 6：「面子都丟光了」之意。



初春的武夷，山頂上依然積雪皚皚。瓦楞上霜白一片，乍看還以為是山頂的雪瀉了下來。盡管寒流襲人，可山頂的雪就是飄不下來。這乾冷的滋味，比塞北高原的鵝毛大雪更够陰。

春天的脚步只是在松樹末梢上留下蛛絲馬跡。松樹枝的末梢上綻出了新芽。嫩棕色的新枝，毛茸茸的綠針露臉兒了，像是刮乾淨的下巴，剛吐芽的莊胡子。

陳小鷺騎着雪亮的「鳳凰」牌輕便車，閃過窪窪坑坑的積水，搖着急促、清脆的「轉鈴」，直闖「二〇七」銅礦那塊「下車步行，出示證件」的告示牌。傳達室的老孫頭一聽見這熟悉、親切的鈴聲，就笑呵呵迎上來。

「老孫，給！」小鷺從自行車後袋裡抽出一瓶「汾酒」遞過去，猛地一蹬，風也似飄進去了。

老孫頭揣着酒，望着小鷺的背影，大喊：「小朱上夜班，十一號井！」

陳小鷺左閃右避，在升降機湧出來的人堆裡找到

冬冬

崗哨空了

了朱國樑。朱國樑坐在小鷺自行車的尾架上，風馳電掣第一個衝進了食堂。要了二碗稀飯，四個饅頭，一小碟蘿蔔乾，二塊豆腐乳，在角落裡找了個位置就坐下來。小鷺掏出一瓶肉鬆推到朱國樑面前。朱國樑夾了二口，又推回給小鷺。

「怎麼啦？又倒胃口？」小鷺關切地望着國樑日益瘦削、鐵青的臉。那副上千度的近視眼鏡架在單薄的鼻樑上，有些超負荷。透過一圈圈厚厚的鏡片，可以看到微微凸出的眼珠子。左臉頰上埋口的傷疤，鮮紅嬌嫩。

「明天吃。什麼都光了。爸爸媽媽明天要來。」

「是嗎？」小鷺幾乎蹦起來。「你這傢伙，怎麼不早說？」

「院黨委給他們平反，當年『右派』帽子戴錯了。」

「他媽的，這麼大的事情你不早說？關了你二年，連屁都不敢放了。」

「我怕放屁都有人錄音。」

「好了，這下子可好了。尾巴總算割清了。」

「我怕這頂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一下子收回去，倒容易傷風感冒。」朱國樑咧嘴想笑，可是稍呈萎縮的左臉頰立即痛苦地抽搐了一下。

「真糟。這下子我們的牛皮得給戳穿了。」小鷺用手輕輕摸一下那條「蜈蚣」似的傷疤，朱國樑觸電似地縮了回去。

「現在沒關係了。如果正好腫得像豬頭一樣躺在醫院裡，他們來才麻煩呢！」

小鷺想起二個月前，朱國樑被飛脫的風鑽頭打碎了左顴骨，躺在醫院裡那人身豬頭的怪樣子

，「撲嗤」一聲笑了出來。

「那時可把我嚇壞了。眼睛被擠成了一條縫，只有眼睫毛有時眨巴兩下，我才覺得你還有眼睛。他媽的……。」

「小鷺，我勸過你多少次。叫你不要老是粗話不離口。」

「這『他媽的』算什麼粗話，只是語氣助詞。我這次回廈門才發現自己老呆在山溝裡落伍了。現在罵粗口，要有賓語，賓語之前再加形容詞……」小鷺興致來了。

「好好。」朱國樑立即打斷小鷺：「又喝了二杯啦？」

「沒有。帶了瓶汾酒回來，沒喝過。送給老孫頭了。早晨不喝空心酒，半夜不摟女人睡，一活活到九十九。」小鷺有點得意忘形。

「活到九十九？實現四個現代化？」

「實現四個現代化之日，你設酒祭我吧！」小鷺那張抹了豬油的嘴，沒人說得了。

自行車在焦炭碴子路面上艱難地顛簸，陽光照射在遺落路面的銅礦石上。反射出耀眼的金光。「國樑，我剛來這兒的時候，總是幻想這些鬼東西是金礦有多好！這些鬼東西，在太陽底下太像了。媽的，有的時候看得我真的眼都紅了。我完全可以理解『新大陸』那股淘金熱。」

「可幹不上二個月，就像工業革命初期的工人，開始破壞生產工具了。」朱國樑奚落說。

「那次扔風鑽可真過癮。從井口往下扔，『咣啷啷』，聽着三把風鑽一起到底。第二天下去一看，他媽的小日本的東西不錯，絲毫無損。」小鷺眉飛色舞。「你猜最次是那一把？」

「那還用問？」朱國樑說。

「國產貨。」二個人異口同聲地說。

「五馬分屍。他媽的，你說叫人怎麼批『洋奴哲學』？實踐檢驗是好嘛！現在連毛澤東思想也得實踐檢驗！別說風鑽。」

「小鷺，你這張嘴啊，真像是……。」朱國樑搖了搖頭。

「像什麼？你說啊？」

「小孩的屁股，醉漢的嘴——沒把門兒的。」朱國樑不客氣地回敬了小鷺一句。

「小孩的屁股？」小鷺絕不讓半分便宜。「我爺爺說過，做人最痛快就是穿大鞋，放響屁，坐牛車，走沙地，往丈人家裡去。」

「好好，現在不是往丈人家裡去，回宿舍睡覺去。你騎快點吧！」朱國樑只好讓這個「常有理」三分。

自行車吃力地顛簸着，偶爾有幾顆焦炭渣子「嘩嘩喇喇」從車胎兩邊噴射出來。

四張粗陋的雙層木床，八頂麻布蚊帳，使窄小的房間差不多飽和了。這屋子裡碰鼻子都認不出對方，大白天也得亮燈。麻黃的蚊帳，經年累月不洗，轉成暗灰色。不卸蚊帳，哪怕是寒冬臘月；不洗蚊帳，儘管掛了三年五載。這是宿舍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一來，省下一個月才半包的肥皂粉。二來，宿舍裡唯一的屏障就是這頂蚊帳，全靠它圈成自己的小天地。吊在中央的電燈，使麻布蚊帳變成了一重「雙面玻璃」。躺在蚊帳裡面可以看見外面一舉一動，外面却看不見蚊帳裡

面在玩啥把戲。

「小鷺，幫我把蚊帳拆了。」朱國樑站在窗台上，挽起袖子，拿着幾張舊報紙，準備擦擦積滿了塵埃的玻璃窗。

「呵！這蚊帳一拆，整個房間充滿了毛澤東的陽光雨露！」小鷺站在床上，伸出雙手，來了個楊子榮「打虎上山」中「胸有朝陽」的「樣板」姿勢。

「算了，沒正沒經的，快把東西收拾好，我得躺一會兒。」

「喂！你知道？你剛來礦上的時候，睡在我的上鋪。我他媽的好像是芒刺在背。」小鷺又找到話題了。「特別是聽說上海來的。」

「碍着你啦？」

「大串連的時候，上海學生就已經臭名遠揚了。後來又出了個『四人幫』，更他媽的像是炸彈掉進了公共廁所——引起公憤（糞）。」小鷺杜撰了個現代歇後語，當然也離不開「屁啊，屎啊」之類的。「每次你在上鋪一翻身，我就得把收音機的波段開關撥回中波，指示針調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位置。一晚轉幾十次。火起來，真想爬上去掐死你。弄得我他媽的神經質一樣，每次臨上班前，都要粘根頭髮在箱子上。」

朱國樑忍俊不住：「小鷺，你應該申請調去保衛科，不應該調去車隊。」

「一直到保衛科的小楊告訴我，你這傢伙原來有份在『人民廣場』升總理悼旗，被關了整年，我才放心。」

「階級敵人，底子比你更差。」

「嘿嘿……，」小鷺憨笑二聲，認真地說：「噯！我舅舅這二天要回來了。我媽媽叫他帶架彩色電視機。如果李書記能幫我辦妥離境手續就送給他。到時我叫舅舅順便跟他講一聲，把你弄到車隊去。我看他有辦法，舉手之勞。你爸爸平反了，更好說。」

「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只想回到爸爸、媽媽的身邊，過一段安靜的日子。」朱國樑使勁地擦着玻璃。「文革前，爸爸的右派帽子累了我十年。文革後，我的反革命帽子壓了他十年。『狗鬼子』、『反黨野心家』、『現行反革命』，什麼帽子都戴過了。現在大家都平反了，我們應該抵銷了。」

光潔可鑑的玻璃窗蒙上了一層霧氣，隱隱約約可以看見礦井通明的燈火。卷揚機一起動，整排的電燈暗了下去，只剩下幾條橙黃的鎢絲，好像一盤點燃的蚊香。不時，隆隆地駛過一輛滿載礦石的卡車。強勁的車頭燈像探射燈一陣一陣掠過房間，照得通亮。地板微微地震動。放在牆台上的幾朵野菊花，隨着震動的節奏輕輕起舞。小鷺躺在床上，百無聊賴地望着黃白相間的野菊花，心裡判斷着熟悉的引擎聲音：「嘎斯」（註）、「解放」、「日野」……。

朱國樑上夜班去了，十三年來沒有見過面的爸爸媽媽來探他，似乎揚不起他分文感情的波浪。小鷺可怎麼也睡不着。他翻起身來，從背包裡翻出他那條最心愛的牛仔褲，小心地疊好，壓在枕頭下面。明兒一早起來，就像漫過一樣，有二條「骨」了。這是舅舅去年帶回來給小鷺的。小鷺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都識不全，但是在「美國之音」「新的一代」節目裡，他聽過介紹這種商標的牛仔褲。他知道這種兩匹馬反向拉着一條牛仔褲的商標，是美國名牌牛仔褲。小鷺把它當成是寶貝，過年過節穿上它上街溜躑的時候，滿街視線的焦點，幾乎把這條堅固的牛仔褲都射穿了。

小鷺盤算着：明天早上給朱國樑穿這條牛仔褲去接爸爸媽媽。至於自己呢，千萬不能讓粗口說溜了嘴。朱國樑的爸爸、媽媽可是高級知識份子呀！總不能一見面就留個壞印象給人家。

隆隆的車隊，把房間簸得像是搖搖晃晃的列車廂。小鷺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隆隆的車隊，搖晃晃的房間，變成了南下的列車。列車單調的雙音節奏變成有節奏的呼聲：「充滿希望，充滿希望……。」聳入雲霄的大樓，螞蟻出洞似的汽車，金髮碧眼的女郎……；摟着小鷺的腰的嬌媚女友，在街邊親熱地咬着小鷺的耳珠子，全街的人停下來盯着他們。小鷺窘得耳根又紅又辣，可他發現全街的人只是在看着他的褲子。小鷺下意識地摸了摸後袋上的商標。糟了！商標沒有了……警笛長鳴，警車上跳下了幾個戴八角帽的警察，警察又變成了紅五星帽徽的解放軍，宣佈小鷺居留期限已經過期……，小鷺死命掙扎，朱國樑突然出現，纏住解放軍叫小鷺快跑……小鷺驚醒。刺眼的車頭燈光仍然一陣陣掠過房間，野菊花還在窗台上微微跳動。一陣陣令人心寒的「叮鈴鏽啣」鈴聲掠過，從鈴聲判別「救護車」是直奔「十一號」礦井。一股不祥的預感像恐怖的「瓦斯」籠罩着整個房間。小鷺猛扎子跳起來，披上棉大衣，推着自行車直奔「十一號」礦井。礦井已經圍得水洩不通。

「真慘！輾成二截。」

「什麼事？怎麼回事？」

「他媽的，又是那架老爺捷克輸送車出軌了。」

「我早提過意見，該換了！闖過多少次禍了。」

「真可惜，年紀輕輕。」

「是誰啊？」

「三連二排那個上海人！」

「朱國樑?!」小鷺的腦袋「嗡」地膨脹了。「不可能!不會的!不是他！」

「閃開!閃開!」水洩不通的人牆裂了道縫隙，擔架抬出來了。

鮮血，淤黑的血，從蓋在身上的白被單滲出來。好像是一朵朵染在白被單上腥紅、黑紅色的大菊花。朱國樑靜靜地躺在擔架上，一動也不動。撐開的口使左頰更深地陷了進去。蒼白的臉，擴大的鼻孔口還鍍着一層金黃色的礦粉。大半個眼珠子爆了出來，凝結的瞳仁往上翻。奪目而出的眼白閃爍着寒光。不知哪個好心人，把斷了腿的眼鏡放在朱國樑的枕邊。

小鷺的心像破碎的眼鏡片一樣，被人拉了幾道鮮血淋漓的口子。

一年前，也是在這「十一號」井，通風管壞了，井底缺氧，朱國樑拼死把昏迷的小鷺背上來。小鷺寧願現在躺在擔架上的是自己……如果一定是朱國樑的話，哪怕是推遲一天也好啊!……

食堂匆匆忙忙改成了靈堂。黑底白字的橫幅寫着「沉痛悼念朱國樑同志」。用松柏和紙花紮成的花圈排成二列。小鷺扶着朱國樑的母親站在前台的左側。朱國樑的父親拄着一根光鮮潔白的松木拐棍，抬着頭，木然地凝視着拱樑上八卦陣似的蜘蛛網。一隻落網的蒼蠅在絕望地「嗡嗡」掙扎，網晃動了一陣子，終於慢慢兒平息了。黑色的大蜘蛛一絲不動蟄伏在旁邊，似乎在冷笑……。朱國樑的母親低垂着頭，無聲無息的眼淚一串串跌落在地下，很快就被塵埃吞沒了。小鷺望着她稀落的銀絲，路軌似的魚尾紋，真希望她嚎啕一場。

李書記站在中央，照本宣科讀着悼詞：「……我們爲失去了一個毛主席的好工人，失去了一

個反對「四人幫」的英勇戰士，感到十分痛心。朱國樑同志在黨的長期培養教育下，從小就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在「四人幫」瘋狂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的時候，朱國樑同志挺身而出，跟他們展開了英勇的鬥爭……。」

擴音器裡播出了陣陣哀樂，沉重的節奏像風鑽打在小鷺的心扉上。小鷺的眼睛一陣酸澀，像是戴上朱國樑那副近千度的近視眼鏡，燈光一片朦朧，銀光萬絲，跳躍不停……一副超負荷的眼鏡，微微凸起的眼珠子，深陷的左頰……小鷺很後悔，在朱國樑最後一晚，沒多看他幾眼。那天晚上，朱國樑像往常一樣，躺在床上看了一回書就去換班了。誰也沒想到竟然是最後一班。一直到小鷺整理遺物的時候，才發現朱國樑走得很匆忙，連枕頭邊的書都沒合上。威廉·夏伊勒著的「第三帝國的興亡」打開着，朱國樑在扉頁上抄錄了一首最喜歡的短詩：

「 決死的哨兵

在自由戰爭的最前哨，

三十年來我忠實地堅持。

我戰鬥，並不希望勝利，

我知道，絕不會健康地回到家裏。

一個崗哨空了！——傷口裂開——

一個人倒下了，別人跟着上來——

我的心摧毀了，武器沒有摧毀，

我倒下了，並沒有失敗。」

這本「內部發行」的書，還是陳小鷺送李書記到省委開會，葉副書記的兒子托他捎給朱國樑的。朱國樑似乎看過不少遍了，小鷺自己却一遍也沒看過。

冗長的追悼會還在進行。每個發言人都千篇一律地讚美朱國樑熱愛黨，熱愛毛主席……。陳小鷺的心裡却迴盪着朱國樑的短詩：

「一個崗哨空了……

一個人倒下了……

我的心催毀了……

我倒下了……」

註

蘇製卡車名。

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完稿

跋

一九七七年六月，一羣曾經歷過中國現代歷史上最殘酷的洗禮——「文化大革命」運動後，被迫逃離家園流落到這南方小島的青年人，憑着滿腔的激情，凝聚了憤懣和悲痛，經過一番苦鬥，終於出版了一本粗陋的雜誌——「北斗」月刊。然而，在這現實的社會中，「北斗」月刊因為缺乏經濟後援，僅僅出版了九期，就被迫停刊了。「北斗」雜誌停刊了，但「北斗」人還在。在艱難的歲月裡，我們還是凝聚在一起。熬過拮据的經濟難關，衝破重重阻攔，「反修樓」這本「北斗」叢書的開路先鋒，帶着滿身傷痕，又與久違的讀者見面了。

這是一本很粗糙的短篇小說集。無論在文學修養和文字技巧方面，都非常稚嫩。而且題材也比較狹窄，僅局限於文革、知青、偷渡、監獄等等切身體會方面。偏重於真實，而缺乏藝術的昇華。多數文章，只要把姓名改一改，就是一篇報告文學。尤其令人覺得惋惜的是缺乏描寫千多年來，

生活在最低層，以驚人的毅力，忍受壓榨的數億中國農人的生活。

「北斗」的經歷告訴我們，經濟拮据有時並不比槍林彈雨的圍剿好過。不過，最令我們感到厭惡的倒是一些無聊的酸秀才在背後放出的冷槍暗箭。他們一開始就放空氣說「北斗」只是一羣失勢的紅衛兵爲自己鳴冤叫屈，繼而又說「北斗」只會寫一些暴露性的東西。對於這些人最好的回答就是無言，甚至連眼珠都不轉過去。

「北斗」一身錚錚鐵骨，既不會爲五斗米折腰，亦不會以「玉腿豐臀」媚衆，更不會以歌功頌德來取寵。「北斗」絕對不是「歌德」派。我們不僅不會歌功頌德，相反，我們還認爲對這場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暴露得很膚淺。不過，比起「傷痕」、「班主任」之類所謂「社會主義悲劇」的樣板小說，「北斗」無疑是深刻得多了。因爲「北斗」不需跟着指揮棒團團轉。

本小說集的廿篇小說，主要收集自「北斗」月刊一至九期。除了作個別的文字修改，基本保持原貌。個別題目也作了修改，如「荒塚」原名是「老礦湖旁的荒塚」。「老榕樹下」原名是「小納」。有五篇是新作：「弄璋弄瓦」、「長長的流水」、「孫虎良」、「重逢」、「崗哨空了」。至於選「反修樓」作本小說集的題目，並無什麼特別含意。主要是「反修樓」一文比較形象地反映了文革那瘋狂的年代裡，分裂的兩派都是被中共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權力鬭爭的犧牲品。

最後，我們得感謝陳若曦女士。她與我們素昧平生，却願意在百忙之中，千里以外，應我們的請求，爲這本小說集寫了一篇中肯、公允而又熱情洋溢的序言。在如今這年頭，錦上添花的人比比皆是，但雪中送炭的人則寥若晨星。在此，我們衷心感謝陳若曦女士的鼓勵和鞭策。

謹以此書獻給

• 跋 •

失落的一代，
被出賣的一代，
覺醒的一代。

「北斗」編輯部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四日